

青年

徐劍胆撰



集 下

行發館書印龍華京北

青年

徐劍胆撰

下集

目錄

第七回

一見相悅定情不易

三生夙緣入魔難出

第八回

設牢籠寶七奶奶下說詞

顧顏面彭老叔叔回故里

第九回

新婦歸寧想煞多情種

嬌妻坐榻哭訴愛河潮

第十回

慌不擇路成萬正千携之去

律無專條治一警百於將來

第十一回

真象敗露急煞危勇權

事機彌彰怒惱宋主任

第十二回

財帛動念當局人實難自解

惡憤滿盈不孝子身被槍決

本館出版之各種小說，均係名家著作，與市上之一般小說不同，本館出版之『解鈴記』『花生大王』『水中綠』『幕中人語』皆有深刻之意義在內，願讀者諸君應研究著者之苦心，勿以閒文一類者而讀，內文實含有莫大之性趣，「看過一次，還想再看」有百讀而不厭之磨力，能得人人之贊美，可以解憂去悶，誠爲珍品，本館最近將有一部新供獻！就是人人皆知，全國馳名滑稽詩家張醉丐先生所著，「打油詩」此書乃張君十年以來，積金碎玉，品心傑作，內容豐富，積美印刷，封面美觀，著者胸有成竹，妙筆生花，全書數百餘首，均爲絕好佳作，令人人讀之，捧腹而樂，誠有性趣也，各界人士，幸注意及之。

華龍印書館謹啟

青年

(第二集)

徐劍膽撰

第七回

一見相悅定情不易
三生夙緣入魔難出

且說寶七奶奶，同小彭在裏間屋裏，秘密交涉孔韻琴的事情，似乎要問他個水落石出，才准他前去見面，否則色卽是空，那彭起飛在這時間裏大爲其難，不知用什麼話答對才好是以低着頭，只在肚內，來回尋想主意，那寶七奶奶見此情形，便似笑不笑的說，這有什麼爲難，乾脆，我替你說了罷當初我看着孔大姑娘，長得好看，他對我也不討厭，如今這個年月，男女交交朋友，並不稱奇，交得可心如意，也許由自由戀愛，成爲正式婚姻，交的不好，或中間雙方發生什麼不可心的事，那末就作爲拉倒，各奔各的前程，我們到這裏來，無非開心取樂，誰也沒打算同誰，過個地久，天長，說至此，哈哈大笑道，兄弟，你聽我說的話，對你的心意不對呢，小彭聽了寶七奶奶這一段言詞，也有說對的，也有沒說對的，但是際此情深最激期間只可完全否認連忙起身搖頭說道，瞎這是那兒的話，我焉能作如是的思想呢，那那我成個什麼樣的人，再者也未免辜負老姐姐

，替我從中撒謊勞心，一番的美意呀，寶七奶奶一聽立刻用話，將小彭扣住說道，嘔嘔，我所說的話，完全不對小彭笑道，當然，當然，寶七奶奶道，既是我所說你的話完全不對，算是姐姐我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也，好好，那末我把實情告訴你吧，那孔小姐是個真正地道道大姑娘，對你也却十分愛慕，不過他這話得難出口，我到他家接時，背着人，偷偷向他笑着說，我那小朋友彭起飛，想你想得發快得了想思病，舅母我，不忍看着你們兩個人，這樣一段好姻緣，從旁袖手不管，所以我特在你爹娘面前扯謊，接你到我家裏，叫你兩再見一面，好在我那兒有的是地方，可以由你兩儘量談談心事，往後我可不再管了，該怎麼辦。由你們兩個人去說，他聽了我這話，臉紅的像一塊大紅布，把頭往我懷內一扎，嗚嗚哭將起來，一邊哭，一邊抽抽答答的問我說，您是我舅媽，又最疼我，只是您，別叫我一失足成千古恨才好，皆因我年歲小，只知道愛這彭先生。究竟這人，能不能爲我終身之靠，全在舅母您一人身上，我說孩子，你只管放心，我既是叫你去，就不是那宗浮華紈袴子弟，更不是無情無意，以勢銀錢，作威作福的小人，他聽了這話，才將眼淚擦了擦，限了我來，我這是透腔的話，都合盤托給你啦，你自己尋思尋思，若是不能作長久的打算，乾脆你倆說會子話，我把他仍然送了回去你看好不

小彭聽寶七奶奶說那孔小姐，怎樣臉紅，怎樣一頭扎在他的懷裏啼哭，句句都能動心蕩魄，當被感情所驅使，什麼事，都無暇顧及了，遂挨近寶七奶奶身傍一坐，起誓發願的說，我要辜負了孔韻琴，我不但不是父母所養，簡直不是中國人了，寶七奶奶笑道，不用賭咒，就憑天良二字好在人家也不同你要銀子要錢，你倆算是愛好作親，我呢是專愛替這孤男怨女，成全好事，也不是貪你三百三，六百六，只要你心口如一，日後別叫我作舅母的，對不起人家孩子，我就念了彌陀佛啦，話已說完，走走，快跟我上這屋來吧，說時，用手把小彭衣袖一揪，兩個人同時站起，走過對面屋中，寶七奶奶用手把簾掀起，拉着小彭，向內行走，那小彭這時，好像娶媳婦，入洞房，不好意思走入，被媽媽拉至屋中，一般情景，他的心裏志志忘忘，兩支眼，只向屋內觀瞧，但見孔小姐，睡在床上，用被褥蒙着臉，寶七奶奶放手小彭，爬在床上，輕輕將孔小姐蓋的被褥揭開，露出他那嬌艷如花的面龐兒，却仍閉目裝睡，寶七奶奶附在他的耳邊，低低說道，姑娘，韻琴，彭起飛來啦，你還不睜開眼睛誠心裝着玩嗎，一句話沒說完就聽孔小姐，噗哧一笑，睜開二目，用手把被褥撩在一邊突的坐起，一手擰着兩鬢短髮，含羞帶愧，扶床下地，向彭起飛點首招呼道，起飛大哥懇請坐吧，小彭笑道，不張羅，不張羅，妹妹怨

好，寶七奶奶在旁拍手，哈哈笑道，倒底是文明人，你看你倆正像紅樓夢，寶玉與林姑娘一樣，不怪鳳姐說，這才叫作相敬如賓呢，說完抹身走出，夠奔對屋，嘴裏念念叨叨的說，我這半天，可真癱着啦，誰來，我也不見，先過我的大鴉片煙癮要緊，語至此，業已邁進西間門坎，只聽呱呱一聲，却將西間屋門扣住，暗含着，給小彭與孔韻琴。一個放心的機會，他那手下女僕人等，都受過七奶奶的訓練，沒人呼喚，誰也不便往上屋去走，不但是上房屋裏是這樣規矩，其餘各屋，都是一樣，所謂不聽呼喚，不得走入中堂也，閑言慢講，單說小彭與孔韻琴兩個人，聽見寶七奶奶到對面屋裏去抽大烟，連屋門全都關住，不許外人前來攪他，可見無論是誰也不能到上屋來了，二人放心大胆，叙叙多日的契闊，但是小彭對於孔小姐的愛情，業已達到極點，此刻得到無人進屋攪擾機會，豈能白白放過，照直說，任憑孔小姐，同他要什麼條件，全都依從，如不相信，跪在屋裏床前，對天明誓，那孔小姐本是寶七奶奶，早經教好者，必得如此如此，方許如此如此，若不如是，不許如此，孔韻琴依計而行，彭起飛認頭受訓，於是兩個人，即將幔帳拉開，携手入幃了，却發生一筆風流孽債，容他們兩個人把好事辦完，寶七奶奶的烟癮，也算過了勁兒，然後開開門房，走入對屋，朝着他倆微微一笑，却把個孔小姐

，樂的紅了雙頰，寶七奶奶任話沒說，用手一揪孔韻琴，走向對屋，低聲細語，詳問適間之經過，韻琴即將小彭對自己所要求者，完全接受的話，學給寶七奶奶一聽，寶七奶奶連連點頭道，既然如此，你就按着以下我所定計劃，同他辦理交涉，否則你這樣一個大姑娘，不能如此之容易，就被他弄的上手，而且你要曉得，大凡作男子的，都是三天半新鮮，越是年紀輕的小白臉，越沒良心，高興勁越愛丟得快，若不趁此熱度緊張時下手拿魚，往後背着槁子趕船，又有點犯不上了，我是從年輕時過來的人，深知他們這宗年輕小白臉的滋味，十有八九，得了便宜還要賣乖，你可要禦防他這一手兒，孔韻琴笑道，舅媽您放心吧，他的把柄已然拿在我的手裏，就使他長了翅膀也飛不出我的手心去了，寶七奶奶遂即問道，你拿了他什麼把柄在手，孔韻琴道，他方才同我說，銀行出納股，是他的主任，那一天都從他手裏過個幾十萬塊洋錢，隨便使個手彩，萬兒八千，即可弄到他的手內，你只要同我一心一意，將來咱們正式成婚後我可以帶你到日本三島，去看櫻花，以作蜜月之旅行，舅媽您想，如他那一天同我變了心時，我就將他所說的話，報告該銀行之外國經理，管教他把飯碗子碎了還得打個詐欺取財之罪，若不變心，聽我的調度，自是無話可說，那麼你應該向他要多少錢，都由我替您暗中去敲邊鼓，他得

如數拿出，一文錢也不能叫他說了謎語，寶七奶奶一聽，用手把孔韶琴肩上一拍，笑着說道，這才是我的好孩子，說罷，一同走出，寶七奶奶自到外邊，應酬其他賓客，孔小姐仍然走向對屋，與彭起飛二度入幃，這一夜的歡娛，真使彭起飛死了都是心甘意願的，兩個人直睡到第二天十點，還沒起床，那李濟云與陶六奶奶，亦是一樣，好在頭天是禮拜六，第二天是禮拜，行裏不辦事，所以他們幾個人，放心大胆，沒有思慮，大放其乏，看看都打了十一點鐘，李濟云與陶六奶奶才開了房門走出，去上中廂，院中下人，趕緊進屋伺候二人梳洗李陶二人回屋，漱口洗臉已畢，即同女僕問道，彭大少爺同孔小姐，起來不會，女僕笑道，人家是洞房花燭，破題兒第一夜，當然不能同你們二位相比，陶六奶奶一聽，先自笑道是呀是呀，我同李大爺，如同是居家之夫婦，不算什麼新鮮事由，隔個七天八天，睡上一夜，沒有什麼多少話可說反正其間來回事，那彭大少爺同孔小姐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好不容易費盡了心意，才得到這一夜，自是要將彼此多日思念情形，要儘量說個詳細，當然要一說說個天亮，所謂歡娛夜短，寂寞恨更長的景况，那女僕嘻嘻笑道，對了對了，李濟云道，那末直到這會，還沒出屋子呢，女僕道豈但沒有出屋，方才我通開窗紙，向內張望，見帳子仍然睡着，兩個人睡的正香呢，李濟云

道，此刻業已十一點四十五分了，說話就陶午，再不起來，我非去闖他不可，陶六奶奶道，那又何必討這宗厭，聽得院中有人叫道雀姐，大小姐起來啦，還不過去收拾屋子那女僕一聽連連答應，抹身而去，陶六奶奶見屋內無人，遂低聲向李濟云說，你可千萬別闖起飛，他同孔小姐，正在熱火盆上呢，咱倆先說咱們的事情呢，我要家去照照，你下星期還來不來這裏呢，李濟云道，當然得來，陶六奶奶道，怎麼叫當然得來呢。李濟云道，我不來，起飛也得揪着我來，陶六奶奶一聽，連連搖頭道，不對不對從此恐怕他要來時，必要背着你了，李濟云一聽，很是納悶，忙問道，那却爲何，陶六奶奶道，此時不能說出，日後便有分曉，但是咱倆說咱倆的事吧，所謂各掃門前雪，休管他人瓦上霜，我同你的交情，與他倆大不相同，這些日子，我也看出你這人，實在是個誠實可靠的兒，我呢，業已打算好啦，如果彭起飛，背着你往這兒來，不願意與你同來同往，那末你趁早不要再往這兒來找我，乾脆，咱倆另外定個地方見面，好在我家婆婆，已然看出我近來，三天兩頭，住在外邊不回家去的情形，昨天同我說開，他說你既然守不住寡，莫若光明正大的去嫁人。免得好說不好聽，是你的東西，歸你拿走，可有一樣，從此不准你再登陶氏家門，好在你也沒留一兒半女，守也沒有什麼意思，趁着不老，你只管

打你的正經主意，都是耍緊倘你也不走，也不好在家過日子，那可不能由你這樣，在外丟醜，我聽了我老婆婆這話立刻向地上一跪給他磕了一個頭道，好好，我就遵您的主意限我十天限，我把主意打好，該是我的，您賞給我，不賞給我，我也不同你爭競，實對您說，我無兒女，往後靠誰，當然要找主嫁人了，我婆婆點了點頭，連說好好，於是我又走出家來，今天我把實話，對你說出，你如果願意要我，給你作個外家，那麼我每月開銷也不向你多要，連房錢，帶日用，至多二十塊錢，咱們在外邊找兩間小房一住，我那兒也不去了，你也不收收心，隔個三天五日，到我那裏住上一夜如同咱們在這裏拿約會一樣，你也省錢，我也有個歸宿你看我這主意如何，李濟云一聽，自然十分願意，當下兩個人又從長磋商了一番，李濟云笑道，你果能這樣實心實意，同我認命嗎，陶六奶奶道，咳，我一個人的大爺呀，只要你不嫌我是殘花敗柳，肯與把我當個侍妾相待，我算是後半世之幸也，一個人就怕其不自知，我今年已然三十四歲，美滿光陰，完全過去，從此是一天，要比一天老，我家業已不把我當作人待，如今逼我嫁人，正是相我日後，承分他家產業，那末我果然真正，給我們死去的老爺守節，他們也不能擠對我嫁夫找主，只因我一時孤幃難守，又遇見寶七奶奶，有心拉我下海，由是一失足，即不可收拾

矣，想要二次收心，如何能行，幸爾我遇見你這樣一位誠實君子，我再不跟你低頭認命，往後必致飄流無依，死時連棺材都許沒有，這是我夜內睡不着覺，在五更頭上，左思右想，實在是怨我自己拿不准主意，早知給我們已死老爺，守不住節，曷若我們老爺死下之後，即聲明改嫁，或者不致連我娘家父母臉面都丟了醜呢，看來作婦女的，丈夫死了，但能守得住節，無論後來受什麼樣苦楚，也應一心到底不改前言，倘因家道貧寒，又無子女，乾脆光明正大的去嫁人，千萬別偷偷摸摸，去走瞎道，我算是知道，原來社會裏，還有寶七奶奶這們一路人專以引誘良家婦女，爲他誑哄一般好遊蕩的男人，因勢利導，他們從中大生其財利，事到其間，我這才明白，不怪那時常聽我們老爺回來說，誰家的小姐，竟會婉轉週折，被他半夜摸着黑，由家中接出，以看電影看夜戲爲名，實行到一家去借地方苟合，並說那小姐不爲銀錢，只圖歡樂，他那時笑着同我說，我還不相信，不料而今，我會親眼目觀了，說至此處，連連歎氣不止，復又說道，要論寶七奶奶待我實在不薄，不過他幹的這宗營生，可太缺德了，李濟云笑道，咱們不管他的事，先說咱倆的話吧，那末下星期，還上這兒見而不，陶六奶奶點頭道，那就不必再來這裏，李濟云道，不來這裏，上那兒去拿約會，陶六奶奶道，我方才不是業已同你說過了嗎

，我娘家並非無名少姓之人，只因我不斷同寶七奶奶在一處，聽戲，吃飯，逛公園，所有我娘家那一家親戚，全不答理我了，只有我一個老姑媽，還心疼於我，他是位孤苦老太婆，我每月給他十元錢作生活費，我的事情，不瞞他老人家，你如果心口如一不爲中變，那末下星期，你就上我姑媽家裏去找我，他姓謝，住在妙音寺街南頭，平休會館裏，日後多賃一間小屋，帶着我姑媽，彼此有個照應，省得你不來時，我一個人孤孤單單，怪悶的，而且我有二十元錢，連養活他都足夠用，實在不夠，我們娘倆，攪點針線活作作，添補着也就行了，李濟云道，那又何必，你果然安分守己，作我一個外家，那我便將外邊這條邪道免除了，你要曉得我，每月在七奶奶這裏，至少得花六七十塊，我省下這筆錢，多給你十元，又算什麼，而且我家大奶奶，聽見也喜歡，陶六奶奶笑道，你們太太不吃醋嗎，李濟雲笑道，不吃小醋，吃大醋，但是對你這事，他却聽我說你待我怎樣好，怎樣勸我，不要耽誤正事，他很贊成於你，回頭我到家裏一提你所出主意，或者他日後，還許跑來看看你，亦未可知也。說罷，方始分手而別，第二天，陶六奶奶即同婆家把話說開，用車拉着東西，歸到他姑媽謝老太太住居之平休會館而去，專等星期日李濟雲來時，好商量在外租房安家的事情，暫且按下，翻回再說李濟雲，自與陶六奶

奶互相商妥在外成立外家的話。分手後到家，便將此事前前後後，子午卯酉，如此這般，怎麼麼樣樣，向賢德大奶奶面前，學說了一遍，那位太太，是個心寬意穩的婦人，他與李濟雲係幼的小夫妻，都從十六歲那年結的婚，如今兩口子，都到三十七八快四十的人，從前過公公的日月，長到三十三歲那年，把公公死去，上邊只有一位老婆婆，突然間把個掙錢養家的老頭子死去，再一辦白事，本來就是虛空的日月，無有積蓄這一來更又拉下許多虧空，按說李濟雲，三十三歲，已然却有十八九歲大兒子，他本身又在銀行裏作事，並不會接續不上，無如過慣了任事不管的日月。如在把千斤擔子，放在他的肩，上未免着起急來，幸爾這位太太，善於操持家政，對外能說會道，對婆母孝，對丈夫敬，是以親友中，沒有不誇贊李少奶奶的，惟獨李濟雲，是個燒豬，外號沒心，過有錢日子，他會出主意，容到過上艱難日子，他就急得連跳帶喘，再不然就咳嗽歎氣，在家抱頭一睡，連自己正事，都不想幹了，所幸他有這位能事主人，替他在外邊籌措銀錢，因為李老者生前好濟人之急，首借出有個三四千塊，無非一紙借約，上面有位保人而已，只於以什麼為抵押，完全沒有，蓋因當時，以救急起見，不圖苛求，而且所借錢主兒，都是熟人，非親即友，內中也有給利錢的，也有不給利錢的，也有實在窮窘，別說還本

，連利錢也有好幾年不付的，可是內中只有錢的人，故意不付利錢也不還本，打算作爲沒有這件事一樣，李老者去世時，却向兒媳跟前提說閑話，一一訴過，並說我當初借給他們，原爲救人之意，日後有錢還，沒錢我便不要了，最可恨是某某某，他父親去世時，爲他娘死辦白事沒錢，借我五百塊，如今他後輩能有大錢了，對於我這筆錢，連利錢都有一年多不給，似乎是安頓賬，眞眞說不下去，果然像誰誰他實在是自顧不暇，我還逼他去給利錢，所以像那宗發了財的人，也不想還賬，未免令人生氣，李大奶奶把這些話，留心聽在耳內如今公公一死，婆婆是又聾又瞎，丈夫是個沒心沒肺，着急的事，他不過一會，說完沒事再不人家誠心哄他，騙他，他也信以爲眞，李太太見此情形，只可把一些借字找出，親自出馬，向借債人面前去討，所好者，都是至近親友，看見少奶奶啓齒追討前債，自是無話可說，惟有應日子還錢就是，那想要賴賬的主兒至此，也不好意思賴了，因爲李少奶奶善於說辭，且有當年字據爲憑，由是把外邊欠債三四千元，居然要回一半，實非容易於是把辦事拉下的虧空還完了，餘出有幾百塊錢，依着大奶奶，先將其存放在銀行，整存零付，活期存款，李濟雲不高興，非要過來向外邊痛快痛快，逛逛公園，看看戲，瞧瞧電影，再不，好好作幾件漂亮衣服穿穿，大奶奶不好撥回，只

可給了一百塊錢，讓他去花是以李濟雲，便拿着這錢，去外邊吃吃喝喝，玩玩樂樂，由
此才跑到寶七奶奶家中，與陶六奶奶相識，如今弄得分離不開，只可把實話對大奶奶詳
細說出，大奶奶一聽，怔怔說道，你所攢的錢，養一份家，尙且沒有敷餘，如今想養兩
份家，行嗎，一句話，把個李濟雲，問的無可回答，第二天，見了陶六奶奶，照實一提
，陶六奶奶這才把自己實情訴出，謂我私蓄尙有一千五百餘元，存在某某銀行，過日子
一層，不必擔心，李濟雲一聽，這才死心塌地，在外租房，把陶氏當作外家，從此斷決
了寶七奶奶，這條門路，此事可以不提，單說彭起飛，與孔韻琴小姐，既然成爲肉體上
的夫妻，便逼迫着擇日正式結婚，否則這樣良不良，秀不秀，算怎麼一回事情呢，小彭
被逼無法，只可回家告知彭老夫婦，那彭老者，本是個舊腦筋，還想着三媒六證，給兒
子定媳婦，如今聽兒子提說有時要出貼，遍請親友，與某某女士結婚，心裏不大高興，
忙問道，你說了媳婦，自是一件正事，何以不預先告訴爹媽知道呢，那末這是什麼人的男
媒，那一位女媒，姑娘家是否門當戶對，小彭聽他爹這一套詞兒，甚不樂意，遂將頭一
搖，嘴一撇道，您這人，又說起前三十年的譜兒來了，實告訴您吧，現在男女婚姻，最
講自主，不准有第三者摻雜其間，還要什麼男媒女媒，只要男女雙方都樂了意，再一試

婚，也沒有不合之處，這就可以找個地方，通知幾位至好朋友，來觀正式結婚之禮。大家喝盃喜酒，便算完事，管什麼門，當不當戶，對不對，就是到了當天，您同我娘去了，也不過是個家長主婚人，此外沒有什麼可管的事情，所以我來家告訴您個話兒，省得當天突如其來，反倒讓您聽着猶疑了，不料您還是不太高興，我實對您說吧，現在是文明進步時代，不能再提三十年前的舊譜兒了，如果再提，便有人笑話，我們家，太無新的知識，那夠多們愚蠢，老彭聽兒子這套詞兒，氣了個上吐下瀉，腦漿崩裂，心說哈哈，可了不得，他共總在學堂念了不到六年書，就會中了這樣深的洋毒哇，有意罵他幾句，不准這樣去辦，既而一想，自己只這一個大兒子，並無第二，況且他這會在銀行裏很能掙錢，養家肥己，綽綽有餘，我呢，老得不能在外作事了，今天聽兒子這一套話，我更是個老廢物了，倘我將兒招惱，他若一堵氣不回家來，在外邊立了小家庭，把我們老兩口子一扔不管，又當怎麼辦呢，得得暫時忍下這口氣，來個老子不管兒子憑他，所謂父子之間不言善，言善則離，離則不祥，莫大焉，這是孟老夫子告誡後人的話，以孟夫子是一代賢者，尚且如此，何況是我，想到此處，遂改容說道，既是你自己作主，看着都好，那就由你自己辦去，擇好是那一天，是在家，是在外邊辦事，預先告訴我們一聲，好早去

充當主婚人，小彭道，日子反正總是星期，地方還沒商量好呢，依着孔小姐，要在歐美同學會舉行結婚大禮，我也願意在這個地方，只是還沒找人去說，恐怕那邊要按結婚人，非歐美同學，不能在該處舉行婚禮之例相阻，所以正在考慮與疏通之中呢。彭老者一聽，只可答應是是，而且，那彭起飛，亦爲此結婚一事，處處都得先向寶七奶奶跟前商量主意，類如孔小姐要坐汽車，他說條的飛來，條的就去，夠多爽快，彭起飛則願意用雙頭轎頂式馬車前邊，請一隊音樂，據他說既顯着好看，又顯着威風，只是孔小姐一定不依，小彭無法，只可偷偷央求寶七奶奶，請其向孔小姐面前去疏通，求其同意，便可依着小彭的方法，否則孔小姐，便要哭哭啼啼鬧脾氣，話不煩絮，照直說，日子是定准，在本月下星期，禮堂設於歐美同學會，舉行結婚典禮，用四輪雙頭大馬車，轎頂形式，可以從上面搭下來，一直搭入中堂，坐好，再由中堂搭出，放在車架之上，四外仍用大紅繡百鳥朝鳳的轎圍，只是中間，不得掩下轎帘，因爲孔小姐有話，男女成婚，並不是什麼見不起人的事情，何必怕人瞧着，再者扣上轎帘，一個人坐在裏邊，實在悶的慌，無論如何，那末用個紅紗轎帘也要透風，看的見外面才好，小彭不敢違拗，就依着孔小姐的主意，只於上車的地點，當然在寶七奶奶家中了，所請的親友不多，只

是孔小姐一家老少，合幾個表姐妹，乾姊妹，彭起飛這一面，除銀行同事外，還有幾位早年同學，大約雙方所請，不足三十位來賓，結婚衣裝，統由着紫房子預備，拉紗，約一對小天使，是寶七奶奶跟前的兩位小姑娘，來賓一律佩帶大紅綫花，酒席係西餐。由某著名番菜館預備，諸事安排就緒，這才把請柬發出。到了是日，銀行同事李濟云等，五六位，都帶着夫人前往觀禮，那李濟云，自然是携外室陶六奶奶，去觀小彭與孔小姐結婚的熱鬧，來到裏面一看，果然安置的特別富麗而又堂皇，處處都按歐西人結婚的規矩，佈置的十分莊嚴，陶六奶奶偷偷向李濟云耳邊，低聲說道，小彭這一擋子事，得花多少錢呢，李濟云道，大約三四百元之譜，陶六奶奶連連搖頭道，不行不行，你怎麼反倒沒我知道呢，就充他今天這個排場，沒有五百塊下不來，况且那寶七奶奶，是作好的圈套，他不落個五百六百，今天這事，便辦不成功，李濟云一聽，很是納悶，遂說請孔小姐不是七奶奶的外甥女嗎，怎麼說是作的圈套，陶六奶奶把頭一搖道，你這人，真是個傻角兒，就以咱們起初見面時，他不是對你說，我是他的表妹嗎，李濟云點頭笑道，不錯不錯，陶六奶奶道，孔小姐是他的外甥女，也是一樣的鬼話，我倆要不是離開寶七奶奶去商量事情，你也得給他幾百，才能叫我跟了你去呢，由此便可知道小彭，不用銀錢把寶七

奶奶弄好，決計沒有今天這個熱鬧，所謂金鈎釣蝦米，且得嚮着小彭呢，李濟雲一聽，很是有理，復又一想道，不能不能起飛在銀行裏，每月只掙七十幾塊錢薪水，他還得養他父母那兒來這些錢去給寶七奶奶，陶六奶奶道，俗語有話，雞不撒尿，各有一便（便與變同）不信，過後你偷偷去問小彭，就知是怎麼一回事了，正說着外邊鼓號齊鳴，原來業已到了迎婚的去時候，少頃音樂隊，跟着介紹婚事人，到了中堂，排班立定，當中站立之人，如手中所持之教鞭一恍，各吹鼓手，便一齊奏起中不中，西不西的樂歌來，一闋奏罷，即行開車而去，照直說，這段結婚禮節，都按時下文明西式典禮新人下車後，即開來賓跳舞會末後新娘子與新郎官，也到大廳中參加跳舞，一男一女，你撲我抱，說不盡裸體風流，跳舞，完畢，即行開餐，光香檳酒那天，就開了五六十瓶，臨完一算總帳，小彭瞪了眼說，原來光香檳酒一項，便是一百八十餘元，若再總合一起，共三百六十九元七角，並且有人說實在不多，因為西餐每份是一元二角。現在只按八角收錢原為拉攏主意起見，每一份少收四角，三十八份，就少收十幾元錢，茶點一項，更比西餐尤貴，此兩項就是一百八九十元，其所佔地點，與預備結婚一切，通統才算一百二十三元，真是看在寶七奶奶面子上，太便宜，太便宜，彭起飛此刻，如同啞叭吃黃連，有苦

吃在心中，只是說不出來，沒別的，照數給錢就完了，無如手下沒有積蓄，少不得各處指借惟有日後再想法子填還的主意吧，此事說過不談，單說孔韻琴小姐，與彭起飛大職員在歐美同學會，結完了婚，即一同乘車歸家祭祖，拜見翁姑，彭老夫婦，自是穩坐受他小夫婦一拜，是晚一同入室而寢，按說洞房花燭第一夕也，兩個人應特別歡喜，無如他倆，是先姦後娶，這夜，並不算什麼新鮮，況且小彭因為花錢太多，有些心煩，是以上了坑，脫了衣服，倒在枕上就呼呼，入了夢鄉，那韻琴小姐，他因為一日酬應之勞乏，亦倒頭便睡，一夜良宵就不知不覺，度了過去，第二天兩個人，一齊起床，先到老夫妻跟前問了安好，然後新娘子，換上藍布家常衣服，要親至廚下，給翁姑作碗菜蔬，端到彭老婦面前，請二位老人味味鹹淡，正所謂，三日入廚下，洗手作羹湯，未知翁姑意，先遣小姑娘的那幾句古詩了，讀者要看，孔韻琴小姐，雖然與彭起飛，在寶七奶奶家中遇合，先有後嫁，但是如今求為正式夫妻，却能遵守舊時家庭專制之體節，却較其他自稱知識稱級的文明維新女子，可勝強十倍，曷以言之，著者想起十五年前，我有一位，維新羽友張某，從先在琉璃廠一家新書局裏，當售貨員，因而他得到觀看革命宣傳品的印刷書籍，甚有官廳下令禁售之書，別人買不到，看不着，他都能有閑工夫飽讀一遍，

是以我這位朋友在十五歲入書局學徒，即得到最深之革命思想，因而學問知識，一天比一天繼長增高，由學徒期滿，即升為推銷書籍之任務，於是天津，上海，山東，山西，以及關外，他都籍推銷新書，全都到內地，旅行過一回，因而認識了不少各地之革命志士，他也能執筆為文，發揮革命意見，向北省各地報館雜誌上去投稿，於是他的大名，在革命志士中，幾於無人不知北方有位張某，後來清室退位，改入民國，他老先生已然三十多歲，尙未娶妻，是以在上海，認識了一位女同志這位女同志，能文善談，反對舊禮教，實行男女平等自由之學說，脫盡女子之塗脂抹粉氣習處處落落大方，二人由相識而為朋友，由朋友而自由戀愛由自由戀愛而進行同居，遂在上海賃屋，實行作了小家庭，一雙簇新夫婦矣，無如張某本人，雖然十分維新。可是他家原是在北省鄉村，他上有父母中有姊弟並已曾定下本村李姓一位姑娘為妻，不過他一向在外邊作事，有十幾年沒回家平日只是書信來往，他爹是本縣一位老舉人，現在家鄉教讀，家庭中，仍是相襲下來的禮教規矩，所謂父子主親，夫婦主敬，男則以孝悌為本，女則以節義為先，至於張某在上海，向某女志士求婚同居之事張某始終不敢稟明堂上，但是他爹，住在鄉間，也短不了上北京來，也短不了有北京人，向家鄉回去，那將張某在外邊的行徑，一樁樁，

一件件、慢慢的，都傳在張老者的耳內了，初時聽了很是生氣，想要找到北京，狠狠教訓他一番，乃經幾位至親老友，互相解勸道，老先生你不要那樣頑固啦，如今連國體都改變了，還請什麼從前的三綱五常嗎，俗語說，兒大不由爺，您的兒子離家，快有二十個年頭，況且他幫着革命，他也有了資格，很夠個大人物，聽說他娶的這位太太亦是一位女中豪傑，下筆成文登台演說，您有這們一個兒媳婦。還不好嗎，大家一番話，把個老頭子，勸得無言可答，從此揭了過去，於是有人把這話，又轉到我這朋友耳內，他那肚內才一塊石頭落了平川，然後寫信向他爹面前，說明在上海，新娶的媳婦，如何有才幹，有學問，如何賢德，如何能持家，這真是兒一生之幸，也是吾張門祖上陰功，有以佐護耳，其次又說本應先行稟告堂上，惟斯時正在奔走革命，又值南北睽隔，迫不得已只可憑衆所議，從權辦理，不告而娶，固屬有不孝之罪，但是亦有如舜之不告而娶，同一意義也，末後說到幼年父母所定李家之女，爲盲目婚姻，實難成就，今我已娶，不必再延遲那家女子之青春，請堂上，轉告其家，取銷前議，令其自行改嫁，以免誤人誤己云云，張老頭子接了兒子這來信，歎了一口氣，只可托人告知女家，那女家是個鄉間老古板念書人，聽說這話，覺得是作奇恥大辱，氣得個頭昏眼花，並對來人說，我女兒業已

是他張家的人，死了是他張家的鬼，他不娶沒關係，就讓他在家，給他守節，說什麼，也不能再聘，因我女兒，並沒作了壞事，萬無被人休棄之理，後經多人講停辦開揉碎的勸說道尊府女兒，固然沒錯，只是如今，年月改了章程，男女婚姻，都講自主，並不許第三人，從中干預，這是官家法律許可的事情你還說什麼呢，依我們勸你倒是取銷了這們親事，最好不過免得就悞了大姑娘的青春，趕快另提婆婆家也准有人肯要，因為大家都知道，是張家那小子的不對，並非你府上姑娘，出了什麼毛病，不要緊，將來大姑娘的婆家，我去給說最好是一說一定，一定就叫他們迎娶過門，別在攔了起來，你看好不，那李老者低頭想了半天，也沒有新鮮主意，忽然肚內一轉，抬頭說道，既是張家請您來講說，取銷我們兩家結婚之事，按我人心意，非向他們父子，到縣裏公堂上去說不可就是斷離，也得由堂上縣官說出，我才能死心塌地，如今既蒙閣下勸說，即請你回去。告訴張老頭子，讓他拿出三百塊錢，賠償名譽金，那末這事，便可解決了，否則我兩非得到官而去說，好在他，也是個念書人，還是本縣舉人，且比我有身價呢，那傳話人一聽，連連答應而去，過了一天又來述說一次，無非請求減少名譽金的數目一事而已，結果二百元錢，了結此事，那家接了錢，把婚帖拿出燒燬，並在北京報上，登了一段取

銷婚約的啓事，男婚女嫁，各不相問，不多日，李家姑娘，就有人提說，果然一說一定，定了就擇日辦事，娶過門去，從此他兩家，雖然住在一村裏，因爲此事，誰見了誰，連點首之交，都沒有了，走對面，但凡躲得過去，便找地方躲開，張老頭子，因爲這事，便在家中，歎息說道，我與某某，原是很好交情，不料因爲我兒子的事，把人得罪，他連人都不理了，我這們大年紀叫外人看着，正像怎樣不通人情，其實是我兒子，在外自由結婚，給我找出來的難堪，結果，弄個又傷財，又惹氣，這便是他們維新，給我造出來的罪孽也，說罷，又連連歎息不已。過了一天，張老頭子把與李家親一事的前前後後寫了一封信給他兒寄去，信尾說事情辦結彼此面子上都弄得甚是難堪，往後你對於你這自由之婦，千萬要規戒着他，事事須往大道理上走，不可貽笑於人爲李某稱願也，我這朋友接到他父親這封抱怨他的信，以及信尾所教訓的幾句言詞，看完之後，趕緊刻着泔火點着，付之一炬，焚完心裏尤自覺不安，當在肚中暗暗說道，幸爾這封信寄到時，我那太太沒在跟前，若是他在跟前，必然要在他手看裏邊所寫言詞，那一來必然要向我鬧離婚，看來我得留神日後所來之家信，可是這事怎樣留神，實在是個難題，當下低頭想了有十幾分鐘的工夫，也沒想出個穩當妥善的方法，忽然靈機一動，有了個絕妙

主意，趕緊提筆又給家鄉老父寫了一封回信，信中大意，只說已接父親來書，所教訓兒子的話，自應遵諭規戒於他，父親但請放心，決不致有胎笑於人的事情，信末寫着，兒已然將家眷，遷移某某處，日後父親來信，千萬寄往新居兒子當可收到云云，寫完，忙粘了郵票，親自出門，投入郵筒，始將一件心事去掉，按他這宗方法，是防備他老父日後再要來信時，免不掉提說前事，或是教訓兒媳，怎樣孝順翁姑，敬愛丈夫，等等一片老詞，那是維新男女，最不受聽的話，倘或二次來信，爲太太所見，免不了招他生氣，若是將接家信的地點，改在朋友處代爲接收，自己再跑去，留下言語日後不必轉信，得空便來走取，庶免夫妻生家庭中無謂之爭，他那朋友聽罷，自是一笑應允，天下事，都有猝不及防者，因爲一天那張老者有事來到北京，下了火車，自然夠奔兒子所住之新居，不料找到了門前一問，並不姓張，却係姓葉，張老頭很是納悶，只當是門牌號數不對，又復向左右一再打聽，幸爾葉先生，從門內走出一問原故，知道來者乃朋友張某之老太爺，將上前鞠躬道，您是張老伯呀，張老頭子一聽這口氣，似乎是兒子的朋友，忙拱手爲禮道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那末他是在這裏住，怎麼不貼堂號，合姓氏呢，葉先生一聽，不好回答，只遲遲純純的說，他……，不在此間居住，您既由家鄉來到這裏，我與您合

郎公子，又是至好朋友，您就請下車吧，那張老頭子，是個老念書舊腦筋的人，遇事毫無通融遷就從權之理，一聽這話，連連搖頭道，不不，我與是下初次見面，平時又沒來過一回，豈爲無故前來打攪尊府，就請你告訴我這兒子，究竟住在何處，我還找他去的爲是老葉見這位張老先生，特別頑固，知道強留不行但是又不敢把他兒子的真地址，照直說出，這宗爲難情形，尤爲嘔子吃黃連，有說不出的苦楚，只可說道，老伯既不肯在我這裏住宿，那莫您先請下車，到裏邊略坐一坐，我派人，把令公子找來好不，張老頭一聽，心裏很是納悶，自想每次來信，都是寄到這裏關了半天，我兒子並不在此居住，這是爲什麼繞這彎子，莫非他沒安家，抑或他這媳婦，同他打離了，他一個人住店去啦，否則他這朋友，何以吞吞吐吐，總不說出他現在所住之地方來呢，一邊在肚裏猶疑，仍打算不下車，本問兒子所住地點，一邊又恐其在當街上說話不便，與兒子臉面攸關，莫若暫時進去坐一會，也免得彼此都下不來台，反倒沒有意思了，想罷只可點頭答應，走下人力車，伸手把一小提箱拿在手裏，付了車資，隨同葉先生謙謙讓讓，進入院內前而客廳，分賓主坐定，下人獻上煙茶，彼此略說了幾句客套話，那老葉，即對張老者說，我已然派當差的給圖書館，打了電話，令郎接着回電說，馬上就來，張老頭一聽，也不好再

問其他，猶疑之際，果然沒有一袋漢烟的工夫，只聽外邊汽車號笛聲響，這位小張先生下車打門，急急走入葉氏客廳，與老父相見，自然還是家鄉念書人，舊時規矩，先請一安，叫一聲爸爸慫好，然後把椅墊抓下來，放在張老者面前，雙膝一跪，連叩四個頭，方始平身起立，再與葉先生叙禮侍立一邊，老葉從沒見過，舊勢家庭中，父子每日見的禮節，這時眼睜睜，瞧着小張先生，給老先生起拜爲禮，老先生坐在椅子裏，昂然不動，小張先生跨在下面，恭而且敬，一二三四的磕頭，好像上海演新戲一般，忍不着要笑，又恐把張老頭着惱，只可掉過臉去看外邊，是以小張行完了跪拜之禮，當着父親面前，不敢就坐，只有侍立一邊，那張老者一想，是在初次見面兒子朋友家中，無須乎鬧這排場，兼者老頭子心裏，也頗明白，知道現在維新人物，業已推翻了三綱五常打倒了孔家店，雖然自己兒子還不敢起家庭革命，同自己講平權，呼爸爸爲同胞，但是來到北京，多少得給他一點方便，好向前說話，想罷，張老者即起身向葉某面前拱手道，打擾打擾，多謝多謝，我要一同他到家里去看看，改日再來拜望，老葉一聽，趕緊起身鞠躬道，老伯既不肯在敝處居住，小姪也不敢強留了，過天我請老伯出來看看京戲，吃吃北方的飯館子吧，張老者只可隨便答應幾句，同着兒子走出，一並上了汽車，坐好，小張先生便

吩咐汽車夫，開往六國飯店車夫答應，一按機輪，向北馳去。此刻老爺兩，坐在一個車裏老頭子，當然要問兒子何以你前次去信，說是遷移某地，今天我來，却是葉姓住宅，這是什麼原故，那小張先生，業已編好了一段鬼話，謂現在你兒媳，到上海參加中國婦女社會服務協會，充北方協會之代表，業已走了兩個星期，不久即可回來，所以爲省減費用起見，暫且將房子辭掉，俟等他由南省回來，再行租房，日今我一個人，只住在客店。爲是與東交民巷某銀行辦公方便起見，才住在六國飯店裏，你也暫時住在那裏，一切都有人伺候，很是週到，張老頭子一聽，信以爲實，說話之間，已開到飯店門前停住，車夫把門拉開，小張先生自跳下，攙着老張先生走入店中，找了一間極豐麗上等房屋，進內落了坐，店夥走入伺候，洗臉水，漱口水，跟着把糖食果品，茶點等等東西，擺了一桌請老人家吃用，張老者見住店的排場很大，心裏有些疑惑，暗想既是爲省減日間生活費用起見，把現住房子辭掉，何以又跑到這大客店裏鬧排場，得得，我也不必死氣白賴，這根究底，莫若隨遇而安，好在我也不想在此久住，樂得舒服幾天，想罷，便隨意吃過點心，說會閒話，張老頭見兒子局局促促，恐其有事不好說走，遂向前說道，我很累，想要躺下休息休息，你有什麼事，只管走你的，好在這兒有人伺候，又週到，又方

便，你就只管辦你的公事去吧，小張一聽，有了台階，忙道好好，那麼兒子要出城，到外邊辦點私事，晚晌吃飯，您不要等我，想吃什麼，告訴店夥，誰可都能買到，說完，站起打了一橫，走出屋外，一直去了，原來小張先生，這是個調虎離山之計，爲是有這工夫，回至家內，告訴太太知道，聽聽這位維新女傑對於翁姑長上，是一宗什麼口吻，假如他懂得尊卑長上，尙有五倫，可以叫他見見家中老父，倘他簡直不買這本賬，乾脆就讓老父住在店中，總說兒媳沒從南省歸來，老頭子把北京私事辦完，也就回歸家鄉而去，彼此都可顧住面皮，不致惹起什麼風潮，這真是小張先生，對於維新太太，一番之苦心也，話休煩絮，照直說，小張先生到了家中，不敢直言說出，借着提說閑話，繞來繞去，才將家鄉老父來京，辦理他老人家的私事，我已把他老人家，安置於城裏六國飯店，大約至多住上兩個星期，也就走了，你……可以到店裏，瞧他一瞧不，維新太太一聽這話，怔了一怔，並沒回答，只坐在沙發上，很自在的，吸他的烟捲，兩支眼望着上邊頂棚，足有五六分鐘工夫，方始慢慢說道，既是你爹來到這裏，我總是見他一面的好，今天是晚啦，明天吃過午飯，咱倆一塊去吧，小張先生一聽，喜出望外，當向其說道，如果老爺子問你幾時回來的，你就說剛剛才下火車，如果問你住在那裏，你就說住

在協會，尙有未完事件，維新太太一聽，很是納悶，忙道，何以要造這宗謠言，小張先生，又將自己防備老爺子要來家住，恐其兩不方便，故爾才先設下一個託詞云云，維新太太一聽，倒沒嘯怨，由是接過一邊，第二天即一同乘車，前往六國飯店，由小張先生上前介紹，給老張先生，行了三鞠躬禮，張老頭子，雖然滿心不痛快，只是碍於情面，又知道這位兒媳，是在社會裏，很有資格的人，不敢輕視於他，只可還了一鞠躬，一同落坐，說些時光風景的閑詞，敷衍敷衍，把當時禮節，交待過去，老頭子因爲與兒媳初次見面，應當賞給他點禮物，心想賞他銀錢過俗，莫若給他點文藝上，應用的東西吧，於是把帶來的一方古硯，合一個玉鎮尺，從箱子裏拿出，遞給兒子，叫兒子交給兒媳，那維新太太，正眼却沒瞧，只說了一個謝字，即起身告辭而去，由此每天兩口子，必然一塊來問安，一塊兒走，老頭明知他倆，另有地方居住，只是兒子不說，自己也不便問，好在一兩天，就要出京，回歸故鄉，何必再找閑氣，樂得落個圓滿結局，豈不高妙，一天老頭子，定准第二天，要從六國飯店起身出，小張先生，忙着給父親買東西，打車票，安置頭等客車，以及下車後，乘坐某處汽車，在站上等候接送，等等手續，忙了個不亦樂乎，只好太太一人，留在店裏陪着老人家，說說閑話，老頭子一時高興，遂

向這位維新兒媳面前誇贊道，你雖然是從學堂出身，很知道大禮，這多日子，也很知道孝順於我，早晚問心視膳，頗合乎賢孝兒媳，侍奉堂上翁姑之古禮，實在難得。這原是老頭子臨要走時，誇獎兒媳幾句，叫他喜歡，萬沒料到，反將兒媳招攔了腔，她覺得老頭子這幾句話，是污辱了他的女權，不禁拍案而起，噴口吐道，你別疑惑你，是我公公，我得孝順你，你要明白，我所以天天來此看你，原因是沖在你兒子份上，不然我認得你是誰，從那兒跑來的一個，糟老頭子，也佩我給你三鞠躬嗎，一邊說，一下把桌子拍的叭叭山響，竟將一位頑固老先生，嚇得無話可答，登時一氣起身而去，連自己所有東西，都沒拿，就奔了車站，買票登車，轉回家鄉，這一段事情，乃十餘年前，一位要人太太，所發之雌威，後來那位張老先生氣了一場病，從此發誓，不再到北京而來，着者因為寫到小彭，在外娶了維新的孔小姐，不能受家中翁姑的拘束，中聯想到從前一樁實事，其滑稽悽突：有非入所逆料者，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大革新決時代化的！「忠誠美廉」供獻讀者！

唯一小說出版專家——華龍印書館

社會小說，種類繁多，不及備載，定價克己，心誠而來，滿意而歸，如蒙惠顧，無任歡迎。

第八回

設牢籠寶七奶奶下說詞
顧顏面彭老叔叔可故里

且說孔韻琴小姐，既然與彭起飛成爲百年夫婦，以情理論，總得回歸家中，伺候父母。雖然不能朝夕問問心祝膳，以看兒媳子婦之職，反正也得住居一處，按着南省家庭中長幼尊卑之禮才對，無如當初這件事情，乃是寶七奶奶與孔韻琴家中，定下一條打虎驅財計策，焉能同老彭夫婦，歸住一家呢？是以過了對月，卽不想回去啦，原來孔小姐家中，尙有父母，兄弟五六口人，原說都歸小彭一人瞻養，只是這話，寶七奶奶事前並未同起飛而前提說，所謂籠蓋井，誑哄成爲事實之後，再下說詞，那末而今兩個人，已成夫婦，表面上，彭孔兩家，成爲兒女姻婚，已然到了對月歸寧之期，孔家對於養瞻一事，不能再行簡默了，是以派人把寶七奶奶，請至家中追問，究竟這彭起飛，瞻養費一事，到底從何日付給，寶七奶奶一聽這話，才將實情吐露出來，遂向孔老夫婦說道，實對你們老兩口子說吧，令小彭瞻養你們全家的話，在提婚之前，並未叙及，孔老頭子一聽，翻了白眼，忙道，咳，我這們大一個姑娘任什麼不要，白白給他去作媳婦，我們爲的是什麼，若不爲彭起飛，應許瞻養我家，每日費用，以及養老送終等事，且給不到

他那兒去呢，七奶奶，您這可不對，只顧蒙蔽蓋井，您一個人合適，可不對呵，寶七奶奶趕緊用話攔道，老大哥，你先別着急，我既是把親事給你們作成，只於那養老送終，每月承擔過日子的費用一事，早說晚說，都是一樣，難道小彭，還能不應許養活你們兩口子嗎，況且韻琴，已然揚名打鼓，嫁給彭起飛，他們小兩口，和美的快穿一條褲子啦，他若是在小彭眼前說一句話，且比我說十句都強，這不是韻琴在這兒呢，不信你叫他自己說，我這話對不對呢，那孔小姐，正坐在一邊抽烟捲，當下聽見寶七奶奶，把瞻養每月費一事，推在自己頭上，這才明白前前後後，滿叫他自己一個人當傀儡給耍了，忙接口答道，大舅媽，您方才這話，我不能說您說的不對，當然我同起飛，成了兩口子，我從中說句話，自比您去說的有把握，別說我倆，還是愛好作親，自由夫婦，就是三媒六證，一定一娶，如今都作了一個月的夫妻，我要叫他辦一件事情，他當然不能駁我的約回，該是如此，究竟說，從一提親時，我爹媽，就將供給每月費用提在頭裏，尤其是提親之第一條件，他若不答應養活我爹媽，這件親事，就不能算成，您在提親第二天，給我爹的回話，說是彭起飛，對於這邊的要求，完全接受，何以您這會說出，尙未同彼提及，反而推在我的身上，似乎太對不起您外甥女了，那寶七奶奶原是個靈牙利齒之人，焉能

受這小鴉頭片子的叨念，一聽孔韻琴，話裏話外，是抱怨自己，如何能忍，心說好哇，不怪人說，新人上床，媒人靠南牆，共總一月夫妻，就把我這拉媒之撮合人，丟過一邊不算，還要受你的瞞怨，未免有點忘恩負義太沒良心了，想到此處，不慌不忙，似笑不笑的向孔韻琴跟前答道，喲，我的姑奶奶，你怎麼過河就拆橋哇，舅媽，我為你同小彭兩人見面，幾次跑前跑後飯都得了熱騰騰擺在桌上，一聽姑娘你打了電話，叫我趕快去把小彭找來，我延飯都不敢吃，馬上站起，就得給你去找，怎麼，你們倆如今到了一塊，自稱是恩愛夫妻，就把當初一起頭的撮合人，忘在九霄之外了，小小人，可別那末沒有良心，幾句話，把個孔小姐說得小臉一紅一白，不知怎樣是好，禁不住結結巴巴的說，七舅母我並非把您成全我的好處忘掉，說實在話，這時家裏，也沒外人，僅可挑開帘子說亮話，當初您不是爲顧我家，沒有相當進錢之道，才拉我到您家中，作個且在江邊站，自有打漁舟的主意，如今我雖然有了吃飯穿衣，舒服享福的地方，我家爹娘，仍然還沒有吃飯的准轍，難道舅母您，還能乾瞧着不管一管嗎，寶七奶奶一聽這話，心裏的氣，稍微消了一半，忙點頭答道，要照你這幾句話，還算有來歷，可有一樣騎驢別忘了起腳的苦，你爲什麼，媽媽我爲什麼，看看手心，翻過了，必須看看手臂，這事便算有個

商量，孔老頭子坐在旁邊，怔怔聽女兒同寶七奶奶，互提以前過去的閒話，始終還沒聽到，瞻養供給，日用問題之上，爲免着急，當從中插言道，七妹妹，我先攔你的清談，乾脆說正經話，那件事情，以前既是沒向我們姑老爺去提，那末，姑娘這都回家來住對月啦，難道您不同他去說嗎，寶七奶奶笑道，老哥哥，不用你着急，妹妹我，當然去講個仔細，爽性你別管了，我同大姑娘商量個主意，准可叫你心就完啦，說着，即用手一拉孔韻琴的衣襟，兩個人走到裏間，並肩坐在床沿上，低聲細語，去撇咕，也不知他兩，說些什麼言語，那孔老頭子，有點耳聾，他且坐在堂屋，離着裏間甚遠，只看他兩，點頭含笑，合上下嘴皮，一張一合，只於都說的是什麼言詞，一句也沒聽到耳內。孔老頭暗暗想道，反正我是沒有別的能爲，只有靠着女兒吃飯，難道我女兒，還能忘了養育之恩嗎，想到此處，便不趕過去聽，只擰了一袋漢烟坐在堂屋椅子上，吧嚙吧嚙，抽將起來，少頃兒女兒同寶七奶奶，從裏間走出，那寶七奶奶，卽向孔老頭子面前，告辭道，我要走了，一兩天，聽我給你一個喜音，孔氏夫婦一聽都起身相送，孔小姐亦在寶七奶奶身後相隨，大家把寶七奶奶，送到門口，孔小姐一看，是七奶奶的自用車，那車夫小王，一見孔小姐出來，卽上前請安，稱了一聲小姑娘奶奶您好，又笑着說，您住家來

啦，那孔小姐是個最好面子的小姐，一見拉車小王，又請安，又稱姑奶奶，遂即連連答應道，可不可不，說着，一回手，從衣兜中，摸出一塊現洋，遞給小王，小王笑嘻嘻，用手一面來接，又一面說道，您何必賞錢，我謝謝您，語至此，又復把腿，向下一彎，這才將軍把抄起，拉至台階前面，寶七奶奶步上斜身坐好，對孔老夫婦說，都回去吧，又向孔小姐笑着說，不必住足六天，明天你就回去，省得他和你想的，像沒腦袋的蒼蠅無着無落的，說時噗哧一笑，那車夫小王，早已將軍把抄起來，飛也一般，向前跑出有五六步遠去了，這裏門前孔氏爺兒三個，只答應點頭道，再見再見，但見那車，已經拐過胡同西口沒了影兒，孔小姐又向門外，左右望了一眼，即與父母，一同轉身退回裏面自己屋中而來，少頃步至上屋，隨便都落了坐，那孔老頭子，仍然不高興，順口囑怨道，這七奶奶總是老西拉胡琴，自顧自，鬧了歸齊，頭一條要緊的話，他會不首同咱小姑爺去說，你看他這鬼吹燈的主意，有多大呀，這手兒，實在來的真老哇，復又想起方才女兒在裏屋與七奶奶撮咕的事，忙向韻琴面前問道，你兩在屋，都怎麼商量得，孔小姐聽父親還是追問贖養費用一事，忙答道，事到如今，您還急什麼，反正他在事先，就沒提每月，供給咱家錢的話，現時只有我回去，同你姑爺，細細述說，倒不必再托他了，

若是托他，從中還得起事，您想對不對呢，孔老夫婦一聽，很是有理，那孔老太婆說，既然這樣，何必又把他找到咱們家來，反叫拉車小王，弄去一塊錢，孔小姐笑道，這點小事，您又心疼了，要知七舅母，借我們這件親事爲題，向您姑爺手裏，可要去了不少錢，每次都說是您老兩口子要，其實，都入了他的腰櫃，錯非您姑爺他在當天夜裏一五一十都告訴我，不然咱家，才叫冤枉呢，孔老夫婦一聽，又是心疼，又是後悔，娘兒三個，又說了一陣閑話，即揭過一邊不表，第二天，便是孔小姐住對月歸寧父母之第五天，按中國社會婚姻舊俗，凡是新婚一月後，即應回歸娘家，住上幾日，按婚禮大體上說，名曰歸寧，歸寧者，歸家安寧父母也，若以通常俗禮說，謂之曰住對月，言其新婚後，已到一月，類如上月初六日娶過婆家門來，到了下月初六頂月，對了頭兒，故曰對月，去住對月之前幾天，娘家應來人，到婆家，向堂上長親面前，請示回家住對月的日期，普通都是賞給六天假，取六順之意義，到了是日，娘家來人，把新娘子接走，可是雖然是六天假，新娘子不能把六天住滿，應於五天頭上娘家即派人用車把姑奶奶送回婆家而去，此係普通情形，那孔小姐當然亦不能例外，亦應遵禮而行，致於第五天上，孔老夫婦即催着女兒韻琴早早把飯吃完，即行對鏡理妝，修飾一番，穿好衣裳，以使用車

將其送回婆家，是以當日的晚飯特別提前去開，那孔韻琴在這五天裏，一個人睡在自己舊日閨閣之中，已覺得孤孤單單沒有滋味，就想着快快叫娘將自己送走，無如不到期限，太早回去也叫人誤地笑話，好容易盼到第五天頭上沒等父親催促，他自己就張羅早吃飯，早修飾，孔老夫婦一看，暗暗在肚裏說道，不怪人說，女生外向，共總一月夫妻，他就娘家父母，不放在心上，住對月，無非六天，只是五天，他却有點煩燥，住不下去，似乎這個家，就不是他的家，看來小兩口，是十分和美，才有這宗情形，好吧，但願如此，按下不言孔老夫婦籌備送女兒的事，抽空再說這位情色迷離的彭起飛，他在中學讀書時，心裏別無所愁，其所愁者，乃財與色而已，其實古來念書人，又何嘗不是這樣，否則何以專說，書中自有黃金屋，書中自有顏如玉呢，不過古時青年學子，總然也把財色二字，放在心頭，却不敢胡作非爲，只是勉勵自己，時時刻刻用心讀書，千萬別思及旁的事情，如果你把書念好成了名，那黃金屋，顏如玉，皆可不求而自至，倘你在讀書時期，正在一意用功，反不用功，而思及他事，則誤了自己前程與功名，那黃金屋，與顏如玉，皆化爲烏可有之鄉矣，故古人教育美才，只勉勵後生小子，仍不外乎使其勤學而已，如今學校教員，對於青年學子，不以正道勉勵了，只把

些什麼什麼主義，往青年男女薄弱之腦筋裏輸送，站在講台，不給大家批講有益身心之學，只說些滿不相干的笑話，甚而有將自己太太當初的戀愛過程，述給大家去聽，這宗爲師尊者，應該下拔舌地獄，可稱是誤人子弟，其罪非小，破壞道德人倫。其罪，豈止男爲盜，女爲娼耶，更兼新潮澎湃，什麼社交公開，自由戀愛，等等邪說倡行無忌，試想青年人，焉有不把財色二字，當作人生最大之關鍵呢，是以中學未畢業前就是財色蒙心，容到畢業後，到社會裏服務，更將財色二字看作當前，極應滿足的要緊事情，孝悌忠信，禮義廉恥八個字，都可放諸腦後，惟獨切身切己之戀愛自由一事，恒亘於胸胃中間，牢不可破，但是既講戀愛，就得先自己修飾的使人可愛，爲第一要義，容到有人愛了，勢必要有多量銀錢使對方女子事事可心，這宗愛，才能永久，才能禁住戀愛的根基，否則窮小子，萬萬不能入戀愛之情場也，由是一想西哲所云，財爲萬事之母的話的確至理名言，沒錢，什麼事也發生不出，即便一時對了眼光，亦無非片時之戀愛，手裏一沒錢，各路都走不通了，還能再去進行戀愛的工夫嗎，由是從此那怕是油鍋裏的錢，也敢伸手去撈，只於燙手能將手燙爛，日後有無窮之痛苦，那就滿不顧及矣，甚而明明知道油鍋裏撈錢，是要燙手，將手燙爛，以後有無窮之痛苦，被戀愛事情擠在

其間，也得發狠去幹，那末他在事前發狠時，却要意想天開，或是先將油鍋下的火澆滅，或將油鍋打翻，或想用什麼不怕燙的東西代替自己的手向油鍋裏撈，只要能將油鍋裏錢撈出，得遂戀愛，什麼父母，兄弟，媳婦子女，全都可以一齊犧牲了不要，讀者試想，社會這樣心腸人多，焉能不將家庭秩序，與國家秩序攪個亂七八糟，不但有時把自己性命送掉，或者還要連累許多人，跟他去受無枉之災，故自入民國以來，造成江河日下之國勢，皆由於邪說橫行，浸染於男女青年之腦筋中，牢不可拔，甚有至死不悟者，於此可見這般時代新聖人所作之孽無法估計，死後靈魂，當如白起，七世爲牛之報應，余所作之青年鑑立意給青年一面鏡子令其看見，這段事實已後，急速猛醒回頭，把他人之事，作爲自己前車之鑑，以免後車之失，能勸醒一人，社會上，卽少一是非，能勸醒十人百人，則社會國家，皆受實厚賜，余惟有略盡寸心，爲後世子孫，積三陰功，不求其作高官，爲顯宦，只求男不爲盜，女不爲娼，庸庸一生爲國作一良民，爲家作一孝子，是誠最大之福澤矣，閒言拋開，書歸正傳且說彭起飛，與先戀愛，而後成爲正式夫婦之孔韻琴小姐，二人之熱烈愛情，是較所謂包辦婚姻者強上幾倍，故其住對月時，兩個人都不忍別離，但爲俗禮所拘，只可各忍須臾別離之苦，勉強含笑而別，可是小彭在這時期

，一個人回到家裏屋中，冷冷清清，好生寂寞俗語說，歡娛嫌夜短，寂寞恨更長以話，至此才知所言不虛也，頭一夜，好容易忍過去了，第二夜，又耐過去了，到了第三夜，實在忍耐不住，一個人驢在床裏，來回折餅，翻過來，掉過去，一直熬到天大亮，也沒睡着，看看晨光已露紅色，遂即突然坐起，自言自語的說，今天是第四天了，我非把他接回不可了，否則這宗罪，可怎麼受哇，想罷，即穿好衣服，開開屋門喚起女僕令其跟着自己出去關上街門，那女僕夜裏拔擻，揉着兩支眼睛從下房走出說道，么，大小爺這們早起來，那兒去呀，小彭不答，只說你就關好街門，回去再睡好不，說時，邁出門坎向街心而去，女之只可關好街門，走回裏而不提，那小彭迷迷糊糊，想要到丈人家去吃點什麼再去，也就夠了時候，於是走出宣武門，向西小市而來事有湊巧，偏偏遇見同事李濟云，也去小市閒溜，二人見面彼此點首招呼，那李濟雲笑着說，你今天，什麼事，跑到這裏來走，小彭亦笑着問道，那末你今天，又爲什麼事，向這裏來走呢，李濟雲笑道，我就住在口外教場五條，怎麼不起來，就到此地閑溜呢，小彭道，你幾時搬在這裏，我怎麼不知道，我自與陶六太太私下說好之後，背着寶七奶奶，就在外邊租房居

住，作爲是我的外家了同他一個老姑媽在一起爲是有個照應，回頭咱們繞完了彎，你就到我那裏坐一坐去，小彭一聽，連說好好，於是二人在裏面看了一遍，也沒什麼出奇東西，除日用菜蔬之外，便是地攤上，所擺了破書爛帖而已，繞了一週，即行走去，李濟雲，隨便買了些早間所用物品，又買了茶葉，烟捲，點心一類東西，出離小市，往教場五條行走來，小彭即欲向東便要分手告別，李濟雲那裏肯依，用手揪住小彭衣袖道，已然都快到了門口，豈有過門不入之理，走吧走吧，小彭笑道這老早去，恐怕驚動老嫂子，諸多不便，李濟雲笑道，得啦咱倆，過鬧這宗鬼吹燈的事，况且又不是上我正家，上邊有老太太，這不過是我的外室，而且陶六太太，是你時常見面的人，有什麼拘呢，走吧走吧小彭一聽，不好再行推托，只可一同走去，行未數步，已至門前，原來是小小一所四合房兩家居住，前街租給一家南紙店掌櫃張姓，亦是個新從下處裏，接出來，作外家的，兩個人說話答理，照直走入裏院，正見陶六太太，站在廊簷下漱口，他猛的瞧見有人進來。看不清是誰，便想迴避，還是李濟雲在身後說道，彭大兄弟，你躲什麼，見小彭即向前鞠躬，笑着說道，二嫂您好我還沒給您道謝，說着又復深深鞠了一躬，陶六太太含羞帶愧的說，不敢當，不敢當，兄弟一向可好，又喊叫下人，把屋門拉開，謙謙

讓讓，一同走入裏屋，分賓主坐定，那李濟雲，把買來的東西，都交給女僕拿走，即向陶六太太，說先沏茶，我倆都沒吃點心，叫王媽把買來的燒餅麻花，用碟子擺上來，陶六太太連連答應，趕緊走出洗手，就去預備，並給李濟雲，另外溫的牛奶，合豆腐漿，等等補品吃食，一杯一杯，擺到桌上，其外也給小彭，擺了一杯，點心吃完，香茶已然悶好，陶六太太，又親自斟茶點烟，猶如當初在寶七奶奶家中，伺候遊客，一般無二，小彭覺得，別有一種樂趣禁不住一邊吸着煙捲，一邊留神觀看陶六太太的打扮，却與在寶七奶奶那裏時，大不相同了，在那裏時，陶六太太打扮的十分妖艷，如今連粉都沒擦淨水臉，微度一點紅嘴唇，大有却嫌脂粉污顏色，淡掃蛾眉朝至尊之概，不禁在肚中暗暗尋思道，怪呀怪呀，看他伺候李濟雲，仍是從前那樣殷勤，那週身打扮，却與從前，大不相同，這是什麼緣故，嘔嘔是是，從前是作生意，惟恐顧客不歡喜，故極力修飾，以求其美，現在是身靠有主，葉落有根，應該打扮得規規矩矩，別叫外人看出自己的來歷，故爾不作妖艷之修飾，只作莊重之打扮，一邊想，一邊怔怔望着陶六太太笑，那陶氏見小彭這般模樣，遂問道，兄弟這會心裏，想些什麼事情，小彭笑道我看二嫂與從前變成了兩個人了，陶氏道怎麼，小彭道，當初您是怎麼打扮，現在是怎樣打扮，豈非變

成兩個人兩形像陶氏一聽，很怛然的答道，兄弟你要曉得我是個過來人，凡事不向正道走，將來的結果，必然淒慘，可是所謂服從正道也不是一件容易事，第一得有一項固守根本之銀錢，第二得有忍耐心，第三得有堅決性，我當初，是個不知外務的女人才受了社會上的引誘，末後我覺悟出，若照那樣下去，再不回頭，我的後來結果，真有不堪設想的那一天，從此我立意改善我的行爲，幸爾遇見李濟雲二哥，還把我當人看待，不以卑賤說我，知道我是誤墮泥犁，救我出地獄，而到人世，那麼其中我之堅心決，忍耐心同時並起，才有今日，可是若沒有你二哥助我固守此心之根本銀錢作基礎，依然是出了以前之火坑，所以我現在，只有一步一步按部就班，向正路上去行，當然要變成兩樣態度，你要明白這個理，往後你同孔小姐的結果一定要特別圓滿，而解決了，小彭一聽陶氏竟自侃侃而談，把自己前後情形，表示的非常露骨，並且指到自己與孔韻琴的身上，似乎所擬不倫，不由嘻嘻笑道，我不過偶然一句話，何以引去二嫂這們許多的牢騷，怪得很怪得很，陶氏笑道，嘔嘔，你說我這話是犯牢騷嗎，那你就不能聽啦，李濟雲從旁說道，算了算了，何必再提以前的那些事情，你要曉得，如今妳既然跟我忍命過日子，最好是以前種種譬如昨日死，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，語至此，望着小彭道，兄弟，你

想我這兩句話澈底不，小彭笑着點頭道，妙極妙極，我往後，也要把二哥這兩句譬語的話，告知你弟妹孔韻琴知道，李濟雲連連搖頭道，你同孔小姐，那是怎麼回事，我同陶氏是怎麼回事，相隔甚遠，不能並爲一談，小彭道，雖然不能並爲一談，其來源，皆因寶七奶奶家中而出，只是成就之方式不同耳，李濟雲笑道，接過這篇，說別的罷你是在我這兒吃了早飯走，還是有事上別的地方去呢，那小彭此刻心中被方才一席話，似乎受了不少激刺，把想要奔往岳父家中，看望愛人孔小姐的心思，淡去了一多半，遂起身說道，我原是想到琉璃廠南紙店，買些筆墨信箋之類的東西，就便上行裏去辦事，不料信步走在這裏，打攪了你老哥半天，實在對不住，我還是往琉璃廠，買完東西，進城到行裏去，李濟雲道，你今天不是歇班的日子，怎麼又說上行，小彭順口編造道，原是危科長前天，委派我臨時替他帮忙，我無法推辭好在今天不歇，改天我歇，亦無不可，說罷，拱手作別，又與陶氏作揖說道，二嫂，得空可以到我家坐坐，你弟妹還真在背地念叨呢，陶氏笑答道，謝謝他，過日得暇，必然前去，你就替我帶問他一聲好吧，小彭道，就是就是，一定可以替你帶到，三個人互相對答，到了門口，方始點首而別，那李濟雲與陶氏，轉回裏面，那小彭即向大街走去，但是一路尋思，陶氏所說言語，好生疑惑

，當下走至十字街頭，立住脚步，不禁在肚中，自言自說的說，我由家裏老早跑出，原想到丈人家，去着我媳婦，不料無意中，碰上李濟雲，又沒想到因為說閑話引出陶氏一番牢騷，末了反歸結到我同孔韻琴的身上，這是個什麼意思，真真叫人猜測不透，要說他是藉詞，表示他現在已然改邪歸正，何必要當我的面，說的那們有頭有尾，又說什麼將來的結果，一定得不到圓滿，復又反到我同韻琴身上，是點醒悟，叫我明白這個理由，還是有意給我倆拆散以前的愛情呢。想了他今天對我所說的那一番話，內中含有許多情形，俟等明天太太住對月歸來時，我要向他斟酌問，看他對我，說些什麼，即可知陶氏這一番話是好心，還是歹意了，想到此處，把上丈人家去看太太的心意，完全打消淨盡，無精打彩，順原路轉回家去正是，滿腹情懷無是處，幾句閑話費疑猜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決。

第九回

新婦歸寧想煞多情種
嬌妻坐榻哭訴愛河潮

且說多情的彭起飛，在媳婦回娘家住對月之第四天頭上原想追到丈人家，看看嬌妻一面，不料無意中，受了陶氏一番語言激刺，越想越不是滋味，只可轉回家去，自想所差只一夜的工夫，難道他在五天後半晌，還不回來嗎？如是一想，便沒去接，再說那孔韻琴，內心想着丈夫起飛，在這住家六天期中，決不會一趟不來，因為兩個人的愛情十分濃厚，在分別那天晚上他一再囑咐時呼我在第五天上，早點回來，只要他銀行沒事，必然親自來接，不想到了五天頭上，竟會不見起飛來，心裏沒猜他，有別的原故，約摸他必是銀行裏公事匆忙，分不開身，是以忙忙吃了晚飯，匆匆修飾了一番即催着父親去叫車，把自己送回家去，那孔老頭子，不使多留，趕緊叫了一部馬車，讓他娘孔老太婆，陪女兒回歸丈夫家內，臨要上車時，孔老頭却一再囑咐女兒，令其向姑爺申說，當初所許按月付給孝養費若干元一事，務必問他個水落石出，千萬別再叫實七奶奶從中搗鬼了，孔小姐連連答應道，父親不必多囑，女兒自能向他問個清楚，況且咱家每月這點開銷，在媳姑爺身上，很算不了一回事，您只管安心等候我的佳音，不必過於逼迫，亦不可說

得那樣非此不可的言詞，總之您既是我許配他，作了彭家媳婦，難道說，還能因爲他不供給你家用銀錢，與之離婚不成，孔小姐幾句話說的孔老頭子，無可回答，只結結巴巴的說，那……固然不……能，可是你也把前後情形，同他說開，犯不上叫寶七奶奶在中間利用我們，你想是不是呢？孔小姐點頭道，那當然不會再叫他利用了，說完這話，才與孔老太婆娘兩，一齊起身走出家門，登上馬車，向小彭家中而去，工夫不大，到了門前，車鈴噹噹唧唧一響，車夫即從上面跳下，用手扣打門環此時彭起飛，將將到家不大一會，正在自己屋裏收拾床舖，看見桃花色的飾被，想起夫婦的愛情，當在肚內尋思道，按理說，我今天，總然不去接他他也應該回來啦，若是還不回來，一定是等我去接，那我簡直，還是走上一趟的對，尋思至此，忽聽外邊車鈴聲響，又聽見街門門環，叭叭拍打起來，不禁沖口而出道，一定是太太回來啦，說着，一面喊叫老侯媽，快快出去開門迎接，一面也匆匆從上屋，三步兩步跑至外面，此刻老侯媽，反倒走在大爺身後，他趕緊搶前一步，連聲答應道，來了來了，說着把大街門，嘩啦一聲，分爲左右，彭起飛急閃二日向前一着，見一輛四輪馬車，停放門前，車夫已將車門拉開一扇只見車內，坐定孔氏母女娘倆，彭起飛趕緊趨前請安，叫了一聲岳母您好，遂即抹頭向老侯媽說

，你快攙下老太太來，老侯媽答應，伸手扶着孔老太婆下了車，小彭即伸手把媳婦大哥的手一攙，孔小姐笑嘻嘻隨之而下，一回手把一個紅包袱同買來禮物，一個銀鍊小提包，從車裏抓了出來，把紅包袱禮物，遞給侯媽，將銀鍊小提包，跨在自己腕上，一同走入街門，款步來至上房彭老夫婦屋內，問好行了一鞠躬禮，那孔老太婆，亦與彭老夫婦問好爲禮，彭老夫婦，還禮讓坐小彭即對自己太太說，你先上那屋脫衣裳去吧，孔氏點頭答應，便招手叫小彭跟他一齊進至對屋說道，你先叫侯媽，把車錢給了，省得人家在門口等着，小彭道，多少錢，是一送還是來回，孔小姐一聽，忽然想起，少頃老太太還要走呢，但是這話，又不好直說，遂怔了一怔道，原說一送，要不你就給錢，把他打發了，回頭我娘走時，再給他僱輛人力車，亦無不可，正說時，孔老太婆已然向彭老夫婦面前，告辭而出，並向小彭說，姑爺你別打發車走，家裏沒人，我這就回去啦，孔小姐道，您不多坐一會再走，孔老太婆道，不不，你爹還沒吃晚飯呢，說着一直走出，孔老夫婦，送至屏門前立住脚步，說聲謝謝，叫親家太太買東西化錢，孔老太婆道笑話笑話，這還不是應該的，您就請回，不必往外送了，孔老夫婦說聲慢走，真個回去了，這時候媽，攙着孔老太婆走出上了車，小彭忙從衣兜皮夾裏，掏出大洋兩元，遞給車夫說，

一元車資，一元酒資。那車夫說聲謝謝，即將車門扣住，跳在前邊坐好。孔小姐隔着車牕，向孔老太婆說，娘您回去，問我爹好，一半天得空叫我爹來這兒瞧我一趟。孔老太婆答應是是。又說姑爺姑奶奶，都請回去吧。那前面車夫早將長鞭舉起，向馬首之前，略微一抖鞭稍。那車即四輪轉動，向前飛馳而去。彭起飛小兩口，看車走遠，方始轉回裏面。那老候媽在身後將大街門關好，亦轉回上屋不邊，單說彭氏小兩口，本是恩愛夫妻，如今相隔五日，未曾見面，今時一旦相逢，都有說不出的歡喜。孔小姐到了自己屋裏，慢慢脫衣換鞋，小彭坐在對面沙發裏，呆呆望着媳婦大奶奶，見他修飾的特別嬌艷，真不亞如一枝出水芙蓉，頭髮是新燙的法式螺旋，一圈一圈，絲兒不亂，粉嫩的面龐兒，畫着又彎又細兩道新月眉鮮紅的上下嘴唇，微露裏邊，雪白銀亮的牙齒，上身穿桃紅色小夾襖，外罩湖色夾背心，下邊雪青散腳褲，鑲着水波浪青絲加銀線縴子，襯出脚下所穿之大紅緞子，繡金龍的高跟鞋，這一套，是某衣莊老板的設計，專為新式婚姻，新娘子洞房中所穿之短小衣服也。俗語說，三分人材，七分打扮，又道是，人是衣穿馬是鞍，這話原來不假，小彭坐在旁邊，越看越愛，越瞧越出神，一時情不自禁，起身走過，行了個外國新婚後之接吻禮，猛孤丁反將孔小姐吓了一跳，一面用手推着小彭，一面咳了一聲道，你這是怎麼

回事，猛孤丁真真吓人不淺，小彭也不由嚇的一聲笑了，當下兩個人，手握手，捱坐在床沿之上，孔小姐便半嗔半笑的說，我那天走的時候，你不是說，今天去接我，何以坐在家裏，連窩不動，小彭見問，趕緊扯謊道，嘻！別提啦。今天銀行有一筆公債，非等我接頭辦理不可，故此直等了一天，好不容易把公事辦完，已是五點鐘光景，我約摸你許等不及我，就回歸家中，故爾下行，先奔家來看你，誰知你尚未回歸，我還想換衣服去接你的工夫，你們就打門下車，這倒便宜我省得奔馳一趟了，孔小姐一聽，把小嘴一撇道，得啦，別這兒瞎扯了，明明是說了不算，懶得動窩，看來到底是我們作女子的心痴，我由今天一早起來，就在心裏念叨你來了，好越等越沒信，故爾我忙着要走，連晚飯都沒吃舒服，小彭道，不要緊，我還沒吃呢，咱倆上口外，烙斤牛肉餅好不，孔小姐點頭答應，小彭遂即起身走出家門，親自到口外切麵舖，去買肉打油，烙了幾張肉餅，偷偷用手巾兜回家來，走入媳婦屋內，又打開一瓶子燒酒，小倆口，摸著黑一吃一喝，喝完吃完，上床舖上被褥一同脫衣而寢，此所謂，久別勝新婚，魚水之樂，不必叙表，一覺醒來，恰值外而鼓打四更，二人在枕上，低聲細語，說些別後閒話，說來說去，小彭把白天無意中，遇見同事李濟云，如何到他家中去坐，如何知道陶六奶奶，與李濟云作了

外家，又說陶氏如何改了打扮，末後才說到陶六奶奶，如何述說寶七奶奶，一往情由，以及指點到咱兩人身上，所謂比擬不倫，前前後後情形，全部向孔小姐跟前，說了備細，復又說道，他同我說的話，好像內中全有用意，真真令人莫明其妙矣。

這一套話，把個孔小姐，說了個滿臉發燒，心中萬分難受，不由良心發現，嗚嗚哭起，他這一哭，更叫小彭，莫明其糊塗了，忙用手替他擦抹眼淚，低聲勸道，嘿嘿，你先別哭，這是因為什麼，快快告訴我，莫非寶七奶奶，對你有什麼挾制不成，孔小姐抽抽噎噎的說，你方才提說陶六奶奶對你所說的話，似乎是比擬不倫，安知他，實在是拿我作金鈎，釣你這大鯉魚的主意，原沒想到把我嫁給你，無非用我，作誘引之物，後來我爹想着不像件事情，因為我爹，當初在國史館充當供事之差，原係體面人家，焉能把自已女兒，由他去擺佈，是以私下問我，願意嫁這彭少爺不，我說不但願意嫁他，而且是從一而終，永無返悔，我爹聽我這話，才拿定了准主意，由我同你自由見面，一直到現在成爲事實，只於你前後所化的錢，我爹媽，一文都沒見着，滿在寶七奶奶一人手內呢，小彭聽至此處，忙問道，那末他是不是你親舅母，你是不是他的親外甥女呢，孔小姐嘆口氣道，噫，你這人怎麼這樣糊塗，要是親舅母，他焉能作此事情，小彭道，那末你

們是怎麼一個淵源，孔小姐道，皆因他同我姥姥，住過街坊，我小時，上姥家住，便管他叫舅母，後來我到十五歲他就接我到他家裏去住，又給我作新衣服，又給我錢化，我覺得他比我娘還疼，是以老想上舅母家中去住，到了十六歲，我的知識暫開，覺得他家裏來的這些人的舉動，不大是樣，回家同我爹一說，我爹就不准我再去了，不料隔了好幾個月，忽然接我，說是請我吃黃花魚，吃完飯就送我回來，我爹媽駁不開他的面子，所以我那天晚響才同你見着，這是以前實在情形，至於事後，他却安下叫我騙你的主意，真情實底，我都告訴你啦，你可別對寶七奶奶說出，如果被他知道，咱們硬難成爲永久夫妻矣，說至此，又復嗚嗚哭了起來，俗語說，女子有三個吓嚇丈夫的絕妙計算，乃一哭，二死，三上吊是也，如今孔韻琴對於丈夫彭起飛，便於的是頭一條哭的計策，況且婦女之笑與哭，還有不同之點，有痛哭流涕之哭，有滴淚不語之哭，更有哽咽無聲之哭，此三種哭法，唯哽咽無聲之泣，最令人酸心難過，是以孔小姐，把頭痛歪在枕上，抽抽噎噎飲泣吞聲哭得小彭心如刀割的一般，忙用手替他擦抹眼淚，低低勸道好妹妹，你且莫要傷心，無論有什麼爲難得事，我都依你，只請你不要再哭了，實告訴你吧，你一哭，我肚裏這顆心，便酸疼的不知怎樣是好，說着又用手推起孔小姐的下頰來，

那孔韻琴暗想我用第一個哭喪計，便可將其降住，往後即沒有難辦的事情了，想到此處，慢慢用被窩單，將臉上淚痕擦了擦，遂微微嘆口氣道，我已把我的真情底裏合盤托出，已後的事情，你若替我辦不到，我這罪，可受不了哇，大有永墜泥牢，無見天光之一日，語至此，又要抽搭，小彭連忙握住孔小姐的手說，無論什麼樣爲難的事由，我都能替你辦到，要不你叫我去跳火坑，我都不能含忽，一句話招得孔小姐哧的一聲笑了，遂說我也不能逼你去跳火坑呵，總之咱倆打算作個長久夫妻，第一得離開北京這個地方，遠走高飛，叫寶七奶奶沒有地方去找咱們，就算行了，小彭一聽這話，立刻爲了大難，當在肚內尋思道，我若離開北京，銀行事情，當然不能幹啦，可是這銀行差使，是我養家肥己獨一無二之進錢機關，固然此處不養爺，還有養爺處，好漢子走到天邊上，也能掙得出飯吃，弄得出錢來，萬萬不會餓死街頭，但是放着現成之局不辦，反而跑到外面，另找未成之事，這豈不是贖牛犄角的政策嗎？尋思至此，忙向孔氏面前問道，你何以把寶七奶奶怕成這般形象，難道不離開北京，他還能把誰，生吞活剝了不成，有什麼短處在他手裏，把他怕到這般田地，我……真不明白，孔韻琴聽小彭這樣激刺，遂從被內坐起，用手也將小彭揪將起來說道，你不是女人，沒在他手裏待過，不知他的厲害，

容我抽支烟捲，慢慢同你細說，語至此，伸手從小衣兜中，摸出烟盒打開，提出兩支，一支刁在自己唇邊，一支攥在小彭嘴裏，那小彭已將自來火摸出一按機簧，突的一股藍烟，登時引着火光，兩個人趕緊趨前，把烟捲引着，都使勁吸了兩口，才將自來火吹滅扣起，然後二人，又一同歪在枕上，孔小姐又吸了兩口遂即說道：那寶七奶奶一生，就注重在銀錢之上，並且是無厭之求，假比說，咱們同他說開，每月准給他多少錢，請其放心，別管我們的閑事，按理說，總該沒有問題啦，然而他却最恨，將其拋開，對你倒沒什麼為難，惟獨對我，有難解難分之仇恨，去年有個秦姑娘由他那兒認識了一個大學生，兩個人背着他，在外面租房^呷度，末後被他探着，他却不動聲色，報告了他相好麻二爺，遂把秦氏夫婦，一齊抓到偵探隊裏，那學生大約是沾點不務正的嫌疑，即秦姑娘却是由寶七奶奶將其領出，小彭道，她這樣是專恨那勾串的客，並未恨那秦大姑娘呀，孔韻琴道，你先別忙，我這話，還沒說完呢，按說他肯其設法，把秦姑娘救出，總算秦姑娘對七奶奶不起，當時的人都那樣說，連我在背後，也那樣言講，惟獨他所用之老杜媽，偷偷向我說你看吧，這秦姑娘至多有一年的活頭，我忙問他，這是怎麼句話，他始終一字都不提，就扔過一邊去了，不料今年春二月他接秦姑娘來吃魚，忽然得了肚子痛之病，趕緊打

發車送回他家，第二天就死去啦，我倒仍不介意，只歎息秦姑娘的命短而已，但是老杜媽在無人之際低低向我說道，大小姐你記得我去年，同你說的那句話不，我一聽，仍然不解，剛要向其本問，可巧有人過來，便將話頭打住，那老杜媽，趕緊走出屋外而去，他走後，我却在肚裏，暗暗捉摸他那句話，猛的想起前事，不禁打了一個冷戰，不禁暗暗說道，嘔嘔，不錯不錯，去年老杜媽曾對我說，秦姑娘最大活頭，只有一年，那是去年六月的話，今年乃是二月，屈指算來，還不到一年，你想想那寶七奶奶的惡辣手段，可怕不可怕呢，小姐聽到此處，默默的在肚裏轉了一轉道，要據你這樣說，秦姑娘之死，是寶七奶奶暗下毒物所害嗎？孔小姐道，對了對了，小彭道，那他家裏的人，不會找出憑據，去到地方法院告他一狀，孔小姐道，大約是我看不出什麼憑據來，這也無非大家在背地，猜疑之想，小彭道，猜疑，就不一定准對，孔小姐道，雖說猜疑未必准對，但是那老杜媽，何以會未到先知呢，一句話，說得小彭，低頭不語了，稍待了一會道，要這樣說，咱倆若想離開他，去求獨立，無論給他多少錢，都辦不到，飛叫他挾制咱倆一輩子不可啦，孔小姐道，這話可不盡然，假如說，真給他的錢多，可以滿了他的慾望，也行，可是他對於你所想的念頭頗大，似乎非一草字頭的數目，痛痛快快，一股氣拿出

給他，或可求他的赦免，否則打草反倒驚蛇，不但無益於事，而又加害焉，再者你也拿不出那個數兒來給他，真要給他，咱們往後，還在一塊過日子不過了呢？所以我回娘家這幾天，在半夜睡不着時，來回尋想，越想越是爲難，末後所得的結局，只有咱們，一同遠走高飛的一個主意，否則往後，一天比一天艱難，所謂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一般的形象了，小彭聽完這番言詞，暗道寶七奶奶，對於孔小姐想頭頗大，從地宮裏，就將計策弄好，譬如上有天羅，下有地網，除非我一狠心腸，拋了愛人或者可以逃得出去，然而已是焦頭爛額，倘若男女愛好，各有不可須臾之離別，那只有老老實實，受寶七奶奶的擺弄，看來我倆，豈不要時時刻刻演那齣悲劇，想到其間，只在肚裏來回暗暗盤算主意道，依照前形式，與孔韻琴所說已往情形而論，除去遠走高飛一個主意，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，那末我走了，我父母老家，叫誰養活呢，復又把心一狠道，就使我扔下他們不管爲事情所擠，我爹到那時，或者也會想出個吃飯方法來，因爲有山靠山，無山當然得去立，有我掙錢養活他們倆口子，別管是好是壞，總可說，餓不着，凍不着，我爹何必再獨去找事，假如我突然一旦不辭而別，隔些日子，給他們來封絕決信函，敘述我們非走不可的理由，與無日回歸之希望，自己承認是個不孝之子，請老頭子，自己想生活之路，

他見了我這封，又沒地名，自是無法去找，必然死了心腸，自己起來去謀吃飯主意，決不會坐以待斃，活活餓死在北京城裏，那末此事，可以扔開不想了，但是我倆由北至上海租界去住，一去盤川，或可籌出，到了滬地租界，先去住店，然後慢慢想主意謀事，第一步，得在上海，交些朋友，初到那裏，兩隻眼黑大忽，一個熟人沒有，任憑你有多大能爲，無人舉薦，也是枉然，那末當然由交朋友入手，日久交下幾位能談心的好友，才能把自己來滬的原由，詳細說出，再求大家，鼎力帮忙，去謀一棲身之所，按我現時，年歲能力，並非自負，若在上海，謀個小差使，或是在某洋行裏，當個小職員，敢說綽綽有餘，別看到處人浮於事，然而以我之聰明伶俐，管保一見就能成功，俗語說，有人緣，就有飯緣，上海地方風俗是笑貧不笑娼，街市上女人最多，我對於女人，最會搭訕，軋姘頭，靠慶家，時時所有，我到了上海，隨便靠上個有錢女人，經濟自可無虞，只是在這上海住店中間，慢慢去交朋友，非有三四月工夫不可，那末這三四月，一切用度開銷，又非有一筆大量銀錢，作我謀事之後盾不可，否則必要困倒海上作了他鄉之鬼，並連累愛人孔韻琴也漂異地，無法轉回北地故鄉，這……便如何是好，想到此處，急得抓耳撓腮起身在屋亂轉，忽的腦筋一動，想起從前聽老年人說過，有武將丁某年

輕時，在雜糧店服務，所負是在外邊討要銀錢即歸還外間賬目之責，俗稱之曰「跑外」，一年適值舊曆除夕，丁某持摺，到外面催要債務款項，所收來的銀錢甚多，都放在一個大錢口袋裏，很高興得想要回櫃交賬，不料中途，遇見一位同鄉賭友胡某，要拉他到一家商店後邊去推牌九，那丁某平時嗜賭成癖，一聽胡某這話，欣然前往，又兼口袋裏，有要來的大量銀錢，賭興更復強壯起來，是以昂然入局作莊，大賭而特賭，由夜內十點賭起，直賭到天亮，把口袋裏要來的大量銀錢，輸了個千干净净，散後，自料此事無法回櫃，只有尋死之一途耳，遂徑赴南下窪找歪脖子樹上吊自盡，以了殘生，但他一邊走，一邊想道，我丁某，年力正強，後來發達，沒有一定限量，只爲今晚，輸了區區二三百銀子，就去尋死，也未免太不值得，何不再向各處，以拜年爲名，誑些銀錢到手，作個出關盤費，從此隱姓瞞名，另謀生活之路，若是運氣不濟，便終老於他鄉，倘或一旦發跡，區區二三百兩銀子，又算什麼，那時可以寫信，說明原委，將錢如數還回，名譽自然也就恢復過來，對對就是這個主意，當下把尋死自縊之心打消，按照所定主意，果然又向各商家，誑取了一百多兩銀子到手，帶在身邊，即行跑出關外，可巧彼時關外，正在招兵防邊，丁某即報名入軍當兵，不到五年，在關外累建奇功，以升到副將之職，又

五年，居然位至鎮邊將軍矣，赫赫威名刊錄報章，前次所騙走各商家款項，早已加倍都一一奉還了，由是人人皆知所謂丁將軍者，即十年前某糧店跑外，於新年初一日，拐款潛逃之丁某也，凡是恨他，罵他，糟踐他，一個小錢不值的人們，立刻都變了口吻，有的說這是丁某命運大，所以借他賭輸了金錢，不能回櫃，才逼他當兵，入了軍籍，由此累建奇勳，竟自得到鎮邊將軍，官高一品，假如他是時不把銀錢賭輸，至今他不過，仍是米糧店一位夥計，就便走運，亦不過自開一家糧店當一名大掌櫃而已，焉能到現今，統領千軍萬馬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進京引見，則乘四人官轎，前頂馬，後跟騾，一出國門，那個威風，真不亞似海外天子，雖係武職官員，但他已然在邊外，代掌軍民兩政，較各省督撫權力，還要大上幾倍，又有人說，當初我就看出他，是比別人有造化，生得大頭大腦，大鼻子大耳朵，大眼睛，大胳膊，大腿，無處而不大，連說話聲音，都比別人嗓門特高，那末他今天作了將軍，實在是生成的造化，又有人笑着說，得了，算了吧，算了吧，他拐款潛逃之後，他們掌櫃，急得各處捉拿於他，並將他那照像片，作了銅版，刊登報章，大家看了，都說你瞧了某這相貌，賊頭賊腦，一望而知，就是個不安分的東西，如今你又說這宗話了，那彭起飛，想到此處，深悉一個人的一時毀譽，不

足爲憑，王八兔子賊，只要有了錢，也許作大官，稱老斗，看來，我眼下想要打算跳出北京，必須如此如此，雖然受一時之毀，將來我若是發跡了，報上一露我的名姓。何嘗不與而今之丁將軍是一個形象，我看向各報上，再登個自文其過的啓事，就許有人誇贊我，是個有權變的大偉人，以我之聰明，能力而論，並非自負，若是到了上海，另闢一番新事業，也許當個軍長職官，如今這個年月，不比從先，事事都是瞬息萬變，若是死腦筋，一輩子也別想發達，管保越活越窮，至老窮死爲止，我是個漂亮人，應該遇事有權有變，方稱得起是廿世紀之青年也，越想越對，越尋思越有理，當下在肚裏，把主意拿定，除自己知道以外，連同床共枕的愛人孔韻琴小姐跟前，都沒露出絲毫的言語來，以此足見小彭這人，真可稱是個胸有城府，深於謀斷的男子，或有人問於著者曰，究竟彭起飛在肚裏，拿的是個什麼高妙主意，著者笑答曰，前邊已然說過，連同床共枕的孔小姐，都不知道，我一個事外人，更知道不了啦，話雖如此，說書唱戲，都是一個道理，應該用暗場的地方，必須以暗場隱匿，應用明場，當然述寫明白，惟獨彭起飛此時心中所盤算的主意，非用暗場，才覺得有意味，否則此刻照直寫出，反倒索然無味矣，那末請讀者諸君，暫時掩卷，猜測猜測，好在用不了多大工夫，馬上便可知道，是怎麼一葫

蘆藥了，不過可惜這彭起飛，如是之青年，不但聰明過頂，而且有權有術，倘能用正，何嘗不是一位有守有爲的新人物，只因一步走錯，不但所謀不遂，反將一條小命送掉，論其所作之事，似乎不致落到這步田地，怎奈恰值立法緊嚴時期，當局者只可用他作懲一警百之舉，憑心而論，彭起飛死有餘辜，或謂其既是死有餘辜，那就沒有什麼可惜之處，余曰否否，余所說之可惜二字，與死有餘辜四字，彷彿前後有點矛盾，若是分講起來，讀者仔細一想，當然認爲著者，有點道理，那末我先論彭起飛犯罪原由，無非因戀色而貪財，一時不顧前後，拐走若干公款，被逮後原數只動了百分之一二，若送交司法衙門，按律科斷，罪大致死，然而竟自在數日間，押往法場，受了槍斃。若在前清說，俗呼之爲（熱決），蓋不出四十日也，故曰可惜，若再論其死有餘辜的話，乃是他，初立意任肚中盤算時，亦首想到他那生身父母的跟前，那末他既然想到孔老夫婦的身上，就應該憂然而止，可恨他腦筋一轉，自在肚裏說，我那時，給他一書信，叫他們兩口子死了盼兒子養活的心腸，自然就會起來去想吃飯的主意，這件事情，倒可不必顧慮，讀者請想，小彭這宗忘却生身父母之大恩大德，後來被官家一槍打死，是不是死有餘辜呢，所以著者立論，仍以忠孝節義爲根本，凡是不孝，不悌，不忠，不義之徒，日後都

免不了遭此橫禍，須知天理即是人情，大凡出乎人情之外者，即是背乎天理，總然脫過陽間法律制裁，日後結果，決難逃出自天之判斷，類如彭起飛，陽間所犯之罪，固不當死，但是他孝父母，已然大犯天條，冥冥中，却將他早經宣佈了死刑，而陽間俗眼凡夫，不得而知，可是明白天理人情的老先生，却已料到他日後結果，必然淒慘，故此刻天道，無非假手於人而處決之耳，聞言，道罷，書歸前傳單表彭起飛，既然把解脫目前困難之意，在肚裏盤算清楚，只知道保護愛人孔韻琴，脫開了寶七奶奶的羈絆，把生身父母養育之大恩大德，完全拋開不放在自己心上，是以此急急進行他之決定，當時與愛人孔韻琴，倒在一個枕頭上面，臉對臉，聲息相通，低聲細語一而用話安慰他，一而用手，替他擦抹兩額骨上的眼淚，很溫存的說，好妹妹，你不要這樣抽抽啼啼的傷心了，我這時告訴你一句實話，不出一個禮拜，我們就可離開北京，去到上海租界去住，那寶七奶奶總能助生雙翅飛起來，追到上海，他也沒法子，挾制我兩，因為外國租界裏的外國人，最恨破壞男女婚姻自由者，對於下處領家，養人，以他人骨肉換取銀錢，供彼使用生活的老鴉子，王八大爺，以及扛叔治事一類東西，尤加痛恨，而鞭撻之，何況他助下生不了雙翅呢，幾句話，說的孔小姐，哧哧笑道，寶七奶奶當然不會生出翅膀來，

可是他乘坐飛機，亦不亞如生了翅膀一般，不過他化不起這筆財，而且他胆子又極其細小，所以我方才說，只要打算脫却他的羈絆，惟一主意，就得遠走高飛，不過你我走了之後，你的爹媽，他們老倆口子，該當倚靠何人，其次一路盤川，以及到了上海，作長期間之使用銀錢，你都籌畫好了嗎，西哲云，財爲萬事之母，若無准備此次大批銀錢在手，貿然不顧前後，就奔上海，一口兒後力不加，前進不得，後退不得，那下兒，咱倆都要大受其罪，我聽人說過，上海那個地方，不比北京，所謂笑貧不笑娼，一時，一刻一秒鐘，都不能沒錢，若是一旦經濟無着，你對我長吁短嘆，我可不跟你受那宗雲南大罪呀，乾脆說我也並非看不起你，我已然娶到你家一個月了，所有你家生活情形，與你本身所有進項，我都看個清清楚楚，決計沒有這宗遠走高飛的力量，依我想，姑且一面由我，在敷衍寶七奶奶，一面慢慢積蓄銀錢，事事紮住了脚跟所謂翹膀翎毛硬了之後，再給他個面兒不照，方是正理。不然連你父母，我家父母，四位老人家滿都不顧，只管咱們一走，於心實有不忍也，小彭聽到此處，不禁笑嘻嘻的說你這人真把我看個透心涼，共總你在我家一個月光景，就會把我瞧得如此之清楚，你也未免太聰明了，孔韻琴道，那末你這話，是我說錯了不成，小彭笑道，有那末一點，孔韻琴道，那末你手下業已

準備下，一筆巨大之款項，小彭道，當然當然，孔小姐道，既然如此，請你拿出來給我，瞧個實在，我才放心，小彭一聽，臉上似乎有點不高興的神情，說道，聽你這話有些信我不及，難道我，還能騙你嗎，再者此事肯定後，說走就走，與我將來，有莫大關係，我豈能騙你而自欺也，其實我拿出個實在給你看看，原沒什麼要緊，但是你要曉得，社會上，有句俗語是，戲法人人會變，各有巧妙不同，黃鶴樓那齣戲上，諸葛亮派趙雲保駕，前往東吳時付給趙雲竹結一根，據說內藏百萬兵馬，可以敗退周瑜，劉備向趙雲說，打開看看，到底裏邊藏有若干兵馬，諸葛說，看過就不靈了，我這事情，不能向你說出，亦如諸葛先生的竹結一樣，先時看過就不靈了，一番話說得孔小姐，嘻嘻而笑，此事放下不提，第二天小彭，仍然到銀行，照常辦他應行經手事件，正是暗將妙計存心內，且作孤注之一擲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請看張醉丐先生品心傑作積金碎玉實事滑稽風流文詞香艷的 打油詩

總發行所 華龍印書館

分銷處各大書局

第十回

慌不擇路成萬正千擄之去
律無專條治一警百於將來

且說彭起飛，只是一心一意，在夫婦愛情上，十分注重竟將生身父母，養育之大恩，一絲不念，這宗人，連羊羔跪乳，烏鴉反哺的禽獸，還不如還能稱他是人嗎，是以上天，早給他，定下五雷轟頂之罪，或有人說，五雷都是什麼，著者曰，五雷，卽金木水火土是也，類如受刀割頭而死，以及被鐵器傷身而亡者，卽是受了金雷霹死之罪，被房倒屋塌砸死，卽是受了土木雷霹之罪。被火焚而死卽是受了火雷之罪而今死法特別新奇，種種不一總不外乎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外，惟天道難知，冥冥中有不可思議者，以陽世而論，一個人，歡歡喜喜走在人間，誰能說他，業已判定了死刑然而如彭起飛這宗不孝父母的人很多，彼時自己不知大犯天條，已被上天神聖，宣佈了他的死刑，仍然歡歡喜喜，東來西往，到處高樂，但限期一到，卽去執行死刑，可憐這樣人，不知天理，反目崇奉神佛爲迷信，由是無惡不作，終至受五雷轟頂之罪，豈不大可哀哉，望讀吾小說者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，速速猛醒，趕快孝順父母，悌愛兄弟，對朋友信，對妻子義，庶可免遭目今之大劫運也，這些話，暫且拋開不談，單說彭起飛，每日到銀行辦公，總

是由上午早八點至十一點止，再由下午一點至六點散值，所經手事件，乃出納股，以管銀錢之總匯，比如本日收一千，便將一千寫在賬本上面，銀錢放在他的儲蓄鐵櫃內，天天如此，總經理，只看看賬簿，不去查看銀錢蓋因銀錢，有經手人負責，那彭起飛早已安上了竊取之心自想儲蓄櫃歸我管，總經理有時只看看賬簿，我若是把櫃裏銀錢拿走，誰也不知道，這要是看着不拿，真也未免太呆了，據說，我是監守銀錢之人。不應作那監守自盜之事，但因事情逼在我的頭上，如今也說不上不算來，尋思及此，趁人不加防備時候，將儲蓄鐵箱打開，把裏邊所有，滿都拿出，放在自己辦公事大皮夾內，然後再將儲蓄櫃鎖好，人不知，鬼不覺。到了六點散值時，挾起公事皮夾走出銀行，急急步往前外攬英飯店而來，到了裏邊，找了個獨間小雅座內落下，飯莊伙計，趕緊走入伺候，笑着說道，您一位，還是請客，小彭道，只我一人，隨便吃點什麼，伙計點頭答應，抹身而去少頃把本日晚餐單子舉過，請其觀看，小彭點了點，沒有什麼可改，只說很好，就照單擺上一份，餘外斟幾杯白蘭地酒麵包烤熟，隨着菜來，伙計答應，退將出去，少頃把酒菜麵包，全份吃食，全都擺在桌面之上，小彭道，叫你再進來不叫你，不必走入，伙計又答應一聲是，轉身退出，將單布半截門帘放下，即走到一邊去了，可是他那心中

，很是疑惑，暗想一個人出來吃洋餐，又不請客，何以這樣交派，一邊想，一邊用目留神屋中的動作，可是只能看見下邊，不能望見上邊，所瞧見者，只是屋中客人兩條腿，但見其忽而站起，忽而坐，忽而聽得刀叉叮噠聲響，忽而聽見酒杯禁唇邊啞酒聲音，其外並無奇特可疑現象，當即走到樓下，把上邊客人囑咐的話，輕輕學給櫃台內，管賬先生知道，那管賬先生一聽，也有些生疑，暗思一個人出來吃晚飯，何以怕人無故進屋，莫非跑在這兒來吞安眠藥水嗎，想到此處，忙向伙計囑咐道，你還是上去留一留神，如見看見他躺下，不管他呼喚不呼喚，非闖到裏邊看看不可，別的都是小事，若是在屋中尋了死，如何是好呢，伙計一聽有理，趕緊又復走上樓梯，仍然站在遠處，用目向內觀望，見其兩條腿，很自然的，把左腿搭在右腿上面，用脚尖點着地板，似乎是唱西洋跳舞曲呢，伙計看到這裏，心說照這情形，不象是來尋死，那末他有什麼事怕人，按飯店規矩說，當擺台人，就沒有無故走人之理，那末他何以要如是之小心，嘔嘔，是了，一定背人，瞧什麼要緊信件。誠恐爲外人所見，走漏信中的機密消息，對對，正然想到此處，忽聽屋內，唏哩嘩啦一聲響，却是洒下不少洋錢，在地板上亂滾，又見他，起身彎腰，向地板上，急急揀起，又復落坐，把一個大皮夾，放在磕膝蓋上，往裏收掖揀起

的洋錢，伙計看罷，不再去瞧，心說鬧了半天，是在屋裏數他的洋錢，怕外人看見，喝，這人也太小器，難道被我們瞧見還能在門外抓他不成，這個年月的人心，可真把勞工無產階級人，瞧的太沒人格了，如是一想，未免生起氣來，剛要下樓把所見告知管賬先生，忽聽屋內客人說道伙計來呀，擺台人一聽，連忙答應走入屋中，動目一看，客人已喝的兩頰通紅，桌上的菜也都吃光，却用刀子，正在那裏，慢條斯理，鏟梨皮，那小彭，見擺台人進屋即笑吟吟抬頭問道，你們這晚餐是一元一份嗎，伙計答應道，是的，小彭道，那末你算算嗎，我喝了兩杯白蘭地酒，吃八片麵包，共是多少，伙計道您吃好啦，不再用什麼啦，小彭道不用了不用了，伙計看了看，即將桌上刀叉杯盤，一齊揀起，托出屋外，少頃走入說道，一共一元六角，小彭點頭，從皮夾中，掏出兩張一元的鈔票，向桌頭上一放道，不必找啦，伙計一聽，連說多禮多禮，把票拿起，走下樓梯；另有一人，把一大杯咖啡茶送到客人面前，並將牛奶白糖，都給放入杯中而去，小彭最愛喝那牛奶的咖啡茶，這一碗對的非常可心，連忙端起，用小勺攪了攪，咕咚咕咚，一氣喝入肚內，即起身將皮夾夾在胳膊肘底下，掀開半截白布門帘，走下樓梯，那櫃上先生即欠身說道，您走，張羅不到，小彭笑道，好說好說，……直出門，往東而去，那伙計站在門

外，看他走遠，方始退入裏面櫃台跟前，笑着說，看這人穿帶打扮，像個上等社會裏作事的人，而且是個北京口音，手頭也很大發。不像那南省來北京念書學生，又想沖闊擺大架子，臨完又捨不得花錢，不過他方才所交派，不呼喚，不得走入的話令人起疑，可是他，決不是怕人看見他的銀錢，一定是看愛人給他來的情書，怕外人看見的緣故，旁邊一名伙計說道，就便我們偶然進去，也不能湊在他跟前，注目瞧他手裏讀的信哪，這事有點捂着大腿過河瞎小心了，管賬先生從旁笑笑說道，不然不然，究竟你們見的事情少，我在城裏中國飯店當伙計時，曾過見一個洋學生，忽然接到一封粉紅色信箋，我傳進去，遞給他手，他接過來猛的一看，似乎精神失常，眼前什麼都忘記了，連忙雙膝點地，然後把信向他嘴唇上，使勁吻了又吻道，噯呀，妹妹，你這封信，不亞似九重鳳詔，從天而下，理應設擺香案，再行開讀，說至此，把信皮撕開忽一抬頭，看見我還在跟前站立，猛然醒悟，連忙揣入懷中怒目向我說道，你爲什麼，站在這裏不走，真真可惡，我聽他這樣怒氣沖沖責備我，立刻向其分辯道，並非我特意站在這兒不走，因爲送信人在外邊等候恁回信的條呢，那學生被我這話，堵得無可回答，怔了一怔道，那送信人在那兒等着呢，我說在大門櫃房跟前，那學生說，好好，你就不必管啦，待我自己同他去

說，語至此，即揮手，令我離開他的屋門，由此一件事情，我又長了一番閱歷，以後凡是有人送信等回條的，把信交給本人，即行躲開，少時再行進屋，問他去要，以免受此吹呼，那末以此事比較，或者這人，要看情書時，發現什麼怪現狀，恐被旁人聽見，不大合式，故此預先屏退旁人，故有此囑咐耳，那伙計一聽，半信半疑而罷，翻回補說彭起飛，從銀行儲蓄櫃，把銀錢鈔票一股兒拿出，放在他那皮夾之內，候到散值時走出，急急匆匆奔擷英飯店，究爲何事，原來他想要找個沒人地方，從新打開皮夾，點數點數，共是多少，心裏好有個準數目，所以他到了雅座，即交派擺台人，不呼喚，不得走入的話，是防備他人，走漏銀錢之消息也，那擺台人從此起了疑惑，暗留神，什麼也沒猜透，小彭一個人在屋點數，夾內銀錢鈔票，倒底共有多少呢，原來現洋並不多因爲該時，已然改爲白銀政策，現洋共二十五元，乃當日在櫃面上收換者，此外皆係中交兩行鈔票，每一疊五十張每張均係一百元，共兩萬五千元，連現洋二十五元，共二萬五千零二十五元正，看罷心內驚驚慌慌，暗暗說道，兩萬五千多塊，其數不能算少，只是都是正張一百元一張，換時，未免令人生疑，這可怎麼辦呢，忽又一轉念道，我先到一家生銀行破一張，換成五元十元小票，然後帶往上海租界去花，還怕什麼人起疑不起疑呢，想到這

裏重新掖入皮夾，將自己原有之一元五元鈔票拿出，放在衣兜，預備開發酒飯之費，所以給他給擲英伙計兩元鈔票，原是他自身帶出的散票，並未動此偷出了欸項，可是他出了擲英飯莊，即到前外大街，一家錢店，作爲買一張黃河獎券，破了一整張百元鈔票，說明要五元，一元，十元者，那錢店因爲生意起見，只可如數找九十九元散票，餘外付給他一張黃河獎券，他接在手裏仔細一看，號碼乃一二三四，心說這倒好記，先持九十九元散票點清，往皮夾中一掖然後用手捏着那張獎券，匆匆走出錢店舖門，下了台塔，怔怔的往北看了一眼見電車已然快開到站，心想乘坐某路電車進城歸家，好預備明天早晨，同愛人孔小姐，一同乘車南下，是以慌慌張張，連跑帶顛，往前門電車站飛奔而來，恰巧正要開行，他便一面招手，叫電車略站，一面又往前飛跑了幾步，奔至車前，用手一搬車門門柱，騰身走上，可是在他這樣匆忙之間，竟將手中所捏之黃河獎券失落地上，容到他落坐後，車已開出好幾站去，忽然想起手中所捏之黃河獎券，竟不知失落何所，這事若在窮小子想發邪財的人身上，一定要急得起身亂找，可是論到小彭此刻身上，只在心中動了動，略將皮夾拿起，抖了抖衣襟袖口，見無踪影，便不再提，心說一張獎券，無非一元的代價，錢既拿出去，無非換來一條廢紙，這塊錢，就算打了水漂，我向來就不願意買這作夢的東

西，今天若不是爲破百元散票，我才不買呢，看來該着破這元的財，這倒好，省得天天惦記着，瞎希望，臨到開彩那天，鬧個掃興而歸，這又何苦，丟就丟了，誰揀了去，叫誰發財，我就不希罕呢，想罷忘過一邊，天下的事都有個巧，小彭他丟的這張彩票，在本期開彩，居然得中了第二大獎五千元，或有人說怎麼知道，是他丟的那張呢，蓋因有一位鄉下哥哥，這天近城發貨，走在前門電車道，揀拾了一張本期黃河獎券，打開一看號碼是一萬二千三百四十，再一瞧是由某錢店門市售出者，心中突然一喜，復又在肚內盤算道，不好不好，既是由某錢店門市售出，他那裏一定有買主的底賬，將來得中，定然是個麻煩，有啦，我回去掉換個號碼，自然無事了，想罷，抹身轉回該錢店，將所拾之獎券拿出，說明要另行掉換個別項號碼，恰巧櫃上一位伙計，看出這人情形，似乎是揀拾而來。說什麼也不掉換，兩個人隔着櫃台，吵吵嚷嚷，鬧個不休，一個說你多半是揀來的，我們不管掉換，一個說，就便我是揀來的，你還是認人，還是認這張獎卷，櫃裏伙計說，當然認卷不認人，只要日後這個號碼中了獎，你拿這卷來，照數付錢，可是想要掉換另一號碼的，就叫作辦不到，恰巧旁邊有位買獎卷的，此人姓孟名祿，係鐵路工人，他站在旁邊，聽見外邊人與櫃內人吵嚷換個號碼，互相爭論，不由心中一動，當下向櫃內人

說，你們就給他換一張，櫃裏人不睬，孟祿又向櫃外人說，你既買了這張，又何必換呢，准知不中再一張，就准知中嗎？那人道我只要換一張，不中，我也認了命啦，孟祿道：那末我把這張換給你好不？那人一聽，有些願意，遂向櫃上問道：他這張，是在這裏買的不？一句話，反將大家招笑，那伙計於笑聲中答道，你這人真是頭朝裏的主兒。請想，人家剛掏錢買的，你已然也瞧見了，怎麼還問，那人一聽，這才將所拾了獎卷，與孟祿先生，掉換在手，仔細看了看，號碼是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一，比所拾着下邊多個一字，這才低頭無語抹身而去，大家見那人走後，又復笑了一陣，那櫃內伙計說其實我們換給他一張，原無要緊，只是這小子，簡直不會說人話，恁要是不同他掉換，說什麼我們也不給他掉換，非本問他這張獎卷，是從那兒得來的，一定把他盤問短了，孟祿笑道：究竟說，買這東西，無非當個玩藝，誰還真能指他發財，說着。將獎卷掖起，回歸家內不提，豈料到了十五日開獎，竟將一萬二千三百四十的號碼搖出，並且是個二彩，幸得五千元，這一來，才知道彭起飛所丟之彩票得中之大獎，不但那拾票人後悔，就連那一天在旁邊看吵嚷的人：全都後悔，有的說那天我正在跟前早知如此，我換給他多好哇，有的說，早知得中，我給他一元錢，從他手裏買過來，他一定更樂意了，惟獨那孟祿，於無意中一番排難解紛心思，居然獲得五千元大彩，真

正是一件巧不可言之喜事也，由這一件事情看來，那彭起飛是月流年態走的是發財的運，假如他不下手偷竊銀行櫃內，儲蓄銀洋兩萬餘元，那末他這五千元的正財，准可得到手內，人生財帛，是有分得，類如當白錢賊的人，終日指偷竊爲活，比如他改斜歸正，當然天天，也得有他進錢之路，總之天生一個人來，就得有他的衣祿食祿，不然大街之上，那些家人都得光着屁股餓死不成，話雖如此，掙錢須從正道，若以偷竊爲事，終亦必有犯案一天，如本小說中之彭起飛，本有生財之正道，只因生在民國時代受了現在之邪說，把父母大恩忘掉，專在女人身上十分注意，結果，送了一條小命，這正是上天，予不孝不悌者，一個大驚戒也，聞言少說，書歸正傳，且說彭起飛偷了一筆巨款兩萬餘元在身，回至家中，連心愛的情人孔韻琴小姐，他都瞞得一字不提，只在夜間睡覺，躺在一個枕頭上的時候，始向其吐露出一句，無頭無尾的話來，只低低的說道，明天早點起來，你將你手下應用之零碎東西，想個齊全，都放在那皮包之內，好一同上火車，先赴天津，再由天津乘車到上海租界裏去住，孔小姐一聽這話，怔怔問道，怎麼你我明天就一直奔南方去嗎，小彭點頭說，是得是得，孔小姐又怔了一怔道，那末你所備之鉅款，都弄到手裏了，小彭道，當然當然，業已白天下午，將鉅款匯往上海交通銀行，現在手裏，只有一路盤費所用之

數，無非百八十元錢？很輕鬆的，只是我們兩個空行人，偷偷一走，管保人不知，鬼不覺，難道你，這還不喜歡，孔小姐聽罷前後，心裏忽然發出一種惻隱之心腸，雖然躺在枕頭上面，心不由己抬頭坐起，往對面屋，望了一眼，遲遲鈍鈍的說道，那……末你，不叫對屋他們老夫婦知道，我們走的事情嗎？小彭一聽，很吃驚的說，吶，當初我倆所定的方針，須要瞞過一切，若叫一個人知道我們的去處，早早晚晚，必有人露出風聲，而寶七奶奶，豈能白白饒了我，他總不能親赴上海去尋找，也必報知官面，繞着彎子，如我們由上海捉將回來，所以我事先，都沒叫你知道者都是怎麼辦的，就誠恐你，一時感情所擠，順口把我們要逃往上海的話，告訴對屋他們老兩口子，所以定好叫早一准走往南方，才於此刻夜間，對你說明，你怎麼還要給我露相呢，慎慎叫人着急呀，孔小姐被小彭這一番話，吓得連連說道，我不過順口問問，何必急成這般形象，小彭道，不然不然，此事原係早經議論好的，用不着你再問了，孔小姐只可速速應是是而罷，然而他，却在肚裏，暗暗尋思道，他這主意，固然是爲我一人起見，可是對屋老兩口子，都是五六十歲的人，所指望者就是兒子，如今走往南方，原沒要緊，不妨把去處告訴老兩口子說，也省得日後着急，據我想他們決不會再行告知旁人，再者我們走後，

多少也得給他們留下幾個錢，好叫他們慢慢生活，倘要按他這宗辦法，世界上的父母，養活兒子，還有什麼用處，於此可見中華民國時代，所生了青年人，心目中只有銀錢，與色慾兩事在心，其外對誰都是無情無義，甚至養生父母，都能狠心扔下不管，對於別人，更談不到恩情義氣的話了，他現時對我，固然是把他一個整身子，滿交在我的手裏，論理說，總算愛我之極了，但是據我暗中忖度，不過愛我之年輕貌美，可以解決他的性慾，假如日後我的色衰，或是到了上海，又遇見一個比我長的還好，而又有銀錢，給他花用，看來他，一定棄我如敝屣，亦必然私下打好主意，把我扔下一撓，來個小白臉，不照面的法子，那時任憑我，哭瞎了眼睛，也不管我了，想到此處，心有所感竟自呆呆發怔，一語不出了，那小彭聽不見孔韻琴言語，只當是方才抱怨他的話，過於急促，將其招惱呢，趕緊用手撫摸着孔小姐的臉說道，妹妹，你莫非嗔我，抱怨你生氣嗎，那你要原諒我，是一時心急發火的緣故，好妹妹，你倒是說話呀，遂又一個勁，恍動孔小姐的身軀，弄得孔小姐，不好再行閉口，只說我並非嗔你方才說話過急，但我心裏所想者就這樣不言不語，背着老兩口子一走，於良心上，有點過於不去，無論如何總不叫他們知道我們的去處，也得多給他們留下幾個月的用度之資，才不致虧心自愧，不然我心裏，好

像有塊大病一般，小彭聽孔小姐這話，也覺得天良上，起了爭執，不禁放開手默默想了一想道，我原給他們，留下三十元錢，放在這小抽屜裏了，那末我再給留下三十好不，孔小姐道，你方才不是說，手裏只夠走時一路盤費，若再多留三十元，够不够咱們的路費，小彭遲遲鈍鈍的說，那你就不要管啦，反正我到了天津，就另有主意，孔小姐道，那便給多留三十元錢，却是要緊，小彭點頭答應，趕緊起身下地，又點了三十元鈔票，連前一共六十元，他給孔小姐看清然後往對面小桌抽屜一攔，推好，再行上床安寢不提，一夜光陰很快，不知不覺，已然天亮，小彭忙忙起身，穿好衣服又催着孔小姐，也將衣服穿好把一切零用東西，都裝在一個小提匣內，即行走出屋去，恰巧那老女僕侯媽，亦從下房起來，正要開開屋門之際，忽由破窗紙窟裏，望見少爺少奶奶小夫婦兩口，已從上房雙雙走出，遂隔着窗戶問道，少爺少奶奶這老早上那兒去呀，小彭即接口答道，到城外行個人情，你起來將街門關好了吧，老侯媽答應是是，那孔小姐，忽然心中一動，想起一件事情忙立住脚步，又向下房屋內說道，我那屋鏡台小抽屜裏，放着六十元鈔票，等老太太起來交給他吧，這時老侯媽已然開了下房屋門走至院外，聽了這話反倒用身橫住說道，少奶奶先別走。你快告訴我，去是在那一個小抽屜裏攔着六十元鈔票呢？

小彭一聽很是着急，連忙反身入屋，抓出那一疊鈔票往老侯媽手中一攥道，這還能冤你不成，老侯媽道，少奶奶焉能冤我，不過是銀錢不是一句空話，設或我回頭找不着，可怎麼辦呢，彭氏小兩口都不答言，一齊走出大門外，那老侯媽即行在後跟隨，將街門關住，轉回裏面，把六十元鈔票打開了看了看，忙至少奶奶屋中放在鏡台小抽屜以內，然後籠火掃地，但是他一邊低着頭掃，一邊在肚內尋思道，今天少爺少奶奶，怎麼這樣開通，居然一給上屋老兩口子就是六十元錢，這可是鄉下老進皇城，頭一遭嗎，想罷，揭過一邊，少頃彭老夫婦起床出屋漱口，老侯媽侍候着打臉水，收拾上房掃地擦桌子，事畢，即進至裏間，笑嘻嘻向老兩口子面前，請示道，咱們早飯吃什麼，我好上街去買，彭老太太道，你還是問少奶奶去吧，不然我說吃麵，他說吃餅，我說吃餅，他又想吃撈乾飯吧，那一回，又由着我呢，那老侯媽，不等老太才講完畢，含笑即接口道，您今早，只管放心出主意，少爺同少奶奶都走啦，聽說有個人情，早飯一定都外邊吃了，這您想吃什麼，可隨意了，彭老頭子在旁一聽，忙道，什麼時候走的，老侯媽道。喝，今天可真早哇，大約不到六點，我剛剛要起來的時候，他們已然雙雙走出院外，彭老頭子點了點頭，遂向老伴說，那咱們只有三個人吃早飯，乾脆，買點肉捏韭菜餛飩餃子好不，老太

婆一聽，把頭一搖道，不行不行，我手裏只有二十幾枚銅子，如何能夠，老頭子一聽，無話可說，當時提醒了老侯媽，忙說不要緊，少爺臨走時，給您留下六十元錢，在那屋小抽屜裏攔着，叫我交給您老兩口子手內，我只顧問吃什麼的話，竟自忘了，真真豈有此理，說着，趕急抹身跑入對屋，拉開小抽屜，把那捲鈔票拿出，轉身而回，送到彭老太太手內，那老太太，將鈔票接過一數，果是一共六十元，連忙往懷裏一掖，向老侯媽道，你先墊上錢去買，半斤羊肉，一斤韭菜，其外打酒打醋，隨你辦吧，回頭我一總算給你錢，老侯媽一聽，不大樂意，因為給老兩口子連賒帶墊這小錢，很是不少，總沒還過一回，今天手裏有六十元鈔票，仍不說換上一張，還還欠賬，怎麼猶自叫墊錢去賒，想能照直說道，老太太，您換一塊吧，因為我手裏也沒零錢給您去墊，原先都是在外賒來得，人家問了我幾次，我沒好意思同您來說：因我知道您，手裏沒錢的緣故，今天少爺既是給您留下那些鈔票，您就換一塊，還還欠賬。日後趕上着不方便時，我好再向各處去賒，彭老太太一聽這話不好推托，只可把鈔票掏出，抽下一張五元，遞給侯媽手內道，那末帶上兩匣烟捲來，老侯媽把鈔票接在手中嘻嘻笑道，老太太，今天也開通了，居然也正盒買烟捲了，老太太笑道：喲，我兒子給我的錢，我爲什麼不開通去花呢？老

侯媽點頭笑道：那是，媽媽花兒子的錢，還不是應該的，一邊說，一邊走出屋外去至廚房，拿上提筐瓶碗，正在這個工夫，忽聽老頭子，在上屋高聲叫道，侯媽，想着多打點燒酒，餘外帶兩根香腸，一包花生米，要緊要緊，千萬別忘，我今天，也開通一下子，侯媽連連答應，又扯出一個小酒壺放在竹筐裏，笑嘻嘻走出大街之門而去，這時彭老太婆，向老頭子面前說道：你今天作什麼要多打燒酒喝呢？彭老頭子道，許你開通，就不許我開通嗎？老太婆道，你每天都是四個大銅枚的燒酒，喝完就叙叨叨，叙叨叨，再要多喝，更該沒酒想起有酒的事來，彭老頭子道，你別管，這是我兒子，給我的錢，怎麼只准你一個人花嗎？老太婆一聽有了氣，將一捲鈔票，朝老頭子面前一摔道好好，歸你一個人去花，好不，但是他這一摔，把鈔票，都摔的四零八落滿處亂飛摔落地上，老頭子一看，氣了個臉白當即起身走入裏間，嘆咤，向炕裏一躺，任話不說，閉目裝睡去了，老太婆只可起身，一張一張，從地下拾起，一邊揀，一邊嘟嘟囔囔的說，我這兒子，從來就沒給過媽媽一回私錢，今天不是想起什麼，竟給我留下六十元大洋，我多買了一匣烟捲，他會看着眼紅，必得要多打酒喝，這明明是瞞着我把錢掖起來了，那末滿都給你，你怎麼也不接了，彭老頭子，躺在屋裏，裝作不肯聽見，少頃，老侯媽把肉菜及燒酒等

物買回，一看老兩口子，一個坐在外屋生氣，一個躺在裏屋炕上，不發一言，估量着老夫婦，必是因爲錢打吵子，心說世間的事，就是這樣，沒了錢，短不了夫婦爭吵，可是有了錢，按說應該歡喜，應該痛快了，豈知，却又不然，倒因爲錢，爭多論少，瞎叨叨，沒氣找氣生，依然還是都不高興，這又何苦，想到此處，遂從中間，用話勸慰道，老爺子起來吧，我先給你湯上酒，香腸都切好，花生米，也擺在棹上，您老兩口子，今天爽性，高高興興，都喝一盅，我還要拿老太太一支烟捲抽呢，說着竟將一盒撕開，提出一支，划着洋火，叨唇邊，呼呼吸起跟手又提出一支，送給老太太面前，划火代爲點着，一路嘻笑，才將老兩口拌嘴的事揭開，這便是多年老家人的好處，因爲相處有日，似乎一家親眷大有憂戚相關的模樣，假如說真個老夫婦，因爲拌嘴生氣，這頓飯，吃不舒服，而當女僕的老候媽，亦難獨自下嚥，是以他想着法子，把老兩口子哄好，免得自己，也吃不舒服，由此看來，吾人對於屬下男女奴僕，總是多恩少怨的爲妙，但能不散他的話，可以對敷着往下用，還是多年舊人，比新上的人，有點天理良心，閒話拋開，單說老候媽，既是哄着老兩口子沒了氣，一個吸烟捲一個出屋落坐，提壺斟了兩盅老頭子似笑不笑把一盅酒，推在老太婆面前說道：來來，你也幫我喝上一盅，省得我喝多了。

打麻煩，那老太婆，本也想喝，只是沒有台階，今見老頭子，借話抹稀泥，遂把頭一搖道：你喝罷，不必讓人了，回頭喝不足興，又該找別人斜轆，彭老頭子笑道，我每日只喝一杯，今天這酒足夠三大盞你喝一盞，還有兩盞，較比平常多加一倍，焉有不足興之理呢？說着，又將香腸小碟，往前推了一推，老太婆就此台階，才將酒杯舉起，老侯媽站在旁邊一看沒了事，趕緊抹身夠奔廚房，去捏餃子，少頃熱騰騰韭菜餛飩餃子煮得一大盤，端至老夫婦面前，二人就着酒慢慢滋潤着往嘴裏去吃，心裏很是高興，那老侯媽，把餃子捏的夠了數兒，便也進屋，搬個小凳，在老夫婦面前打橫吃將起來。主僕三人，都覺得今日的早飯，又香又舒服，似乎總沒得過如是之清淨，而又順心也，讀者要知，從這一件事情猜想，可以知道有家庭者父母吃兒子，按理是應該責分，但是兒子拚錢養來，當然由兒媳婦作主，開銷本日吃飯錢財，這一來，作父母者，便大受其苦，老年人沒牙，都想吃那爛而得咬的東西，而兒媳偏要吃硬貨，一次說了不管，再說也無效力，兒子在外，如何知道這宗瑣碎，作父母心疼兒子，有苦也不肯告訴兒子，何況說了，反倒要苦上加苦，因此事事聽憑兒媳婦的擺佈，所以說兒媳孝順，較比兒子孝順，要強上百倍，如聊齋上俠女那段故事，有兩句話，大可說盡兒媳孝順的好處云：（蹀躞之行，

豈孝子所能爲也），言其有些事情，兒子總然孝順不是男子所能辦到，只有婦女能以體貼週到，深盡其責，我這幾句話，望讀者諸君，家庭中的孝子賢婦，多多在堂上父母跟前，盡盡孝道，所謂「父母之年，不可不知也，一則一喜一則一懼」又道：供養父母固然是人子應盡之責，但是要仔細體查吃食的是否適口，與供奉時，臉上的神氣，孔夫子說（色難）所謂色難，即是當時作兒女侍奉父母，臉上一宗和顏悅色的神氣，最難作到好處也，不然犬馬皆能有養，不敬何以別乎？這幾句話。就是教訓孝子賢惠，則覺得能養父母，即算盡了孝道，要知能夠和顏悅色，叫父母處處順心，那才是真正孝子呢，這話拋開，單說彭氏主僕三人此時共坐一桌，吃了一頓舒心飯，覺得比往常吃飯，又香又合口，其實平時，也吃過韭菜餛飩子，何以就不如今天，皆因人人精神上，暗受不自由之苦痛，有以致之耳，一時高高興興吃完，老侯媽將杯盤挪開送入廚房，彭老夫婦，也起身走開歸入裏屋，各叨一文烟捲落坐慢慢吸抽，可是兩個人，都在肚裏，起了一番疑念：那彭老頭子心中所猜想者，是兒子今天老早出門，何以給家中留下這許多銀錢，家來他們夫婦，今晚一定不回家來，或者去個十天八天，都是沒准的事情，故爾他恐怕家中無錢過活才放下六十元開銷，早歸晚歸都不致叫我們老兩口子發生恐慌，這都是兒子

一番孝心也那老太婆心裏所想者，與老頭子稍有不同，其所猜疑兒子走時，留下六十元錢，叫老侯媽一定是偷偷交給我，只是侯媽慌裏慌張，把話忘記，便當着老頭子說出，不過兒子那次掖我一塊兩塊錢，都說瞞着媳婦，沒敢叫他知道，否則他說有吃有喝，還要什麼零錢，所以叫我慢慢去用，別給露了相，但是這次留下六十元錢，據侯媽說，是當着兒媳婦面前交給他的，未免叫人納悶了想到此處，即向外喊叫侯媽進屋，有話言講，那彭老頭子一聽，忙向老太婆問道：你叫侯媽有什麼事，莫非要問他們小兩口，今天回來不回來的話嗎？老太婆一聽，正與心中要說的話，不謀而合，遂點頭道，是呀是呀，正說着，侯媽從外走入向老太婆道，少爺交給你這錢時，是當着少奶奶的面嗎？老侯媽道，是呀，原是少奶奶，放在他那鏡台小抽屜裏，恐怕我尋找不着，故爾在臨出門時，又叫少爺進屋拿出，一張一張，數給我看，說句不中聽的話，怕我從中，密起幾塊錢來，老頭子在旁用話駁道：不能不能那是你自己多心了，可是我要問你，你知道他們出門，上那個地方去行人情，今天還回來不回来了，老侯媽道，他們走的很是匆忙，只點點數那捲鈔票，我就忘了問這一層，老兩口子聽到此處，全都默默無言，呆呆而坐，那侯媽聽老夫婦這一問，心裏也覺得有些奇異當時站在一邊怔怔問道，您作什麼，想

起斟問這宗話來，彭老頭道，據我猜想，他倆今晚，一定不回家來，或者還許去個十天半月，都是沒准的事，否則決不會給咱們留下這許多日用之錢。老侯媽一聽很有理，遂說那……

少爺他銀行差使，怎樣辦呢，老頭子道，據我猜必定是銀行派他到外省分行裏，有什麼公幹，回來同少奶奶一說，少奶奶便不放心於他，這才商量好，一同攜手前往，不過這孩子，應該把去的地方，偷偷告訴他娘知道才對，語至此，反向老太婆面前問道，頭兩天他同你提過什麼不，老太婆見問着了急，是下把眼一瞪道：你總是這樣猜疑我，彷彿兒子有什樣跟我說，我不叫你知，試想我當那宗存心的人嗎，老頭子一聽，知道老太婆也不知道，只可說得，咱們不必瞎叨嘮，只要他別將銀行事情耽誤了，他們兩口子，愛上那兒，就上那兒，可以裝傻，不去追問，反正他給咱們留下六十元錢，足够兩個月生活之費，難道他們，還能去那末多日子，老太婆一聽這話，有虧想念兒子，遂說你這不叫一句話，養兒娶媳，並非容易，原為承歡膝下都那末由着兒媳婦，把兒子拐走，去到外面過活，就便每月給我幾十元錢，我也不能容他們，那樣去辦，你倒說了個好聽，老侯媽在旁一聽，恐怕老兩口子，又因此吵嘴，忙道，少爺，少奶奶，不能作那宗事情啊，依我想，必是兩口子出外遊逛，至多去上

三四天，准可回來，假如真個去個一月兩月，決得同你們兩口子稟明才走，再者銀行差使少爺成天嚷嚷，那是他一生養命根源，他自己如何肯白白丟下呢？您放心，至多三天，還不回來，您爲我是問，語至此，抹身走出上房，回歸小屋休息去了，那彭老夫婦，聽老候媽這幾句話却也有個道理，本來，一家好幾口，所指者，是銀行那點進項，另外沒房沒地，焉能無故離職他往，再說他倆上那兒去不得手裏有錢，想到此處，疑念頓開，從此揭過一邊，是晚果然沒見他夫婦歸家，第二天老太婆一起來，便向老頭子說，你回頭到銀行問問他們同事人，便可知道他們，是那兒行人情，我們也可放下心懷，彭老頭子一聽，連說對對，忙忙吃了早飯，即起身出門，够奔該處銀行而去，少頃進了城來，到該銀行門前一看，見雙門緊閉不禁吓了一跳，心說莫非銀行關了門，我兒子合兒媳婦，一聲不響拋下我們，另投別處謀生而去嗎？那可糟了尋思至此，望着那高樓旁，全那花柵欄，呆呆發怔，正在這個工夫，忽見從旁門，走出一個短衣僕人：向門外一名站門巡警說道：你不說今天休息，怎麼又不休息了，那巡警說：人家行裏先生，到了星期，不辦公事可以休息一天，我們是職司警衛，成天成夜的值勤，只有搗換班休息之一法，彭老頭子一聽，忽然醒悟，是日係星期，銀行照例都不辦事，看來裏邊一個人也

沒有哇，叫我向誰去問，乾脆明天再說吧想罷。抹身走開，一步一步，慢慢出城，回歸家內，到家見了老太婆，把今日是星期日銀行照例不辦公的話說出，並道，只可明天再去打聽，老太婆自是無話，這且不表，再說小彭供職的這處銀行，星期這天，本行職員，全體歇工，各找各的明友在解悶開心，也有錢狠子，不事酬應者，便在家裏，給媳婦抱孩子，騰出工夫，好洗洗大褂，補補洋襪子，這都是經濟困難，不得不有所打算也，一日混過，第二天，大家都很早的，進入行內服務，讀者要知，凡是在七天，便歇一天工的機關，如各大銀行，與外國各公司，除此，則郵政，電報，電話各局所，逢到星期或歇半天，或歇幾個鐘頭，惟獨銀行內的職員，照例七天准歇一日，一到禮拜六這天下午，人人都盼着早散，因為一散，便可自由去作自己的私事，第二天，也不必起早，故此每逢禮拜六下午，各大銀行職員，多有出來看夜戲的，是以各大戲班，每逢禮拜六夜戲必貼好戲，為是上的人多，到了星期本天，連白天帶夜晚的戲，都比每天上的座，多上幾倍，不但此也，就是各種買賣，以及夜市地攤，都是禮拜六，禮拜這兩天，透着熱鬧，賣的錢多，可是每逢一到禮拜一二，立刻可又現出消澁之形狀，此乃循環往復，定而不可移之道理也，這些閒話，全都拋開不談，只說該處銀行總管理大職員危勇權，於

星期一早晨即到行內辦公，他與小彭，是在一個屋子作事，只是兩個公事桌子，那小彭所司者，爲出納匯收一切重要款項，是其經手負責，按說禮拜一，應該早到，因爲有取款入款之人，已然隔了昨日星期，未能到行取走，或走送，那末到了星期一這天早晨，一定早早便有人來行交涉事件，何況職司出納的辦事員，更應當早早來到行中，以免誤事，那危勇權來到辦公室內，入座後，即有各科職員，到他跟前，接頭辦理禮拜六未完事件，只於小彭來與沒來，他却不曾介意，蓋因習慣，理想中，凡本行人員，決計沒有一個不來的，也決計沒有一個不早來的，就便危勇權，沒有見小彭在屋，也決計想不到他，會於此刻，依然未至行內辦公也，故此老危，只顧提着一支鋼筆，向各職員公事上，或書寫年月，或批交某處，或簽字蓋章，一時忙的非常之快，忽有一人係提取存款者，先至老危公事桌上，請其畫押，即抹身到出納股桌前提取款項，但留神一看，負責人彭先生，並未在座，而且公事桌上，連筆墨盒子，都沒打開，那人不禁呿了一聲，旁邊還有幾個職員，聽這人一呿，也不禁扭頭觀看，見出納股公事桌前，並非辦事之人，似乎係一件奇特之事，因爲向來除休息日，就沒有一天出納員不在那裏辦事者，這時大家同時起了特別詫異，而總管理大職員危勇權，此刻方始抬頭，向對面一看，不見彭職

員起飛在座，真是希奇少見之事，可是他還沒想到，還有什麼不可思議之奇特事情在後呢，當即起身問道，怎麼今天彭先生還沒來嗎，旁邊站的幾個人，全都面面相覷，誰也不便答言，老危復向本屋聽差茶房姜順面而前問道，你看見彭先生來了不，那姜順只可向前答道，沒理會，老危發急道，什麼叫沒理會，到底來了沒來吧，姜順道，沒見他來，老危一聽，遂自言自語的說，嘿嘿這叫什麼事，職司出納，豈有到時不來之理，語至此，走到小彭辦公桌邊，低頭一看，見抽屜，及收款之鐵櫃，全都鎖着，按鐵櫃內，滿收藏的是重要借款，抵押物品，無非房契地字證券，等等物件，只於立櫃中，幾個小抽屜裏，係上禮拜六一天，所收的款項，以平常論，一天核算下來，多時，十萬八萬，最少也有兩三萬，應該於星期一這天，交代總管理處，眼同點驗明白收入鐵櫃，可是惟獨這個小立櫃上的鎖鑰匙，照例歸出納股負責人員手裏拿着，那危勇權，見抽屜鎖着自是不便去開，忙回頭向聽差姜順說，你騎上車到彭先生家內看看，若是他本人病了，不能來時，叫他把開立櫃的鑰匙交給你帶回好提取各處應出的款子呀，這人真真荒唐就是病了，也應該給行裏，來個電話，說明如何不能前來，將鑰匙派人送到，方是正理，那兒有乾乾擱下之理呢，語至此，又向姜順說，你聽明白這話不，姜順正要下樓，忙立住脚

步，遲遲鈍鈍的說，聽是聽明白了，我恐怕彭先生，不放心，焉肯把開櫃鑰匙，交給我手，最好，您寫個字，我拿着去要，老危着急道，銀行出納一時一刻，都不能離開人，他不放心，就叫他跟了你來，我不能給他寫字，都這樣，往後怎麼辦事，姜順一聽，不敢再說什麼，只可連連答應，匆匆下了樓梯，到了下面屋內，推出一輛腳踏車，剛剛推出銀行大門就見一位老者，趕前很和氣的，道聲借光，問道，彭先生，可曾在內，姜順一聽，忙問我彭起飛先生嗎，那老者點頭道，不錯不錯，姜順道，沒來，您貴姓，那老者笑道，我是他父親，因為兩天，沒見他回家，他娘很不放心，故爾特到這裏，詢問詢問。姜順一聽，心說那我不必再去找他，繼而一想，此事不能不將這老者留住，問個消息，想罷，遂對彭老頭子說道您先在這邊凳子上，略坐一坐我給您到裏邊，問上一聲，說罷，又將腳踏車，推進大門。讓那彭老頭子在櫃外橫凳上坐定，他便把車子，放在下面屋中，急急走上樓梯，去給總管理處危先生報信，正是，欲覓是人真消息，罡風吹來滿天愁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一回

真象敗露急煞危勇權
事機窮彰怒惱宋主任

且說聽差姜順，正要乘腳踏車出銀行大門，去至彭起飛家中領取開櫃鑰匙，不料在這當兒，彭起飛的老爸彭老頭子來至行內，尋找兒子的下落，這一來，針鋒相對，其中含有莫大原由，是以聽差姜順，用好言，把彭老頭子誑至裏面，令其少坐片時，彭老頭不知就裏，即在大櫃對面一條橫凳上落下了坐，那大櫃裏邊，都是些辦事職員，如秦宇，李濟雲胡維周都在裏邊辦公，其中惟有李濟雲，與彭老頭子，見過一面，但是李濟雲手下很忙，又相隔甚遠，不便同其招呼說話，可是彭老頭子，年老眼花隔着大櫃上的銅欄杆，也認不清裏邊，都是誰同誰了，惟在肚裏一心惦念那推車人出來，告知兒子，是否可行，就便不在行內，當然知道，將其派往何處而去，這話按下不表，再說聽差姜順，放下車子，匆匆跑上大樓，進入總管理處，一拉屋門，走至裏面，那危勇權正在呆坐一邊，忽見姜順從外進來，忙說道，哎，怎麼你還沒走呢，姜順趕緊趨前，把將要騎車出門，遇見彭老頭子，到此打聽彭先生，又怎樣將其請至樓下大櫃前邊等候的話，簡略說了一遍，危勇權一聽，急得出了一身冷汗，心說不好莫非此人，拐款潛逃了不成，忙

向姜順說，那你趕快給偵緝隊，打個電話，請他們馬上來幾個人，且不要說出什麼事情要緊要緊，姜順答應，下樓而去，這裏危勇權，顧不得再辦其他事項，連忙把幾個職員呼至面前，去開小彭那座出納櫃的洋鎖，大家把好些鑰匙拿在手中，挨次去通，通了好大半天，始終不會通動，急得老危沒了法子，遂說乾脆把櫃門劈開吧，大家一聽心說也就只好是這們一個主意了，於是三兩斧子，便將立櫃之門劈碎，危勇權伸手去拉裏邊第一個抽屜，按這立櫃內一共五個大抽屜，第一個，是放存禮拜六，一日所收之款子，第二個抽屜是放存禮拜六，應出之款，而未能提出者，總之這五個抽屜，都是開除項下要在今日禮拜一，提交之銀行公事，故爾老危，先自把第一個抽屜拉開一瞧，裏面除兩個公事夾子，與兩本新式賬簿子，此外，連一張鈔票，一塊現洋都沒有，急得老危，一句話都不能說，咪咪，把五個抽屜，全都拉開觀看，連一毛小洋都沒找着這才向後面椅子上坐，氣喘吁吁的說，這……簡直是要我的好看，我……焉能賠得起這多款子呢，讀者要知，凡是銀行裏的職員，都有保人，故此不怕你起黑票，拐款潛逃，反正保人，得好好把該犯所拐之款如數拿出，否則便得送入法院，坐兩天監獄，還得照數賠償出來，那彭起飛的舉薦人，原是李森的父親，後來卸了責歸危勇權，爲小

彭之舉薦人，那危勇權，在當時担保，是受了媳婦合小老媽的慫恿，再者也深深喜歡小彭，十分聰明，決計沒想到他日後，會能拐款潛逃的事情，所以他：就馬馬糊糊，給小彭在銀行裏，當了個舉薦人的名義，然而在此刻發現小彭拐款之事，那末舉薦人，是危勇權的名字，並且畫了押，蓋了章，先前無非是一種形式上，應有手續，到了現在，可就發生了重大問題矣，所好者，危勇權，是本行人員不必交出現款可以通融辦理，算彭起飛，一共拐去若干，假如他拐去兩萬幾千幾百塊，那末這個數目，給老危寫在借款賬上，作爲是老危從銀行借走者，每月照銀行，最低利息按月行息，便算了却担保的手續也，可是讀者要知，小彭一拐，便是兩萬多元，按六厘行息，這兩萬之數，每月應交利息，就是一百好幾十塊，誠恐老危，每月所得薪水，至多一百二十元錢，那末全都付了利息，使他怎樣生活，是以老危想到此處，急得心中突突冒火連連深腳，不住拍着桌子說，嘿，嘿，這……這可怎麼辦，這可怎麼了，他這一搗亂，早已傳遍各科，都來樓上觀看，那皮霞娜，是老危的太太，聽了這事，更是驚心，連忙跑至老危面前，詳細一問，老危急得有話說不出來，還是聽差姜順響不住勁，趕緊趨前，把前後情形，向女先生皮霞娜跟前，一五一十，學了一遍，皮氏太太道，既是彭起飛他爸爸，到此

找他，那就趕快把他扣住，向他要人，却是要緊，姜順道，業已將其誣在大橋外邊，等候信息，我們也給地面偵緝隊，去了電話，只要官差來到，把人交給他，就沒我們什麼責任了，皮氏太太道，那你趕緊下去，看着他，千萬別叫他曉得這事，抽空逃跑了，姜順道，不能，不能，我已然偷偷告知門外巡警，只要他一出來，便給阻擋回去，皮氏太太一聽，遂向老危說，這你還着什麼急呢危勇權用手摸着頭上亂髮說道，這事若叫經理知道，是我的舉薦人，連我的事情，都要發生問題呢，皮氏太太道，你先別想那事情，目下還不知彭起飛，是否在京，他除業已出北京以外。其次，還不知他一共拐走若干數目，只要能將彭起飛捉住，那才算是你的萬千之幸，此刻，還顧得什麼事情，有無問題，上面幾句話，說得危勇權，呆呆發怔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偵緝隊已派了兩個人來到，姜順趕緊將二人引上大橋，與危勇權相見，老危把本行職員，發生拐款潛逃之事說出，並謂所幸他家，恰巧來人到此詢問他兒子彭起飛，兩日不回家的下落，正與拐款之事，不謀而合，請二位到下邊，把那來人彭老頭子帶至隊內，追問彭起飛消息，最是要緊，兩名偵探員，聽了危先生這話，遂令姜順在前引路，到下邊指點，讀者要知，此係辦案人應有之手續，先憑原告一說，不足為憑，還要有人在前指點犯案之人，原恐其中有

錯，假如真個指錯，誣賴好人，當官差的，沒有過失，因為前邊有人指點並非當差人上前捕拿的，是以這二位偵探員，都是久經在外辦案的老手，故此聽了銀行危職員一番言詞之後，還得讓聽差姜順，領着去到樓下，指點是人，可免誤拿好人之過失也。閑言不提，再說那樓下大板凳上呆坐候信之彭老者，一個人靠着後背，觀看銀行，來往交款送款之人很是忙碌，只是不見那推車人走出給個回信，正在等的不大耐煩之際，忽見從外走進三個人，來到面前，其中一個，便是方才推着自行車，入內令自己在此候信之人，只見他用手指着自己，向旁邊兩個人說，就是這位，說完，抹身就走開了，彭老頭子很是納悶，忙起身抬手叫道，朋友，請回，我託你打聽彭先生的事，你倒底給我打聽了沒有呢？那人並不回頭，也不答腔，如同聾子一般，一直走入裏面而去，那彭老者一看，沒了主意，斯時兩位偵探員，一名張貴，一名李榮，那張貴，趨至彭老頭跟前說道，您不是打聽您兒子彭起飛嗎，他不知道，我知道，老彭一聽，向這兩人面前，看了一眼，見這二位，都穿着青布衣服，像是官差打扮不像銀行裏的執事人，況且又不認識他們，自己又沒向他們跟前詢兒子的下落，突如其來，劈頭一句，自說他知道，未免令人不快，遂淡淡答道，你知道什麼，那張貴道，你不是到行裏，問你兒子來了沒來，因為他好幾天

沒有回家，你是他的老父，有些放心不下，特特到此，打聽彭起飛的下落，這話難說不對嗎，彭老頭聽這人，如背書是的，說了一套，問得自己，不好意思，再行裝呆，遂點頭答道不錯……是這們一回事，張貴道，這不結啦，李榮從旁接口道，既是這們回事，我們同你，去見你兒子不好嗎，彭老頭子一聽這話，似乎其中，有了原故，忙道，我兒子，現時在那裏呢，李榮，張貴一齊答道，你就不必打聽他在那，反正我們，可以帶你去見他，豈不是好，彭老頭子道，您二位，只要告訴我兒子此時準在那兒，我可以放心回家，告訴他娘知道，見不見，倒沒有什麼關係，張李二人一聽，這彭老頭子說話，有點起了疑心，暗想不必同他瞎繞彎子，多費口舌，乾脆，把他帶走，省得耽誤工夫，想罷，張貴照直向其說道，實告訴你吧，本行行長，叫我們把你帶到你兒子所待之處，有要緊話，同你去說，你這還不明白嗎，彭老頭子一聽這個言詞，吓得心中突突亂跳，連忙站起，向公櫃內問道，諸位，他倆是本行行長，派這兩人，叫我去見彭起飛嗎，問了兩句，裏面沒有答應，張李二人，不容老頭子再說什麼，竟自連推帶拉，拉出門外，彭老頭不知是什麼相兒到了門外，便大聲喊道，巡警救人，巡警救人，那門外，就有一名站門巡警，聽道人一喊，趕緊趨前觀看，認得那個人，是兩偵探隊隊員，料着必

有事故，忙向彭老頭子噴嚇道，你嚷什麼，叫你跟着走，你就好好跟着人家走，豈不完了，彭老頭子見門前巡警，都不加保護，更摸不清其中是何事故，連急帶吓，一屁股坐在銀行門前氣吁吁不能行動，張貴忙從街上，叫了一輛人力車，扶着彭老頭子上去坐好，這才拉往隊內而去，少頃來到，攔人裏面，自有人代爲付了車資，然後把老頭子，帶至廳內，把銀行怎樣丟失銀款兩萬餘元的話向其說出，並說你趁早，把你兒子交出，沒有你什麼事，如不交出，別說我們，同你可不客氣了，語至此，把牆上皮鞭摘下，彭老頭子一看，吓得跪在地上，放聲慟哭說道，我老頭子，皆因兒子兩天沒回去，所以才到行裏來找，假如我要知道此事，還能自投羅網嗎，隊官等人一聽所說的話，再一瞧他臉上神情並非虛假，遂說那末把你兒子，幾時從家走的，臨走都說些什麼言語，以及平素都上那裏去，同他時常在一處行走的朋友，都是誰，叫什麼姓名都要說個清楚，我們好去捕拿於他，只要捉住了他，自然把你放走，沒你什麼事情，倘你不肯把實話說出，那你是自尋其苦只好把你關在此處，多會捉住他，多會放你出去，你也五六十歲的人，據我們想，如何受得了這宗罪孽，最好，你仔細想想你兒子現時所去的地方，別叫我們費事，一直把他捉住拿來，馬上就送你回歸家去，良言相勸，聽不聽可在你了，彭老

頭子聽張李兩個偵探員，如是一說，不禁用手擦抹眼淚，委委屈屈的說道，您二位老爺，當的是官差，看我年邁，這樣勸我。我焉有不聽之理，只是他走去之地，我實在摸不清楚，只於同他時常來往的朋友，也沒幾個人，語至此，把禮拜那日早起，彭起飛夫婦二人，清晨即行起身出門，所留下的話語以及與女僕老候媽，當面交待之情形，前前後後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又說我這都是實在話，並無半句虛假，如有誤哄你們二位之處，日後把我兒子捕着時，稍有不符，即請重重治我罪名，張貴，李榮，聽彭老頭子如是申說，諒也不假，遂說既然這樣，暫且收你幾天在這裏，決不叫你受着一點委屈，只管安心耐等，大約不出十天，即可把你兒子的去處訪查明白，此外再有三五天，或可將他拿到此地，只要有了他，立刻將你放回家去也，老頭子一聽，不禁嘆息說道，這都是沒兒子盼兒子，有了兒子，賺出一件爸爸待質的罪犯來，真真有冤無處訴了，說罷，跟着看差人，去至後面，暫時待質所內收入，一面派小夥計，給老頭子家中送信，好給他送衣服，被褥，吃食，以免堵大年紀，受屈得病之虞，這就是偵探隊隊員中，一份道德，俗語說，公門中好修行，即此之謂也，或有人說，偵緝隊在社會上的輿論，實在不好，都說是座閻王殿，安犯拿到裏面，非刑敲打，九死一生，余笑答曰，過耳之言，不可深

信，再者這宗話，也是二十年前開二次革命袁氏時代，在北平成立執法處偵緝機關，並非一處，間或有捕着匪人，由偵緝隊送入執法處，不多日即遭槍殺，因而匪人，轉恨偵緝機關，其實偵緝隊人員，係奉上邊政府命令去捕拿匪人，只有逮捕之權，並無判罪之權，被害者，不明其中緣故，都恨偵緝隊內之逮捕者，未免冤屈好人，著者在那時，正在白話日報充當編輯，與京師警察直屬之偵緝隊內人員，有許多相識之朋友，余深知有好幾位都以慈善爲懷，以舊道德爲主，決無濫施非刑之事，不但並無此事，而且用刑的時候，很少很少，每次問案，皆用言語相誘，以施刑二字相威嚇，只要證據確實，犯人自然承認，無須乎以刑相求也，即以本題小說中，所說張李兩偵探員，對於年老案犯，均存一分憐憫之心，是係一言之微，中間保全民命實非淺鮮也，是以京市警察直屬之偵緝機關，至今仍然存在者，何嘗不是隊內諸君，良好名譽，與私人道德，有以致之乎，這且不談，單表偵緝隊自將彭老頭子，押在處內待質，復至其家中，搜尋贓款，並在門外下椿，等候小彭歸來即行上前逮捕，這都是辦案上，應有之步驟，外人少有知曉者，再說那彭老太婆，見老頭子進城到銀行裏，詢問兒子幾時未歸的消息，竟日未歸，心中正自放心不下，看看天色已黑，還不見老頭子回來，很是納悶，當向

老侯媽說道，你看老爺子，今天又進城，打聽大老爺去了，怎麼這會，還不回來呢，老侯媽，正要答話，忽聽外邊，有人打得門環唧唧飛響，好像有什麼急事，老侯媽趕緊答應一聲聽見了，又不禁在嘴說道，喝，作什麼，這樣急，給他媽報喪呢，一邊在嘴嚙嚙，一邊向外行走，來在過道，立住脚步問道，找誰，外面一人答道，給彭宅送快信得，老侯媽一聽快信二字，只當是從外，匯來銀錢，不能不去開門，連忙答應，伸手扯開插棍，嘩拉一聲，街門開放，此刻天光已黑，外邊又沒電燈，黑洞洞一瞧有好幾個人，都穿的是青衣服，正要橫身去問，不料那些人，見門已開，即從外擠入二人，向內行走，老侯媽見來頭不對，忙橫身攔住，誰知這兩個人，竟自用手往左右撥拉，大踏步，急急往裏闖來，吓得老侯媽？抹身向裏就跑，內中一人，高聲喝道，你跑什麼，我們又不是明仗強盜，來搶你們，實告訴你吧，我們是本地面差官，來傳彭起飛，的說着，仍往裏行，老侯媽，吓得結結巴巴的說，我們大老爺，好幾天沒回家來呀，那些人，聲也不答，一齊走入院中，直奔上房，老侯媽仍然走前說道，上屋只是我們老太太一個人，等我進去，言說一聲，內中一人說道，也好了，你就進去說，我們是奉地方長官命令，前來檢查，這時彭老太婆，業已聽見，慌得從裏邊走出，見院中黑黝黝，站着五六個人都穿着長

衣服，大家見彭老太婆走出，其中一人上前說道，你是彭起飛什麼人，彭老太婆見此情形，摸不清外邊，闖了什麼禍事，想要不答應這句話，事到如今，實在來不及了，不禁喘吁吁答道，我……我是他的老娘，那人說道，彭起飛是你兒子呀，彭老太婆一聽，心說這話，未免是費話，但是不能不答應一句是，那人道，你兒子彭起飛在銀行裏，拐了兩萬數千元巨款，潛逃無踪，事已發覺，報告地面請求捕拿，我們是奉了長官之命到此檢查，你若知道你兒子下落，趕快說出，彭老太婆一聽這話，吓得混身亂顫，急得結結巴巴的說，他……雖是我的兒子，他外邊辦的事，我一絲一毫。都不知道，諸位要檢查，就請檢查，因他走的時候，係大前天禮拜一號，夫婦兩口一起走的，而且沒等我們老兩口起來，只有女僕老侯媽知道，這一句話不要緊，幾個人，即將老侯媽圍着，本問原因，老侯媽，只可實話實說。把當天早晨情形，說了一遍，還算他存了一個心眼，並不會把給家留下六十元錢的話說出。偵緝人員一聽，只可下手檢查，所有屋裏箱子櫃子，以及各抽屜，全都翻倒，竟自連一毛錢，都未搜出，或有人說，他那幾十元鈔票，藏在那裏，原來彭老太婆，向日對於銀錢鈔票，也不往箱子放，也不往櫃裏收，也不往身上衣兜及抽屜去塞，他所放銀錢地方，只在本屋門坎上邊，有個橫匾後面一掖，用的時候

，伸手拿出用多少，拿出多少，然後仍放在匾的後面，在大家翻箱倒櫃檢查時，老太婆只站在屋裏打哆嗦，誠恐將他所藏銀錢拿去，豈知這些人，誰也沒想到他，把錢放在匾額之後，是以翻騰了半天，一毛錢也沒翻到手裏，未免有些納悶，遂向老侯媽問道，你家少主人走時，難道沒給你家，留下少許銀錢，那老侯媽，見沒搜着老太婆收藏銀錢之所，心裏便有了主心骨兒，遂坦然答道，呸，諸位老爺們，我們大老爺，向來是不顧家的，就是他有錢時候，都不往家裏留錢，這事他焉肯叫上邊老爺老太太知道，況且他走的時候，上邊老夫婦都未起床，如何能把銀錢放心交給我呢，說罷，哈哈一陣冷笑，大家見他這樣作作，真會被其瞞過，當下無話可說，遂怔了一怔道，好吧，日後若是捕住他時，供詞若是不對，反正，得把錢好好拿將出來，說畢，一齊走出門去，只有一位馬偵探員，把一些書信包起拿回隊中，仔細檢查，不在話下，那彭老太婆與老侯媽，見來人走後，都吓得說不上話來，好半天，才恢復了原狀，那彭老太婆淒淒慘慘的說，看這樣子咱老太爺進城到銀行打聽少爺消息，一定被銀行人將其扣留，今晚決計不能來了，侯媽一想，當時只怔怔點了點頭，那彭老太婆見兒子闖出這樣禍事，連累爸媽受此凌逼，不禁嗚嗚哭道，這都是養活兒子的下場頭哇，說到這句，放聲大哭起來，老侯媽也

覺得心中萬分難過，只可含着眼淚，勉強用言語勸說老太婆，這一夜連覺都沒睡好，只盼望天明了，好去託親友打聽老太爺是否扣在銀行，抑係交在地方官署內，這都不在話下，翻回再說偵緝隊馬隊長，隨同大衆到彭起飛家內檢查，將其抽屜中，所放之來往書信拿起，帶回公所，爲是調查彭起飛拐欸潛逃之去處，是晚飯後無事，一個人坐在燈下，將那一包書信打開，挨次觀看，看來看去，見內中有一封，係上海某工場女職員，呂文華給彭起飛之信，信內打聽買某項股票，現下是什麼行市，日內有無長落的話，稀鬆平常，很不要緊，可是看到馬隊長眼裏，覺得這封信，便是彭起飛，潛逃之地，因在肚中，暗暗猜想小彭，既然拐走一萬多元之巨欸，決不會在北京藏匿，一定出了大城，若說天津租界，密邇京師，他決不去住，看來，他上海有個女朋友，八成携欸帶眷，够奔滬上，投到呂文華那裏隱藏，以避外人的耳目，復又想道，那工廠又開在英國租界地內，更有一層護身符了，想到此處，覺得欲獲此案犯人彭起飛，只在這封信上，發出一線曙光矣，想畢遂向上邊長官，回明原委，某長官，素日最信任馬隊長，深知他有辦案之長才，聽他將個中情事，說明後，即派了四名幹練探員，拿上公費，隨同馬隊長，即日赴滬而去，再說彭起飛，與其愛人孔韻琴小姐，携有巨欸，到了上海，並未投呂文華家中

去，因為呂文華早先在北京市醫院當過幾天看護，適值彭起飛偶有小恙，曾到他那醫院去治，兩個人從此相識，那呂文華，聽說小彭係某銀行，一位重要職員，便極力向前巴結，十分要好，無如彭起飛，對呂文華不甚喜愛，大有剃頭挑子一個熱的形式，後來呂姑娘到了上海，仍不忘情於起飛，故有那一封借題勾情之信，但是小彭看完，一笑置之，連封回信，都沒給他，這事在小彭原沒要緊，可是在呂文華這一方面，未免難堪，故爾呂文華，對於彭起飛，只有在心中怨恨而已，此係前二年的事情，由此看來，如今彭起飛，走至上海，焉能去找呂文華，自討沒趣呢，可是馬隊長，由這封不要緊的信件，錯會了意，覺得呂文華，必是彭起飛的愛人，否則遠隔千里，一個女人，焉能給男子通信，是以想着小彭，離了北京，一定够奔上海呂文華那裏躲避去了，凡事都有個湊巧，偏偏頭幾天，呂文華在上海大世界竟與彭起飛遇着，他見小彭，帶着一位極摩登的少婦，心裏未免有些醋意，原打算不去答理，可是一時閃躲不及了，那彭起飛，到了上海，本係舉目無親，此時忽然看見一位北京相識的女友呂文華，那心裏欣喜之狀，莫可言宣，所謂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忙上前滿面含笑的說，嗚啞呂文華妹妹嗎，幸會了，一邊說，一邊伸手，那呂文華心裏懷忿恨，自想我給他去信，連封回信都得不到，這時

在此處遇見，假作什麼脾腥呢，竟成了俗語所說，見了六月，不見臘月，一面想，一面淡淡答道，你是幾天來到這裏的，小彭道，前天到的，我正想到工廠，看望於你去呢，呂文華半噙半笑的說，那可不敢當，再者工廠，向來不准接待外客，你去了，也見不着我，小彭道，那麼只好過幾天到你府上看望去吧，你住在什麼地方，可以告訴我不，呂文華笑道，前年春天，我給你一封信，那信上就有我的住處，至今沒有搬家，小彭一聽這話，臉上一紅趕緊扯謊，假作不知的樣子，作出沒有接到信函的神氣，怔怔說道，怎麼，你到了上海，就給我。京去信了嗎？是雙掛號，還是平信呢，呂文華笑道無非同你，打聽一件不要緊的事，用不着雙掛號，小彭一聽有了台階，忙道，平信，那一定被郵局給丟掉了，要不是你我在此見着，我心裏，還不高興於你呢，原來你到了上海，就寫信給我，可惜我沒接着，真真有負盛意了，那末你到底住在那裏，快請說出，一定前往負荆請罪，呂文華笑道，你這張嘴真會說就結了，好好，我給你個名片，上邊都印着呢，說着從衣兜中掏出一張凸花東洋小名片，小彭一看，趕緊接在手中，復將自已在上海新印之名片掏出一張，以作回答之禮，呂文華接過一瞧，上邊任什麼沒印，只印着他（彭起飛）三個字，遂半噙半笑的說，尊駕現寓何處，何以名片上不印住址，

莫非怕我找了你去不成，彭起飛笑道，非也非也，我才來不多日子，無非住住旅館，或許三天五天，就挪個地方，並非怕人尋找，妹妹如肯賞光，離此不遠，旭街路東泰安棧十九號客房，語至此用手向前一指，似乎是倘呂小姐馬上願意去，馬上就可以一同前往，話語尙未說出，覺得有人在其次袖上，揪了一下，小彭心裏明白是愛人孔韻琴，不願意了，本來路途之中，忽遇一年輕女子，兩個人拉不斷扯不斷，說些半酸半醋的事，孔小姐聽在耳內，早已猜透這個女人，必然與小彭有點貓兒溺，是以背着臉站在旁邊，始終沒有言語，但是也怪彭起飛一時疎忽，何以先時，不給呂小姐與孔韻琴介紹介紹，免得兩個人對泛酸素，你猜忌着我我又猜忌着他，所以這時孔韻琴，耐着心情，聽他們兩個人叨嘮，你一句我一句，麻煩的工夫，實在不小了，說來問去，意思意思，要將這個女人往店裏去讓，如何容忍得了，故爾趕緊伸手揪了小彭衣袖一下，叫他不要往下再說，趕緊分手走吧，小彭當時在暗中，受此警告，心中早已明白，趕緊向呂文華說，不必小姐到我店裏去找我，我明天得空，一准到尊寓去給乾娘請安，語至此，便即脫帽鞠躬，預備告別那呂文華剛剛說出一句那可不敢當的謙辭話語，那小彭，已然控着躬身，而自己辭行了，呂小姐也只可點首還禮道，改天再會，改天再會，那小彭即携着愛人孔韻

琴的手，抹身匆匆而去，氣得呂文華小心眼裏突突亂戰，怔怔站在街心，看小彭走遠，不禁嘆了一口寡氣無精打彩轉向工廠而去，這話本是前幾天的事情，後來小彭，也並沒去到呂文華家內，給郝老太婆請安，亦未買點禮物，到工廠，看望過呂小姐，那呂文華暗暗一想，更是生氣在他心裏所恨者，是小彭過於情薄，大有得新忘舊之心，並將那天所見小彭携帶之女子，認作是在上海，才搭的姘頭，並不知是小彭，在北京新娶的媳婦，由此越想越恨，讀者要知大凡人恨男子，或是男子恨女子，最怕因愛情中，而有第三者，在內阻礙，假如說，呂文華若知道小彭所同走的女子是其正式太太，其忿恨之心，稍有容緩，如今他誤認孔韻琴，是小彭在上海，新搭了姘頭，那股酸氣，如何壓得下去，況且小彭，當時花言巧語，說是第二天，便要親自登門，去看乾娘，亦沒見他到來，明明是受了姘頭的挑撥，自是恨上加恨了，不遇機會，還想法，找尋他們的毛病，若遇機會，必定大施報復解恨的主意，這話却是暗幕中的情形，亦現在新式青年男女，社交公開後，應有之事實也，是以著者，不怕繁絮，特表述清楚，使讀者瞭然後邊小彭，所得的結果，非無原因也，閑話拋開，書歸正傳，如今單表北京偵緝隊馬隊長，自從在書信中，檢查出一封上海女工廠呂文華給小彭所來之信，便疑心到小彭携有巨款。

必然够奔瀝地，去向呂文華那裏藏匿，此事回明長官後，即率領幹練夥友二人，乘車南下，按說馬隊長，憑腦筋的聰明，測想此事，並不見得猜對，不料該着他辦案露臉，竟會歪打正着，沒費多少事，便將小彭從上海捕住，押解來京，或有人說，怎麼叫作（歪打正着），記者曰，那馬隊長猜疑小彭與呂文華是新式青年男女，這封信裏，必有貓兒溺，其實小彭，携眷奔赴上海，並未投奔文華那裏，假如說，前幾天，小彭若不在路上，遇着呂文華，那末馬隊長到了上海尋找小彭，有如大海撈金針，怎會能夠摸得到手可是他來到上海，即通知本地面，一同至工廠去訪女工呂文華，工廠主事人，看見這人身後，有本地地方暗探跟隨，不知呂文華，犯了什麼事情，趕緊遣人把呂文華招呼出來，與馬隊長相見，當時也將呂文華一張臉，吓得變顏變色，待至見面以後，那馬隊長對於呂文華，很是客氣，只借工廠會客廳裏，對面坐下，馬隊長先自開口說道，驚動驚動，對不住的很，我是同你打聽一個人叫彭起飛的，他在北京銀行裏。有點事情，派他到這邊來，總也不回去，我是他表哥，所以他家父母，都不放心，才托我到這裏來找，因為他走的時候，說是上呂小姐家裏來，借住幾天，請你同我，與他見上一面我就可回去，告訴他父母，都可大放其心了，那呂文華，在上海當女工。已然三四年之久，地面上的事

情，沒有他不知道不明白的，況且跟隨馬隊長在旁之人，與呂文華有個熟認，知道是本段便衣巡警，當下彼此以目示意，只是不好交談，那末呂文華，是天亮下雪，早已明白，向自己假意謙詞說話之人，是北京下來的官差，只於說他是彭起飛的表兄，滿是一套誑哄言詞，爲暗探辦案，應有之口吻也，呂小姐尋思至此，爽性挑開天臆說亮話道，先生怨貴姓，馬隊長道，我姓王，呂文華道，這彭起飛，不錯，從先倒與我是朋友，並沒深交，若說他從家裏出來的，留下話說是上我家裏來借住幾天，簡直沒有那末一回事，或者是他家裏人信口編造的假話，因爲我從先給他往北京通信，打聽一件不要緊的閑事，他連封信都不給我，如今他跑到上海來，試想，他能到我家來借住嗎，據我猜想，一定是他家裏人，同王先生你，是一句支吾之詞，語至此，嘻嘻一笑，那馬隊長聽呂文華這宗說法，似乎他業已明瞭自己是個有職務的人，特以假語試探，故用言語，暗行戳破，看來這個女子與安中彭某，確實沒有關係，然而我興興頭頭，奔來上海，尋找彭起飛，恐怕要海裏摸鍋白來一踬呵，想到此處，望着呂文華，遲遲鈍鈍的說，據小姐你這一說，是他家裏人，同我講的是假話了，呂文華點頭笑道，對了對了，無非常時順口編造的一個支吾之詞也，讀者要知，呂文華姑娘對馬探員又重叙一句支吾之詞，正是呂女士

的聰明過頂之處，因為前邊說了一句，按理馬先生應該搖頭否認，當時既不見其否認，可見來人所說，滿是虛捏之詞，保不定這話就是馬某當時編造出來，探問自己，以便知道小彭的下落，呂文華姑娘暗中一約摸，真被他猜了八九不離十故此再行重叙一句，看他是什麼神色，那馬隊長原是很有閱歷，最能訪查一件的幹員，不料此時，竟會被這聰明的呂姑娘用話語繞在其內，先時順口答音，沒有理會，容到二次，聽呂文華重叙說出，是其家人順口編造，明明戳到自己頭上前不能認可他這句言詞，不禁連連搖頭道，那……恐怕不能吧，因為他的父母原是托我到上海來找他的兒子，焉能同我編造瞎話，我……又不是，說到這句，不由頓了一頓，改詞說道，我又不想向他兒子，討以前的債務，用不着支吾，小奴這話，猜的太不對了，馬隊長說這話時，臉上神色，與二目的視線，都透出是用話遮掩前失，聰明人一望便可曉得，所謂誠於中，形於外，欲蓋反而彌彰也，呂文華既然把來人看個清楚，簡直看出他，是從北京下來的一個官差，必是小彭在北京銀行裏，作了什麼拐款之事，潛來滬地，官差跟踪而至，只是海裏摸鍋找不着他的下落，也不是從那一方面裏，會知道我，同他有個認識，是以特特知會本地官差，到此找我，假說出一段瞎話，好將小彭住處，探詢出來，但是這宗官差，遇着我，可算妄費

心機矣，想罷笑嘻嘻的說，嘔嘔慫是受他家父母委托而來，查詢彭起飛住在什麼地方，打聽明白了，好叫他家父母放心，對不對呢，馬隊長一聽，連連點頭道，對了對了，您要知道，不妨告訴我，我便將其找着也是怎一番小小公德也，呂文華微笑道，對不住，我實在不知，說完，便要抹身走開，馬隊長一看不好，要被他溜了心說乾脆，同他公開，說正經話吧，或者倒許問出個始末根由來，倘此刻放他走去，一定要走漏了消息，那更沒地方尋找於他了，於是趕緊橫身阻住說道，呂小姐，別忙，我還有兩句話，要同你說，呂文華，只可立住脚步，馬隊長這才不慌不忙的說道，我實對姑娘你講吧，我們是奉差到此，另有公幹，既然知道你與彭起飛相識，才知會當地警察，到此向你查詢彭某下落，你若知道他現住何處，據實說來，我們一同前往，把他找着，不但與姑娘絲毫干係都沒有，那末此外，還有一點敬意，倘你支吾推托，不肯道出他所住地點，那可同你不客氣，只好將你帶走，作個監押之嫌疑人，話已說明，請你自己斟酌，呂文華聽馬某，居然放下臉來，要用官事來壓迫自己，當在心中暗暗說道，這可是活該，按說，我可以不告訴小彭的住所，來人也不能把我怎樣，現聽他用話吓嚇將我帶走，說我是個嫌疑犯，究竟這小彭，在北京作出了什麼禍事，我遠在上海這個地方，如何得知，倘他

作的亂子太大，此時找不着他，也真難免把我帶走，當了壓賬幸爾前天無意中，在街市中間同小彭遇着，不然他來到上海，我如何知道，看來，不該我打着一面的冤屈官司也，尋思及此，反倒屈身坐下，按定心神說道馬先生，您既是將實話向我說出，那末我畢竟不知道，您就是將我帶走，與您應辦的事情，毫無裨益，幸喜我於前天，無意中在路上，與之相遇，他還同着一位很摩登的女人，私問他來此有何公幹，他說無非隨便玩玩而已，我問他住在何處，他說不遠，我住在前邊，某某旅館之內，並說三五天，還要挪個客店，這是實在情形，一點虛假無有，您若叫我同您去指點，倒無不可，但是若找不着時，千萬別怪我，是同您一派支吾的瞎說，要走，這就前往，免得走漏了風聲。馬隊長一聽這話，如同吃了劑順心散一般，不禁笑着說道，好極好極，那末就請姑娘同我們辛苦一蹣吧，呂文華道可以可以，說着一同起身，走出工廠，這一來，把工廠裏一般人，都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這女工頭目呂文華小姐，在外作了什麼禍事，看他與來人走後，都向跟來之本地而巡捕面前，詢問原故，那巡捕道，沒有什麼，與他是不相干的，只於其中，倒底怎麼回事，連我也鬧不清楚，不過聽來人與呂小姐，互相問答之詞，猜想與呂小姐本人身上，沒有關係你們大家，只管放心就是了，說完，抹身而去，再

說馬隊長來滬辦交的話，可稱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後事如何，下回分解。

大規模時代化的印刷專家！

華龍印書館

承印中西書籍雜誌

期刊月刊銀行簿記

傳單股票五色石印

製本書線裝璜美觀

技術革新工價低廉

諸君賜顧，歡迎歡迎

◎ 別創一格現代小說 ◎

打油詩 水中綠 解鈴記 花生大王 幕中人語 北京明星 楊花別傳 愛之代價 青 年

名目繁多 不及備載 詳細書目 函索即寄

第十二回

財帛動念當局人實難自解
惡慣滿盈不孝子身被槍決

且說偵緝隊高等探員，出外辦案，都是深於閱歷而又有經驗的人，纔能負此責任，否則一路盤川使用，都是官費所出結果撲空，突犯仍然無着，實在無顏回京交待差使，所以凡是敢負出外躡訪案件的探員，本人自己心裏，總得有七八成把握，才敢應差前往，此次馬隊長，因為由檢查小彭來往書信中，覺得露出一線曙光，自覺平日經驗與閱歷，料想該犯小彭，必往上海無疑，其實是海裏摸鍋，一點把握也沒有，所幸他的運氣，正在佳境，該着他露臉，萬沒想到竟會歪打正着，究竟說，還是由呂文華一封書信，勾起馬隊長細密之心思也，這且按下慢表翻回再說彭起飛，攜着愛人孔韻琴，來到上海，便到英國租界大客店裏住下，天天同着孔韻琴，到各處開遊，什麼大世界，九天宮，十八獄，全都去遍，看了大戲看新戲，看了新戲看電影，園館居樓，時時有二人之足跡，舞場影院刻有彼等之形跡，初來上海的人，覺得上海這個地方，是比北京熱鬧的多，自由的多，逛個十天半月，且不能膩，不過有一樣，還不甚慣，因為北平人，無論怎樣好懶的人，至大睡到一點鐘起床，可是在上海，則大大不然了，若是一點鐘起床的人

，那是最早，不過都是各舖徒的伙計，假如你一點鐘從家裏出來，上街買東西，或者舖戶，剛剛下板，掃門口，甚或還有不曾下門者，若要看見街市中真熱鬧，便在午夜一點鐘，那才是車如流水，馬如遊龍的時候，若進到各處飯館戲園，電影院，全都起滿坐滿正在高興彩烈之際呢，彭起飛始而不甚明瞭，過個三五天，也知道這宗情形，由是樂得夜兒多玩一會，白天留着工夫去足睡，這天是他夫婦二人，在黃浦口邊乘船看月，直游到月裏西沉，天光已亮，方才下船乘坐汽車，轉回店內，夜宵是在外邊吃過得，回到店房，擺上烟盤，又足抽了一氣，才與愛人，脫衣而寢，乍一躺下，怎麼睡，也睡不着，遂向新太太說，我今兒，怎麼又合不上眼了，孔小姐，把嘴一撇道，你是抽過了勁，小彭道，不不每天比今天，還抽得多，頭一沾枕，立刻迷迷忽忽，就入了夢鄉，今兒可是怎麼個瞢，何以心如亂麻，頭昏眼跳起來，這不怪嗎，孔韻琴揚着額，淡淡說道，一定是你那爹媽，在家念叨於你，所以才叫你坐不安睡不寧得，小彭一聽，很不高興，忙搖頭道，沒有的事，我們已然給他留下兩個月咬穀，作什麼還要念叨我們，算了，你不要胡猜，孔韻琴一聽，知道小彭心裏，膩胃提他父母，直要一提，如同孫猴子，遇見金箍一樣，立刻腦子疼痛起來，所以連連按頭制止，不叫孔小姐，再行胡猜，孔小姐會其意只可一笑而罷，當下兩個共

枕睡去，不一時，全都迷忽忽，不知人事了，由早八點，睡到下午三點，正睡得香甜中，忽聽有人，叭叭叭，敲打樓窗，登時把孔小姐，先自驚醒，睜眼一看，天氣還早的太多，心說這是誰，跑來敲門，真真討厭，給你個不理就完了，好在都是在此，新交的幾個朋友，得罪不得罪，却沒關係，想罷爽性用被，將臉蓋上，裝作不曾聽見，不料外邊，更加勁的敲打，並有人說道，起飛快快起來，有人找你說話，這一來，也將小彭驚醒了，睜眼一看，又一聽外邊聲音，是個女子，孔小姐立刻起了疑心，只可一面答應說，聽見了，聽見了，又向小彭說，你聽是個堂客找你，小彭睡得才醒，迷裏迷忽的說，什麼買糖的找我，我又不該外邊的糖錢，孔小姐道，唉，外邊是位女人找你，你裝什麼糊塗，快快起來，就完啦，說着，兩個人一同坐起，披衣下地，孔小姐先將小衣扣好，然後下床，一伸手，把屋門擰開一看，見外面站着一位女子不是別人，乃日前在街頭，所遇之呂文華也，那彭起飛，此時已看清楚，迫不得已，卽下床走出裏間，向呂文華點頭招呼，笑着說道，呂小姐，今天怎麼這樣閑在，快請裏邊來坐呂文華不言不笑，也不答腔，站在屋門口，只是扭回頭去，向左右觀看，原來他這時回頭留神的是馬探員，蓋因馬先生與呂文華，在半路商議好了，若能將小彭誑出租界，就省却一番手續，否則還得

知會租界捕房，故爾這時老馬，却隱在樓梯之下，看事作事，那呂文華回頭看了一眼不見馬公，心裏明白，遂又轉向小彭說，我今天來，是找你算算從先的賬目，你該我的，我也該着人家的呢請你下樓，同我見見我那賬主子，對一對賬便算完事，小彭一聽這句話，很是詫異，不由整起臉來，咄了一聲道，呂小姐，你這話從何說起，我並不會欠下你什麼銀錢賬目哇，呂文華不慌不忙的說，彭先生，你是貴人多忘事，錢數不多，共總一元二毛錢，所以您，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，可是我，也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，不料我一時手乏，偏偏我在工廠門口，該了人家一筆烟捲錢，正正一元二角，非逼着我索要不可我一時想起兄弟你來，所以我引他到此，你目下沒錢，原不要緊，只要請你出來，代我應一聲兒，就算完事，我就可以入廠作工，免得同他麻煩，其實是小事一段，不過擠在跟前誠所謂，一文錢，驚倒英雄漢者是也，那小彭初時聽呂文華跑來對賬，心中很是驚奇，只當在上海，學來敲竹槓的主意既而又聽他，委曲週折，只說一塊二毛錢，誠是一件小事，不過這個題目，想得太不合式與朋友面子上，未免難堪，我若真個答應了他，豈非真真欠下他的賬，令夫人孔韻琴聽着也很特別，一個男子，同一個女子，會欠下他一元二角錢的賬目，這筆賬，是怎樣賒的，更令人可發一笑了，想到此處遂笑着說，呂

小姐，你欠他人賬目，一時支吾不開，請我替你支應兩天，原沒要緊，就是我馬上拿出一元二毛錢，替你償還清楚，也沒要緊，若說我從先欠你一元二角賬目，日久忘記，你也不好意思向我來討的話，簡直，沒那末八宗事，我決計不能承認你這事情，呂文華一聽，也沉着臉道，錢物小事，你要說沒有欠下我的賬好啦，當時的證人，就在樓下不信，你我一同前去對對，聽聽這人說，是有與沒有，小彭一聽樓下，還有個證人在那裏等候，便顯出是有意訛人，不過想着，何若要訛一元二角錢真是個怪事，忙道，好好，我跟你下樓，倒看看這人是誰說着，拖拉着一雙沒後跟的垂鞋，走下樓梯，剛剛拐過影壁馬隊長就迎面而來，不容呂文華開口說話，即向前躬身，含笑稱呼道，嗚呀，久違了，彭起飛先生，一向可好，語至此便伸出左手，那小彭瞧這人，很是面善，似乎在北平。時常看見過，最熟的一位先生，迫不得已，只可一面答應，一面伸手，與之一握道，閣下恕兄弟眼拙，老哥貴姓，台甫，馬隊長見問，只是嘻嘻一笑，趕緊附在他的耳邊，低聲說道，我是呂文華的朋友，有件事情得求你給打個圓盤，省得我兩鬢僵，下不來台，語至此，握着小彭的手腕，急急向前行走，當時把個小彭弄得迷迷糊糊，莫知究竟，遂與之一同出了客棧到了門外，仍然往前急行走，那彭起飛，未免發生了疑心，連忙

往回奪手說道，老大哥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務要說明，否則我不能同你往前去了，說着向後拽着身軀，馬隊長舉目一望，見離中國地，只隔着一段鐵橋，而且遠遠看見同來兩個伙計，都在鐵橋那邊站立，向這邊觀望，不禁在肚中尋思道，只差這幾十步，便可歸中國領土管轄，可是這小彭，却於此時，有些醒悟，未免是個麻煩，無論如何，須要將其誑過橋去才好辦理，想到此處，腦筋一轉，爽性鬆了小彭的手，回頭向身後呂文華笑着說道，姑娘，你不是說，你這朋友，人極聰明，怎麼連這點小事，都測摸不開，呂文華一聽馬隊長這話，有如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，本來這是老馬現時從肚中想出誑哄小彭，向前行走的主意，先前並未預爲編好，這時突如其來，弄得呂文華，答不上腔，可是他那心裏，也有點明白，只好點頭答道，可說呢，可說呢，馬隊長又向小彭面前，低聲說道，我實告訴你吧，你北家裏父母，叫我到此，給你送個急信，可是在外人租界裏，萬萬說不得，所以才托呂小姐，造個搖言，把你請出店外，這不是已然走到這裏，只要過了一道鐵橋，就是大聲說話，叫他橋頭上的外國巡捕印度老鬼聽見，都不要緊了這件難道還不明白，小彭一聽，北家裏，父母帶來急信的一句話，正正戳在他肚內病根之上，忙回頭一看呂文華，見他站在一邊微笑，再一看前邊鐵橋上，站崗的外國巡捕，

正正托着槍，在橋上邁着大步，走來走去，一雙黑漆的眼珠，望着這邊人，站住了說話，心裏立刻犯了躊躇，不禁暗暗尋思道：「噯呀，不好，莫非我那件事情，漏了餚，找到我家，我爹媽，派人到此給我送信嗎，不錯，果然是爲此事而來，萬不可叫外國人知道，再一問呂文華，與這面善之人，此刻臉上神情，毫無一點惡意，看來，我是得跟他們蹓過鐵橋，再向他們詢問，我家父母到底給我帶來什麼信息，假若其中有詐我大聲一喊，三步兩步仍可跑回租界，仍可受外國人之保護也，主意拿好，卽向馬呂二人點頭，示意允可，馬隊長一瞧，心說有邊，暗想此刻，正在緊要關頭，稍一緊急，他便大澈大悟，還得力持鎮靜態度，向呂文華送個眼色，低聲說道，彭先生既然明白你是一番好意，我們就趕快到鐵橋那邊去說，語至此，反倒拉着呂文華，急急向前行走，連頭都不回上一回，小彭一看，不等人催，亦緊緊在身後跟來，共總沒有半里地，三個人前後走着，蹓過鐵橋，那馬隊長暗伏下的兩個夥友，看得清楚。知道馬隊長，已將案中要犯，從外國地，引到中國地來，此時不去下手，還待何時，於是兩個人，趕忙向前一闖，故意闖在彭起飛的身上，那彭起飛，只顧低頭，跟隨前邊呂馬二人身後，一邊走，一邊盤算心事，就沒留意，對面走過兩個人來，那兩名探兵，本是故意，要向小彭身上去闖，是以一闖

，闖個老準，又兼是使足氣力，只聽嘎吱一聲，把個小彭，闖了個蛋朝天，正像一堵山牆倒了，嘍咚仰翻在地，摔得小彭，頭昏腦轉，兩眼都冒了金星，當時氣勁，手一扶地，登時爬起，氣喘吁吁的罵道，喝，我把你這個瞎眼東西，有這們走道的嗎，說着，舉手便打，豈知他這手，剛剛舉起，就被面前一人，用手向上一恍，腳下一個絆子，只聽嘍咚一聲，又將小彭，摔倒地上，兩個人不容他起來，趕前一步，連踹帶打，馬隊長回頭一看，遂向呂文華說，好了，你去你的吧，勞駕勞駕，說完，挺身趕過去，假作勸架的樣子說道，嘿嘿，你們這是怎麼回事，爲何兩打一個，說着把伙友推開，將小彭從地上攙起，那小彭已氣得暈頭轉相，上氣不接下氣，打算說話，只是乾乾張嘴，一句正話，也說不上來，那兩名探兵，却也裝作不認識的樣子，向馬隊長道，你是過路之人，少管我們的閑事，不行不行，他要跑了，可得同你要人，馬隊長便假作生氣，沉着臉說道，我們是一塊走的，不過我走在頭裏，沒留神後邊，也不知，因爲什麼，同你們，起了衝突，還告訴你一句話，你別瞧我們口音不對，來在上海這個地方，便受你們的欺負不成，朋友，我們都是老大，這話，你們還不明白嗎，那兩名探兵一聽，假作恐慌形狀，趕緊與馬隊長，鞠躬行禮，並說得得，這正是大水淹了龍王廟，一家不認一家人了，走

走先到茶館坐一坐去，復笑向小彭說，朋友，你早要說出，我們是家裏的人，焉能沖撞足下呢，此時彭起飛大似鴨子吃黃連，有說不出的苦，暗想我並非家裏，看來找我這人，他必是家裏，如今總算，借他的光，得到一點便宜，好吧，咱就給他個糊塗吃齋，隨風打聽的主意想吧，怔怔望着老馬，看他是怎樣依從，那馬隊長，趕忙接口答道，弟兄們這般熱心，我們雖然還有點小事未辦，然而也不肯辜負弟兄們，一番好心，走走，喝碗茶去，說着，便與小彭拉手，小彭一看，只可點頭答應，扭項往身後一瞧，不見那位女朋友，呂文華小姐，心說怪呀，他是起頭跑來找我，借詞要賬，三言五語，東扯西拉，把我對給這位老先生，怎麼一轉眼工夫，會沒有了，他當下不便向老馬詢問，但是想起店裏，還有愛人孔小姐，我本是倉卒而來，那有閑工夫，到茶館叙談，家裏規矩，而且我，也不是這船上的人，去了又叫我說些什麼乾脆，趁勢說開，應當給這位先生幾元錢，我就給他，先完了這件事情，我便與他們分手，我向我的店，他們愛上那個茶館，去論禮行，與我毫不相干了，尋思及此，即立定脚步，向馬隊長道，老先生我不上茶館去啦，您那件事情，究竟用幾個錢，我這就給您同他二位去吧，不是別得，店裏還有人呢，免得我的內人在店裏懸心，老哥哥您想對不，馬隊長一聽小彭這話，心說喝，

莫非你心中有些覺悟，想要脫套一走嗎，嘿嘿，事情焉能那樣容易，忙含笑說道，茶館離此不遠，也就誤不了多大工夫，語至此，趨在小彭耳邊，輕輕說道，你可千萬別說不去的話，那連我都不夠家裏的氣啦，說完，用手揪住小彭衣襟，往前行走，更與那兩位，隨走隨着說些閑談，一轉兩轉來到十字大街，迎頭便是一家茶樓，靠左便是一條小胡同，那馬隊長，扯着彭起飛穿過馬路，不往茶樓跟前走走却向旁邊小胡同內去行，小彭心中又覺不對，自說，原是那兩人口內說出，要約這邊人到茶館談談，應該他們在前行走，何以此刻那二位反倒跟隨在我的身後行來，小彭越看越納悶，看看走到小胡同儘東頭了，只見路南一所洋式小樓房門前站着一人，笑向大家點頭，小彭至此，却拿定主意，不往門內去進，因為他來到上海也有不少日子，也曾聽人說過上海這個地方，鬼計多端，什麼樣的事情，都幹得出來，如硬綁，軟綁，仙人跳，小女國，等等詭詐老趕曲辯子的方法，不一而足，很多很多，可見今天所遇迷離倘恍，前言不答後語，大似圈人而來，如今要把我領入他們編好圈套之中，我若進去，就難走出，大約我身上所帶的這些錢，完全都得給他們留下，還許不准我出來那……如何得了呢，只有拿定方法，說什麼，我也不往裏走，倒看他們，還施用什麼高着主意，假如他們人多，忙往門內去揪時

，那邊就有印度查街，我便大聲一喊，他們自害怕鬆手，將我放開了，對對，想好主意，立定身軀，那兩個人，趕前伸手讓道，朋友請走，小彭連連搖頭說這，二位不是說，請我們到茶館去談心嗎，怎麼往住家門裏呢，不行，我還有事，謝謝二位盛意，改天再會，說完抹身就往西口急急而行，老馬等三人一看，齊齊向前去趕，沒容小彭跑過十步，就被一人，將其衣襟揪在手裏，小彭一邊仍然向前拽，一邊大聲喊道，巡捕，巡捕，搶人哩。搶人哩，那兩個伙計，聽他喊叫，都伸手，照他臉上，打來，一左一右。叭叭兩聲，一邊臉皮上，挨了一個大嘴巴，小彭仍然大聲喊叫，老馬遂瞪眼說道，姓彭的，你怎麼這樣不識抬舉我們已然給你留下好大面子，怎麼你，給臉不兜着呢，趁早住聲，跟我們進來，事已至此你就認頭打官司，倒有你的便宜，小彭一聽這句，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，仍然硬着頭皮說，我犯了什麼法，叫我打官司，馬隊長冷笑一聲道，嘿，嘿，真你的，事到臨頭，還想裝呆裝傻嗎，實告訴你說，北京銀行那件事情犯了，難道你還敢支吾不成，彭起飛一聞此語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一個屁股蹲，坐在當地，跟手往前一跪，正正跪在馬隊長的面前，哭哭啼啼的說，老爺，你慈悲慈悲吧，我家，上有七十多歲的老媽，九十多歲的老爹，只指我一個人養活，您若高抬貴手，將我一放，

所有我身上帶的錢，滿都孝敬你們三位了，說着，一回手，從衣兜中，摸出一大捲洋錢票，也不知共有多少，便往老馬面前一遞，馬隊長笑着說道，你這是打算行賄，來個花錢買放不是，小彭跪在地上，直挺挺眼淚汪汪，結結巴巴的說，那……我可不敢哪，只求老爺們，可憐我這苦孩子吧，馬隊長見小彭這宗情形，不但沒氣，反倒笑了，遂說好辦好辦，你得起來到裏邊去說，小彭道，你只要大發慈悲，乾脆把錢接過去我起來一走，決不滿處胡言亂語。你幾位，還不放心的嗎，馬隊長點頭笑道，我們倒沒什麼不放心於你，只是你，就這樣把錢捨了，一點憑據都沒到手你放心不，小彭跪在地上，翻着兩支眼睛，望着面前的人說莫非怨幾位，還想給我一個保證，馬隊長笑道，就是這話，所以我叫你起來，跟我們到裏邊去，也得細細商量商量，究竟你這錢是多少，必須點個清楚，這都不是在大街大面上，應辦之事，小彭一想也對，當即用手扶地站起，向前看了看委委屈屈的說，那末三位老爺一准把我放了哇，馬隊長道，君子一言，如白染皂，所有細話，裏邊去說，你就不必游游移移的了，小彭一聽，只可隨着馬隊長，走進門去，來到裏面，將其帶在房後邊，一間小西屋內，馬隊長，即行躲開，另換進一人，向小彭說道，你手裏捏的這捲鈔票，共有多少小彭怔怔顛顛的說，我此時，也說不清楚了，那人

道，請你自己點點，倒底共是若干，小彭一聽無法，只可用手展開，一張一張，點了一遍，共是三百五十四元，自己這才想起，原是昨夜打撲克，拿出一千五百，輸了多少，不肯細算，而這是輸後所勝下的，原來輸了一千一百四十六元，才勝下三百五十四元，心說得啦得啦，只當昨天夜裏，滿都輸個干净倒也爽快，想罷，遂說一共三百五十四元，請你幾位老爺收下用吧，憑據給不給，沒有關係，我要走啦，那人道，別忙別忙，我得拿着這錢，到馬老爺屋內，稟報一聲，憑據，一定要給你一個拿着，說完，將鈔票接過來，抹身走去，小彭只可站在小屋裏，怔怔等着，尙猜不出，給自己一個什麼保證，正在暗暗猜想，忽聽外邊有人大聲喊道，帶彭起飛，小彭一聽，不由嗚嗚哭起，一邊哭，一邊說，幾位老爺，還是不發惻隱之心，不肯把我放走哇，說不得，只可跟着屋裏看他的兩個人，一同走至後面，三間大北屋裏，只見屋中，也沒公案，也沒有什麼站堂的官差，只是馬隊長，與方才拿走鈔票的人，坐在屋內，見他走入，遂說，你這錢，我們已然給你，寫在公事之上，其餘的錢都在那裏，快快說出，免得皮肉受苦，拿把皮鞭，鐵鎖，都扔在小彭面前，嚇得小彭，慌忙雙膝跪倒，口稱老爺在上，容小人細說，千萬不要動刑，馬隊長道，只要你從實說出，我們定然優待於你，小彭這才一樁樁，一件件，

供述出來，自謂從北京銀行裏，共拐出兩萬數千餘元，來到上海，共花若干，下餘都在媳婦孔韻琴手內，馬隊長一聽，趕緊派人，到客店去傳孔韻琴前來回話，工夫不大，孔韻琴，隨差帶入一見小彭跪在當地受審，不禁冷笑一聲道，我早就料定你，必有今天，孔韻琴說完這話，立而不跪，問案官，舉目一看這個小媳婦，十分摩登，只當是上海本地妓女，既而聽他向小彭冷笑，說出早就料定，必有今日一語，始曉得他，是北京產也，不過原辦馬探員，却知孔韻琴的來歷，但是在上海偵緝隊內，共同審訊此案，自己不便多言，那問案官向下問道，這彭起飛是你什麼人，何以你早料到他必有今日，務必從實供說，孔韻琴見問，一點不瞞，把彭起飛在北京銀行作事，怎樣在外遊蕩，怎樣由寶七奶奶介紹與之相識，又怎樣成了親，一直說到那天從北京來上海的話，一五一十說了一遍，復又說道，他原是要避免寶七奶奶訛詐，才想到上海來作事，我當時再三勸他，上有老年父母，作兒子的，不應扔下不管，他反說我多管閒事，至於從銀行拐款直到現今，他都不肯同我說知，瞞了個非常嚴密，我見他手裏的銀錢過多即猜他來路，一定不明，還沒料到他，敢作拐款潛逃之事，這一說他的良心更壞了，堂上請想，他拋下父母不管，其罪就應死，何況他給父母留下禍事，所以我早料他有今天者，是因

過於不孝父母，上天將來必要大大給他一個報應也，問官聽孔韻琴站在衆人面前。侃侃而談，說得彭起飛，低頭不語，無法折爭，屋內一些人都指着小彭說，可惜你，還是中學生，連這不會入學的女子，全都不如，他都知道父母不能拋下不管，如果拋下，必有重大報應，你怎麼，就不以爲然呢，馬隊長從旁說道，皆因彭起飛，是中學生出身，才不講孝道，至說什麼報應的話，那算腦筋不清，近於頑固而又迷信，大家一聽，不禁哈哈大笑起來，遂說你先生這話也不可一筆抹倒，中學生出身也有懂得孝順父母者，馬隊長道，有是有，只是很少很少，語至此，向孔韻琴說道，傳你前來，不爲別事，皆因他說下餘之歛，全在你手，赶快拿出與你無干，若是隱匿一文，便將你，一同解到北京交差，別看是銀行行員拐歛，似乎屬於私人方面，不與官家相連，殊不知此案，却是北京當局交拿之重犯，我把實話告訴你，快快將賊歛交出，免遭連累，却是要緊，孔韻琴一聽，嗚嗚哭起，抽抽啼啼的說，馬老爺關照我，是個女人，與此案無關，我很感諸位老爺大恩大德，不過我是北京人，家中尚有父母，我若將錢完全交出，現時我是孤身一人，在此舉目無親，怎麼轉回北京去呢，說到這裏，哭得更慟，馬隊長道，那事你不必爲難，我可以把你，帶回北京，交給你家父母，你看如何，孔韻琴聽到這句，撲身

跪在地上，冲着老馬，直磕響頭，口中說道，若果如此，感恩治骨，永不能忘，老馬連忙用手將其掀起，那孔韻琴，遂將手內所存銀錢，一文也沒敢隱匿，完全呈出，大家點過，尙欠六百五十九元，復向小彭追問，彭起飛道，此錢，連給家中所留，以及來上海所用盤費，與多日在上海，吃喝住行，等等開銷，花得都是這裏邊的銀錢，大家一聽，他已然花了，自是無法再行往回尋找，只可將下餘一萬八千有零鈔票點清寫了公事，交在原辦馬先生手內，連人帶贓，一併解往北京不提，話勿煩絮，照直說馬隊長押解着彭起飛，孔韻琴夫婦二人，不日來到北京，先將孔韻琴送回娘家，交其父母，然後將彭起飛，暫押隊中，派人上緊嚴行看守，遂即回明長官，交待差使，那長官，立刻去回最高當局，當局老大人，聽說偵緝隊竟將銀行拐款潛逃之要犯彭起飛，捉拿到官，遂一面獎賞辦案出力人員，一面召集地方市府警廳長官人等，共同會議，處治拐款人罪名，大家來到，誰也不敢先自發言，只聽最高峯老大人交諭，老大人，望着大家說道，我們處此特別境域之時，亦曾向從公大家三令五申，第一要清白乃心，不可胡作非爲，以作社會人民之模範，不料說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這彭起飛，在官家銀行服務，與商家不同，彼亦算是一名公務人員，如今公務人員中，竟自出此敗類，拐款潛逃，其數在兩萬元之

譜，實非尋常拐歛者可比，假如他跑了之後，官方捕不着他，他居然逍遙法外，去作一富家翁了，如今既是將其捉到官裏，我們若不辦出樣兒來，往後人人可以玩法，無所忌禪矣，諸君請想，我這話，對不對呢，大家只可連連答應道，大人說的極是，高老大人道，既然大家，以我這話爲對，那麼我們惟有治一做百的主意，說罷，便令秘書，擬具以彭起飛槍決罪之理由書，大家一聽，要將彭起飛鎗斃，覺得重些，可是誰也不敢多口，那秘書只可遵諭，到裏面提筆，擬好一篇論說，令大家觀看，其所持理由，是公務人員，看守自盜，竟至兩萬元之巨，自應罪加一等，按照前清條例，凡偷盜過貫者，即擬斬監後，秋後處決，若在官人，應差者，罪加一等擬斬立決，查彭起飛所犯以上二者均符，着交司法科，按照所犯，秉公審訊，屬實後，即押赴天橋鎗決，以昭炯戒云云，大家看完，都簽了字，於是傳諭警察，將彭起飛，押送司法部審問，不得有誤，議畢，大家散出，警廳長官，趕緊回署傳知偵緝隊，先將彭起飛，送至廳內，交司法科，大略問一遍，彭起飛無法隱飾，只可照實供說了一遍，書記取了口供，暫將人犯，押至下邊聽信，那彭起飛，自己估量自己，有十五年徒刑，坐坐牢監的希望，因爲他想着警察廳，只有捕拿之權，而無判罪之權，雖然在司法科，過了一堂，只多在此住上一兩天，就得

辦文書，往地方審判廳去送，只要到了司法衙門，憑我三寸不爛之舌，向法官面前訴說，訴說我的苦處，或者打個五年仗，估罪都許辦得到，當在肚中來回盤算，一夜不會合眼，看看快到天亮，方才睡着，迷迷糊糊忽忽睡的正香，忽覺耳中有人呼喚，睜開二目一看，原是在看差巡警，喊他起來，連忙一咕嚕從床爬起，用手揉着眼睛問道，這們早又過堂嗎，那個差人連連搖頭道，不是過堂，是送差使，彭起飛道，送我到那裏去，巡警道，送你到司令部，小彭一聲這句，立刻吓得嗚嗚哭起，看差人連忙止住道，這你哭什麼，反正我們這兒不能判你罪名，小彭抽抽啼啼的說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爲什麼不把我往審判廳送呢，看差人道，皆因你這案子，是司令長官交拿之案，自應送交司令部，小彭一聽，連連蹶脚道，吾命休矣，大家問道，怎見得一送司令部，你命便休呢，彭起飛道，你方才不是說，此案已由最高當局交諭，飭限捕拿之件嗎，請想錯非動了最高當局之怒，焉能因銀行界一局面的事情，而稟知當局，一定是事出後，報載我作案之經過，被當局看見，不由牽動怒氣，才由上面交拿也，語至此，更哭得珠淚交流，啼痕滿面，看差人等一聽，卽禁其止住哭聲，牽出監所，到了外邊，拿上公文，扶他上了囚車，押往司令部而去，嗚呼，這樣很聰明，很有出息的一位青年，只因社會不良，爲財色二字，葬送了

一條小命，不知其底細者，尙爲之可憐，更有人在背地私下談論，謂今之法律，無所謂法律，蓋其所謂法律者，取其平衡罪犯與事實，無偏重偏輕之弊，方可作到獨立不倚之精神，若是因人之喜怒憎愛，而轉動法律自由伸縮，則失去法律之神聖價值矣，又謂此次彭起飛，盜竊公帑，至兩萬元之多，潛逃後，被捕到官，搜其餘下之款尙有一萬七千餘元，所虧者，不過式仟餘元而已，充其量其罪名，只是侵佔一節，再以公務人員，看守自盜而論，罪加一等，亦無非十年或十五年徒刑耳，何至送入司令部，判決死刑，未免有罪輕罪重之嫌，此係彭起飛，天橋伏法後，街談巷議，不知天道人心之論斷也，若以著者公平論斷，則彭起飛之死，實不爲屈，茲將著者意見寫下，以補世道之平，以怯人心之惑，蓋吾人浮沉世上，無論作什麼事情，都有陰律陽律之分別，奸狡者，如以設法脫開陽間法律，而不能脫開陰間法律，以彭起飛一事而論，或有謂其罪輕刑重者，殊不知彼之不孝雙親之罪，上干天怒，冥冥中，早已將其判爲死刑，而彼懵懵不知也，是以上天假手人事，激怒當局，將彼判決死刑，送往天橋斃斃，正是留待他人之疑惑其罪輕刑重，必自一再尋思，久之，便發現其不孝不義之行爲，始悟天道最爲公平，總然鎗決，猶不足以蔽其辜，或者魂魄歸陰，尙有應受之罪，孽鏡台前，引領以望，其生時之

不孝不義行爲，遂使九泉下，一般不孝之孽鬼，有以驚心觸目也，聞言道罷，趕緊歸入正文，單表警察廳，行文派人，將彭起飛解送司令部後，馬上加以大鎖與鍊，下入監牢，嚴緊看守，然後稟明長官，卽派司法科，速卽提審，那司法科主任人員，曷敢怠慢，趕卽飭差，將彭起飛提至堂上，喝令跪倒，由堂差三名，朗誦其犯罪經過，卽其在偵緝隊內之口供，念完，重行審訊，那彭起飛，指望在司令部望上翻供，不住慟哭流涕的說道，犯人一時爲外邊不良社會之引誘，遂起竊盜之心，原不知禍犯刑章，厥後恐遭法網，乃逃上海，遂爲官差所獲，拐走之歟，我用了貳仟幾百元，其餘未動，已全數交官由官歸還銀行，而且小人我，並非側竊，實因虧欠公款，畏罪潛逃，望求堂上，格外開恩，救護小人性命，小人家中，尙有白髮雙親在堂，靠小人一人奉養呢，說至此，天良發現，大放悲聲，司法長任官黃榮，一聽彭起飛所說，與原供不符，蓋原供是公務人員，看守自盜巨額兩萬餘元之官幣，事發後，携款潛逃無踪，後被偵探拿獲等等，情節前後兩供，有關出入，明知他，是想着不認原供，在此另行減輕他的罪名，暗思此人，年紀甚輕，品貌也不很壞，實實在在，爲近年來，不良社會所引誘也，可是上峯震怒，在未獲着之先，已然說出，只要將其拿到，不管如何，按照軍法從事，我此刻怎樣救護他

呢，尋思至此，大爲其難，忽然想起一條生路，忙向下問道，彭起飛，你共有弟兄幾人，小彭趕緊答道，只我一人，本房同族均皆無有，司法科主任問官老黃，聽到此處，不禁嘆息說道，你既然是彭姓門中之獨生子，你父母又雙雙在堂，靠你一人奉養，曷以你還不一心盡孝，竟在外邊，胡作非爲，遂致虧欠公款如是之多，豈可一時茫味，將手下管存之巨額公款兩萬餘元，携帶逃匿，不但不能盡孝養之責，反使汝父母爲你，受凌逼驚恐之嚇，捫心自問，你那不孝之罪，是何等重大呢。彭起飛聽堂上這樣責教，更發現天良，不禁伏地大哭起來，抽抽噎噎，只說小人知罪，請求大人矜憐，格外開恩，留小人一條生命吧，黃主任也不再說什麼，只按當時口供，命書記錄出，讓他畫了押，飭令帶下，押入監牢，聽候覆審，遂與陪審官員，一齊退入後堂，隨便落坐，那黃主任官，把彭起飛畫的口供，與其在偵緝隊所問口供，兩兩對照，看了一遍，遂向陪審人員說道，若按彭犯之前供，係看守自盜，竊走巨額公款，潛逃無踪，其罪亦不致死，因爲所盜之款，已繳回一萬八千餘元，至其侵佔者，無非式仟餘元而已，若再研究其方才所供，其管領之巨款，因畏罪携去隱匿，與竊偷稍有出入，况彼係一獨生之子，按前清老法律，有獨子言養之條，我們大家，可以救他一救，大家聽了主任長官這話，都低頭不語，

內中有位白旅長，係外洋留學軍事法律，三年畢業生出身，最爲當局所信任，他聽了本科主任的話，頗不謂然，即欠身說道，主任先生，想要設法，開脫彭犯之罪嗎，黃主任點頭道，我們身居司法的人，總以救生爲念，但有一線可原之情，總要引用出來，救其性命，非獨我一人之私見，凡我同儕，大約皆表同情也，白先生連連點頭道，話是不錯，但據我想，恐怕是自費一番心思，終歸，還得依前定之局，遵照辦理，所以我想，與其白費心思，而不能救其性命，反使我輩，有不聽命令之嫌疑，這又何苦，主任老黃道，不然不然，此所謂，盡人事，以待天命，我們把人盡到了，成否在天，只於不聽命令，有違背嫌疑，可以不去管他，因爲我們，毫無私見在胸，久之，便可瞭然其相像也，不料這幾句話，正戳在白先生的隱衷之上，遂說，既是主任先生，不理論違背命令嫌疑，那末這稿，我不署名簽字，語至此，起身而去，當將黃主任僵住，弄得一點台階都沒有，怔了一怔，不禁嘆口氣道，這法律救人的事，也關乎一點天命，我們雖然存此一念之仁，想要由重減輕，由死處開其生路，殊不料中間，發生障礙，那末我又何必因爲公事，得罪同僚呢，好吧，就照其原供擬定處分去，請上邊長官，自行裁可就是了，說完，亦起身散開，第二天，老白進入司令部司法處，向書記手內，要過彭起飛一案之文書

，與大家昨天會同審訊錄之底稿，展開看了一遍，見主任官處分書中，並未引用前清法律，獨子留養之條文，不禁微微一聲冷笑，然後提筆在手，向會審錄，自己名字下，簽字蓋章，事畢，交還書記，起身走開，少頃主任官黃老爺來到，書記把公事呈上請其觀看，他見白捷文，已在會審錄上，點了畫押，亦不禁冷笑一聲道，此亦歸之於運數氣數耳，說罷，囑令書記，將是錄，拿往各陪審員跟前畫押簽字，一共是六位陪審，自是一把押畫好，原錄繳回黃主任辦公室，另行繕寫着晰稿文，送呈最高峯批閱，不日交下批諭，照前擬辦理，着即日將彭犯，押赴天橋，執行槍決，粘貼佈告，爲治一儆百之舉，批文交到司令部司法處中，主任官黃老爺一人看畢，照例先不發表，於第二日清晨，提出上綁，可是這事除主任一人知道外，其他全不得知，惟有白捷文，總在心中惦念此事，暗思是批諭回來，當然是執行槍斃，倘或一時慈心，又改爲十年監禁，或十五年監禁，那我，豈不被老黃，暗暗恥笑耶，此刻須向副官室中，打聽打聽，周副官長是否如何，他必然知道，自己同副官長，乃是最高長官跟前，凡百事務，都得經其手中問過，方往外邊去交，故爾老白，即徑向副官室，來找周老爺，一進門，正值周君在屋閒話，老白即上前招呼爲禮，周副官一看，趕緊起身，還禮讓坐，白捷文笑道，不坐不坐，

我打聽你一件事情，周副官道什麼事情，老白要說，只是碍着屋中，尚有別人，只可一招手，把周副官，喚至外邊，低聲細語，把自己所打聽的心事，說出，周副官怔了一怔道，這……事，我可說不清楚，因為大凡有關係的文件，全都嚴密封固，總然從我手裏經過，我也不能拆封，觀看裏邊的文字，何況批交本部司法處，有關生死者，越發不能知道了，白捷文一聽，只可訕訕說道，嘔嘔，承教承教，說罷抹身走去，讀者要知，大凡小人行爲，總要一壞壞到底，否則必難稱心，還要再去破壞所謂一計不成，又生二計者是也，那白捷文，既然不曾把事情問出，心裏委決不下，好容易，盼到第二天星期，才知道彭起飛罪名，還是照前所擬，予以槍決。心裏方才痛快，其實他管小彭不死，與他有什麼相干，竟勞他，如是之關心，蓋原其要顯露自己，雖然身居未僚，並非主任，而其權力，往往要壓倒主任一頭，藉以欺壓同儕，好去越俎代庖，實行其奸詐之計耳，這事不說，再表黃主任，在第二天清晨，到了司法處中，先將公事拆開，請大家看過，然後吩咐差兵人等，將彭起飛，由監中提出，驗明正身，去了，錄，上了五花大綁，插上犯事招子，攙上囚車，又點派了四名馬隊吹號在前引路，派了二十名步隊，在囚車前後左右護決，一行人簇簇擁擁，把彭起飛，田司令部押出城外天橋，執行槍決，一路之上

，看熱鬧的人非常之多，那彭起飛此時，早已吓得三魂出竅，七魄飄飛，四枝無力，灘到囚車之上，兩支眼睛，都失了明亮光線，而前辨別不清是陰是陽了，那囚車，剛剛拐過長安街，行在拍油路上，只見從人叢中，擠入一雙老夫婦哭哭喊喊的叫道，我那苦命的兒呀，此時彭起飛，聽見車前哭哭啼啼，喊叫苦命兒子一句話，不由把，魂之兩支倦眼睜開一看，見是自身養生一雙老父母來到，當時天良發現，一陣心酸，二日流淚，嗚嗚哭起那時車前護決兵丁，見有人往囚車前衝，如何容得，連忙一齊舉起手中籐條，照定彭老夫婦，沒頭沒臉，一路亂抽亂打，吓得老兩口子，趕忙連滾帶爬，閃開行車道路，那官兵巡警人等，趁勢連連吆喝，閑人躲開，那大車即將隨着走將過去，按下不言彭老夫婦跌倒在馬路旁邊的話，單表護決馬隊，及及步兵巡警等，四五十人，押着囚車，到了天橋二道壇門停住，由兩旁護決人，將彭起飛攙至地上，無奈彭起飛業已真魂皆冒，兩條腿，軟得一點力量都沒有了，如何站立得住，故爾兩腳剛一落地，便要倒下，幸爾兩旁有人扶住，一名執着犯事招子的人，向彭起飛說道，朋友，骨立着點，到此地步，怕也沒有哇，一句話，提起了彭起飛，當年豪勇之氣，立刻把二目睜圓，向前一望，見四外站着不少看熱鬧人，有如遠山一般模樣，都去高處看他，便一陣冷笑道。我彭……

起飛，是北京生長的人，只因年幼無知，不聽父母教訓，出世太早，沒遇見好朋友，又兼遇到現時的新潮流，才把我，引誘的忘其所以，結果，弄得身敗名裂，而今竟遭槍斃之罪，諸位看熱鬧的朋友們，其中也短不了青年人，像我這樣無頭蒙的，如今看我落到這個下場，論理，實在不冤，可是我要奉勸諸位，千萬長住眼睛，要交忠厚老實朋友，別像我，被他們拉入溝中，送了性命，後愧已晚，望大家以我爲前車之鑑吧，冲我給諸位這幾句良言勸世文，捧我一個好兒吧，四外人一聽，真個齊聲喊來，那彭起飛，還要道給兩句，表表經過，却被看差護決人攔住，把他往前面公案拉將過來，那典刑官，驗明正身，喝令槍決，一人抱着大令，急急在前行走，一直往南走出有幾十步遠，喝令跪下典刑，那彭起飛到此，反倒有了橫勁，打算不跪，無如一個人，業已脫離了本身一切自由之權，如何橫得過去，當被掌刑者，用槍把子，向腿夾處一打，立刻雙膝跪地，一人持着馬槍，從其身後，照定彭起飛後腦海，二指一按，一溜火光一縷藍煙，只聽叭的一聲響亮，槍子射入，從前腦骨穿出鮮紅的血，游游亂冒，屍身嚙啞，爬伏地上，一條小命，葬送在貪財好色的事情之上，可恨，亦復可憐矣，余寫至此，或有人向我問道，你寫這出差在天橋遭槍斃的情形，何以寫得這樣淒淒慘慘，可畏可怕，而又如親臨其

境的一般，令人看了，都混身起慄，甚而有看到半截，就掩卷不忍卒讀這又何苦，想是你，時常以新聞記者的資格，遇有槍斃人的差事，你隨着去看，如是寫小說時，好有材料，對不對呢，余曰否否，按著者而今，已然快交七十歲，從沒看過殺人，與槍斃的事情，在前清時，菜市口殺人，較現在槍斃人，尤淒慘可畏，不但我沒看見過一回，而且連出差之囚犯，所謂看活的，我都不忍去看，一者因為受過老人家教訓，謂念書文人，有三場不入之說，即屍場，火場，法場是也，如果入此三場，與科名不利，凡是前清念書文人，都知過這句話，我雖然不記為念書文人，老人家，也是這樣教訓，是以六十年來，我沒有看見過天橋，槍斃囚犯的事情，那末既沒聽見過，又何必朦着去詳細描寫呢，蓋著者，對此有一番用意，如是描寫的淒慘可畏可怕，令人不忍卒讀，正可借此，警驚一般盲目青年，使其有所感觸，假如有某某，正在財色場中，昏迷不悟，若是一看見我所寫的情形淒慘可怕，登時覺悟，不再為財色所迷，不去為非作歹，這也算是下，一點小小功德，所謂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可耳，閒言少說，掉過筆頭，歸入正文那彭起飛，既然一槍送了性命，便算完了他一生之事，天地間沒有他這個人，他也不知有天地也，是以已後他父母跑來哭他，買棺收屍，他都滿不知道，最可憐是這彭氏一雙老夫婦

，從幼小就供給兒子念書找事，好容易，盼他得了好差事能掙大洋錢，他却一人在外獨立其樂，末了把父母一拋，他到上海，事發後，連累父母二老逼死，到此地步，還得受一番淒慘境况，人生至此，可謂不幸已極了，成有人說，父母教育不良，我說這句話，在三十年前，可以這樣議論，若在民國一上幾年來，不能專指在父母身上，都為社會上的秩序全為赤化邪語所籠罩，老年人一開口，便笑罵，不說腦筋頑固，便罵奴隸性質，必得無法無天，無禮無義，無神無鬼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他，看見財，拚命去奔，看見美色，使盡方法，勾引到手，供其片時的歡，為此兩事，父母可以不孝，兄弟可以不管，禮義廉恥四字，一齊丟開，請大家閉目靜心以思，能不國破家亡嗎，余作社會小說的宗旨，第一為勸善懲惡，不顧旁人罵我為老頑固，開倒車只要能借此警醒一人，總算我盡了一分力量，也不枉我寫禿了筆，研碎了墨，只求不愧於心而已，書說至此，作個結束，